

# 蕉風月刊 379

本期要目：

- 爲國爭光的——畫家覃業興
- 韋暉訪談
- 杜魯福專輯
- 長篇連載小說『茫茫夜』





△自然（水彩1984） 董業興 馬來西亞朱耀松收藏



▽生命（水彩1984） 董業興



# 集國

月刊

(創刊於一九五五年)

**Bulanan Chao Foon..... Chao Foon Monthly**

KDN 0195/84.....ISSN 0126-6698

定價：每冊馬幣一元五角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編輯人： 姚拓 / 白垚 / 梅淑貞 / 紫一思

美術編輯：陳惜耀

### 長期訂閱：

半年六期馬幣八元正。

一年十二期馬幣十五元正。

、新加坡及汶萊

卷一



南方學院  
KOLEJ SELATAN  
SOUTHERN COLLEGE

书献南院

獻書者

卷之三

日期：

182 J. R. S. 1984

## 目錄 · 目錄

舊聞人物

卓暉訪談	*本刊	2
杜魯福專輯		
杜魯福的作品	*公羽介	6
消失的陽光	*公羽介	7
最後杜聞	*柔羽軍	8
Le Dernier Maître	*鍾舊呂	9
杜魯福遺事	*方榮	10
陽光陽光陽光	*韻兒	11
杜魯福	*邁克	12
綠房	*牛忠	13
<b>短篇小說</b>		
叔侄之間	*菊凡	15
人格交易	*陳政欣	26
<b>詩</b>		
驚變	*艾勇	4
惘然九行／坦然九行	*黃子	25
問	*黃河影	25
時間三題	*謝川成	30
風聲	*編輯室	21
風向		
你真够胆	*韻兒	22
過眼雲煙	*牛忠	22
優秀文化	*清逸	23
妒忌心	*顧金圃	23
<b>專欄</b>		
四伯外公	*黃狸岳	24
西窗下	*梅誠貞	31
<b>長篇連載小說</b>		
茫茫夜	*鍾瑜	32
風訊	*編輯室	48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號三七九期

\*蕉風人物\*

原名區文莊，祖籍山東，一九一三年生於香港。香港官立澤文中學畢業後，進入廣州美專習畫，隨後從軍至抗戰始離職。一九三七年南來後，以「上官茅」筆名發表作品。他的生活經驗十分豐富，曾任教師、雜誌及教科書編輯、巴士車公司經理、小兵等，目前在關丹從商。常用的筆名的尚有：韓兵、高浪、沙耶、葉葭、秦系等。

——錄自馬崙著「新馬華文作家羣像」，頁28。



訪問者：本刊執行編輯

## 韋量訪談

1. 請你介紹自己一下。

我想這問題，可參閱夢平編的馬華文藝作家剪影一下，比我自己介紹的好。

2. 你的出世作是甚麼？

除了在中國時的寫作不談，南來後以在星洲日報「辰星」版發表的「南遊」這篇散文小說為開端。

3. 在我們的印象，你一直都是寫小說，寫了五十年。請問你有些甚麼作品是你最滿意的？

沒有那一篇認為最滿意，不過自己覺得在學習過程中，較不得眼的，有『他鄉』、『再見在南回歸線上』、『舊地』幾則，在藝術手法上較為成熟而已。

4. 為甚麼你會選擇小說作為你的文學創作手段？

我對於小說（短篇）和散文都寫過不少，大約是因為這兩種文體在報紙副刊與文學雜誌上有較多地盤供寫作人發表的原因。

5. 你是南來的作家，中國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作家之中，誰對你有過影響？  
沈從文、穆時英和張天翼等人。

6. 你喜歡哪一個中國作家？喜歡那一本三十年代的文學創作？  
穆時英和他的『南北極』。

7. 你有否讀六十年代以來的台灣文學？  
有，而且讀得多。

8. 台灣的作家之中，哪一個使你最有印象？哪一本小說是你最喜歡的？  
陳映真和黃春明。白先勇的「台北人」。

9. 一般人的說法是台灣文學的文字或技巧，都優於中國三十年代的文學作品，不知高見如何？

這是對的，因為台灣文學比早期的中國三十年代的新文學多吸收了東洋和西洋文學的精華和技巧。司馬中原的小說比起端木蕻良、駱賓基等人的鄉土小說更為多姿多彩的是順理成章的事，但作硬性的比較似無此必要。

10 今日大陸的說法是，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是三十年代的中國文學支柱，你是否同意？

我極少接觸大陸文學（包括創作及思潮），不很瞭解，有如霧裡看花，未便遽下空評。不過，你所提出的數位三十年代作家，其功勞不在其創作表現，而是作為當日中國新文學先驅，其介紹歐洲新文學的現實主義、浪漫主義以及東洋的新感覺主義的文學流派的創作譯繙及理論到中國新文壇來奠定了當時的中國新文學基石，居功不少。

11. 你看不看武俠小說？喜不喜歡金庸、梁羽生、古龍？

看，看得還相當多。不止金庸和梁羽生等武俠小說我看，古龍、司馬紫煙、諸葛青雲以迄我國的溫涼玉的武俠小說我都看，但沒入迷。我的意思是，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對武俠小說的看法，我站在陳世麟教授一面，與胡適博士的立場相對。

12. 武俠小說算不算是文學？

文學有多種，武俠小說應算是其中之一，但非純文學。

13. 你的長篇小說「淺灘」，是否有局部的自傳性？

即使有，但極淡薄。

14. 你的中篇小說「烏鵲港上的黃昏」，好像也是自傳性的，是不是？

是從我自己朋友的故事中抽取精華，經過藝術加工而產生出來的形象。這朋友現在還生存，不經過抽絲剝繭，驟然看去，連我朋友本身也未必能發覺出來。

15. 你對故友苗秀的小說，看法如何？

在現實主義手法中，苗秀的作品頗能汲取歐美的失落一代文學家如海明威等人的文藝精神。他後期的作品比早期的更加成熟。可惜他有些長篇小說只寫了一半或一部份，未及完成和發表，便遽爾逝世，未妨不是新馬華裔文學的一個損失。

16. 新馬文學有史以來，你認為，我們是否曾經出現過重要的作家和重要的作品？

有才華和高超意識的作家和作品都出現過不少，不過客觀環境的限制，使到這些有才華的作家未能達成更高超使命便脫離了崗位。鐵抗、吳天、苗秀、姚紫………等人便是其中的一部份。

17. 由於文學的日漸式微，作家少寫，中文末落，發表園地收縮，讀者羣減少等等因素，你認為文學在新馬，是否還有前途？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文學活動和創作表現之如潮汐，是無足怪異的。只要火種不滅，則看似暗淡的表層會有爆發出更多光芒的一瞬。

18. 你是否仍有新的寫作計劃？

沒有。我想新一代有接棒的概念，不必手執鋼刀去殺伐，則馬華文學的成果會在他們手上完成和光大，較諸抱殘守闕的老是回想過去的有意義得多。我想能讀好的文學作品比自己寫的更有意思。

19. 你在五十年來，總共創作了多少字？

從在中學時代習作時算起，雖無準確字數統計，我想不會少過五十萬字。不過能夠列入有藝術氣氛的創作却是披沙揀金，最多能偶爾時露一絲金光吧了，不足珍惜。

20. 請你對本刊的內容與編排提供一些意見好嗎？

『蕉風』對現代文學流派的推介多過縱的傳統的繼承，遂使部份文學作者和讀者產生誤解，對推動馬華文學的前途不無障礙，如能彼此之間互除歧見，使差距縮短，我相信未來的『蕉風』比目前的更好，馬華文學的前途更多光明。

此外，對於雜誌的編排和風格，如果能在印刷成本上不太計較，留空白多些，增加較多插圖，會使一本文學雜誌的形式更為活潑，吸引更多讀者，對文學雜誌爭取到更多的市場，在商業社會上是必要的。

附已出版的小說、散文集：

1. 烏鵲港上的黃昏（小說集）	馬來西亞文化供應社
2. 都門抄（小說集）	馬來西亞文化供應社
3. 邊鄉願（中篇）	星加坡青年書局
4. 淺灘（長篇）	星加坡青年書局
5. 舊地（小說集）	香港世界書局
6. 荆棘叢（中篇）	香港上海書局
7. 春集（短篇小說）	星加坡教育出版社
8. 野馬隨風（遊記）	星加坡教育出版社
9. 東海·西海（散文集）	香港維華書局
10. 陨石原（中篇）	馬來西亞作協
11. 章量小說（小說集）	行將出版

# 故 變

\*艾勇

鏟泥機、打樁機、起重機

一齊怒聲叱喝

逼我立即走出

走出這幅青山綠水

風過處落葉喟然無語

我使勁踢着它們

無非想踢起一些文化遺跡

一些胸中塊壘

看！那如拳頭粗的鐵鎖

寒光懾人，森森然

鎖住了文、理、商學院

鎖死了每間課室裡的

春風。小草不能再生

這裡的一切

已被連根拔除，包括

賣冰水、踩三輪的血汗  
還有湖光，還有山色  
一羅厘一羅厘被載走  
日後回來尋覓  
應以何處爲起點？

夜的黑爪霍地張開

我握着軸的兩端

從滿目瘡痍中慢慢捲起

一步一回首

走出這幅

這幅青山綠水

我握着軸的兩端  
從滿目瘡痍中  
一步一步一回首  
走出這幅

後記：最近重訪母校——昔日之

南洋大學，今日之南洋理工學院，  
發現許多建築物、樹林已被鏟除，  
惆悵之餘，更有被凌遲之感！



# 悼杜魯福

Francois Truffaut 一九三二——八四

# 杜魯福的作品

\*公羽介

法蘭索杜魯福作品年表：

## 短片

- 1955, Une visite 探訪  
1957, Les mistons 穎童們  
1958, Une histoire d'eau 水的故事

## 長片

- 1959, Les quatre cents coups 四百擊  
1960, Tirez sur le pianiste 射殺鋼琴師  
1961, Jules et Jim 祖與占  
1962, L'amour à vingt ans 二十歲之戀（一段）  
1964, La peau douce 柔膚  
1966, Fahrenheit 451 烈火  
1967, La mariée était en noir 黑衣新娘  
1968, Baisers volés 偷吻  
1969, La sirène du Mississippi 密西西比女妖  
1969, L'enfant sauvage 野孩子  
1970, Domicile conjugal 婚姻生活  
1971, Les deux Anglaises et le Continent 兩個英國女孩與歐陸  
1972, Une belle fille comme moi 一個像我這樣美麗的女孩  
1973, La nuit Americaine 美國之夜  
1975, L'histoire d'Adele H. 雅黛兒的故事  
1976, L'argent de poche 零用錢  
1977, L'homme qui aimait Les femmes 愛女人的男人  
1978, La chambre verte 緣房  
1979, L'Amour enfuite 愛情逃亡  
1980, Le dernier métro 最後一班地下火車  
1981, La Femme d'A Côté 隔牆花  
1983, Vivement Dimanche！密西

有關於上列年表，其中「愛女人的男人」，今年十月下旬在吉隆坡一度推出一部由白烈艾德華導演，畢克雷諾斯與茱麗安德絲等人主演的同名電影（本地譯名為「擇偶趣史」）。對的，這部電影就改編自杜魯福的同一部電影，也恐怕是影史中，在最短期間內被重拍的電影。

我一直沒碰上杜魯福的「愛女人的男人」。而這部電影，牛忠根本就當作是杜魯福的最差電影。我沒看成，可是我倒頗喜歡白烈艾德華的新版本。才觀賞過「擇偶趣史」，便接到杜魯福的逝世消息，本已使我有點神傷的「愛女人的男人」之情意結，就愈加的放大，變為特別的神傷了。

杜魯福的電影，本地曾作商業性放映的，唯有「烈火」、「黑衣新娘」、「偷吻」，和「密西西比女妖」（本地譯為「蛇蠍美人心」）。

杜魯福的最後一部電影，叫「終於星期日」（原名），而今年十月二十二日他去世的日子，也偏偏正好是個星期日，真的便這麼巧合嗎？

星期日，本來就是基督教的安息日。末了，且道一句：杜魯福，安息吧，我們將永遠懷念你。

# 消失的陽光

\*公羽介

杜魯福今年十月二十二日因為腦癌去世………這該是我今年聽到最震驚，而又真正沉我心底，化作一塊永恆的悲石的最哀痛消息之一。

杜魯福當然不是我至親的人，他甚至不是我的朋友，他祇是一位享年五十二歲的法國導演。

五十二歲，可有多麼的年輕？

五十二歲，在前一陣子，報上不是清楚報導，你已經沒事，平安回家休養了嗎？

然後，然後我們全都被騙，你結果竟然走了…

.....  
你恐怕不會知道——我也根本不渴求你知道，就我而言，你的歸去，（真的希望死亡對於你，的確是種無憾、安詳的歸去），代表了我生命裏愈剩愈少的陽光，從此又多消失了一道。

你走了，你的全部作品，雖然在我能力範圍之內，我想盡辦法去看齊、記憶，和重溫它們。可是，我實在能力有限，在這個世界上，我踏過的好些國家，在每個異鄉，我可不曾對你或對電影有所遺忘；但是，在我生命行囊為你而保留的空間，却始終沒法填滿。

而電影的一大優點，該是與它相關的人員，無論是製作人或者演出者，即使有天形體化灰，膠卷上的光影，仍會保留、紀錄下他們曾經付出的。

你的電影我錯過的，我相信以後定能一一補齊——因為你已經沒有新作可以讓我窮追，讓我「舊作還沒看完，怎麼又推出新作」的窮焦急下去了…

.....  
然而，我却有無限的遺憾，你是我生存年代同樣呼吸着的生命，而且又明明曉得你有千萬個值得我去喜歡的理由，那為何，為何不在你還活着的時候，給我機會看完你所有的電影，不管你聽不聽得到，給我機會可以逐部逐部的說：我喜歡，還是我不喜歡。

生命叫人遺憾的事情何其多，再添一件恐怕也不算多，祇是，我是多麼的不希望加上的會是這樣一格。

杜魯福，是我一度未曾蒙塵歲月裏，第一個以最清最亮的攝影機，在我心版上留下印痕，告訴我，他愛電影，而且最幸福的是，他可以透過電影媒介，向全世界傳達了他對電影的愛。

當年，他深深的感動了我。



四百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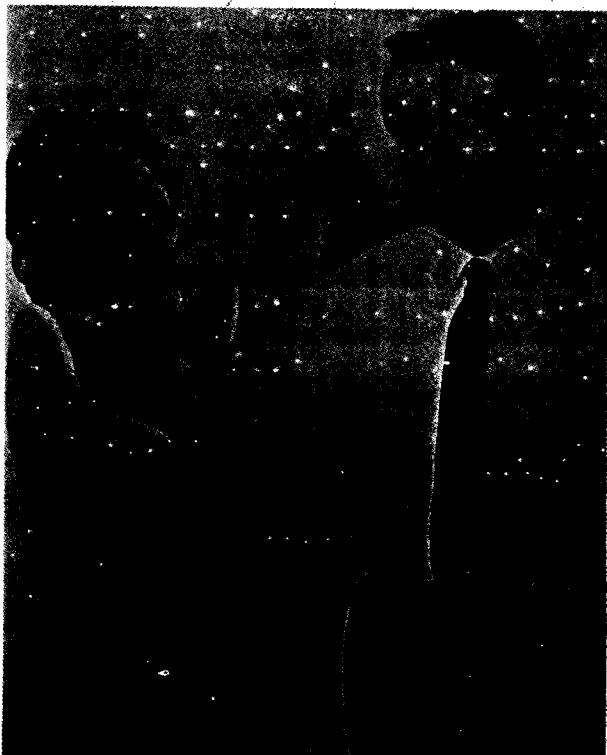
射殺鋼琴師



祖與占



二十歲之戀（一段）



柔膚

對於這個世界，杜魯福的離開，表示了這個世界從此失去了杜魯福。對於我，我的歲月早已不明不澄，杜魯福的離開，可斬釘截鐵式的代表了，我今生今世一份簡單如喜歡杜魯福同般的感情，也已不易重拾了。

杜魯福的死，使自私的我，有雙重的哀痛。

對於我，在精神上，我應該承認，杜魯福根本就是我的朋友，我的主親……

\* 桑羽軍

## 最後杜聞

對於一個剛剛看完『兩個英國女孩與歐陸』並且開始計劃以後一定要將他所有作品（聽清楚，是所有作品）；從前的，現在的以及未來的，詳細好好看下去的傢伙來說，法蘭索瓦・杜魯福，這是一震驚的消息，來不及了；是最後一則杜聞。

剛剛開始回憶電影裡無法抹去的映象，「歐陸」被安和瑪麗的母親半拉半推地警告出門口，強烈的海風吹過來，吹散他的髮髮，鏡頭凝在他削臉龐上的絕望。油然道出愛情輾轉裡的痛苦。一則優柔寡斷的法國男仔同時愛上兩個英國姐妹的故事。寓意的文化上衝突，靈與慾的掙扎，杜魯福並沒有刻意誇大渲染，一切都用輕描平實的筆觸，細膩地說出來，間中還流洒了所謂典型的杜魯福幽默。（杜杜語）

而剛剛開始注意杜魯福動態。比如八三年的『星期日，趕快起來。』；比如翻早期舊學報讀邁克家毅寫的杜魯福。比如翻翻電影刊物看他新片劇照望梅止渴一番。比如他受訪時如是說：「我的電影只說愛」；比如『隔牆花』的女角芬妮・雅唐與他同居生孩子的八卦消息。

然後都細細記了下來，從經典的『四百擊』，『祖與占』，『美國之夜』，『野孩子』到最近的『最後一班地車』，『隔牆花』等等。開一份作品年表，五十年代流轉至八十年代，每一箇名字彷彿那麼熟稔，或者如他所說的「*a cinema of feelings*」。總想讓人知道，儘管來不及偶像披頭四，我依舊可以從容地以為有一個充滿愛心的電影作者在和我們同一個時代一起呼吸一起生活。而這一切都不過才剛剛開始，剛剛開始，並沒有來不及。

然而法蘭索瓦・杜魯福，相對於這個天真的傢伙，你使他又有了「來不及」的感覺。

# Le Dernier Maître

\*鍾蓄呂

就在今年十月初，我們才談起電影以及整個文化的末落，例証之一，便是有某影評人，斬釘截鐵的一口咬定，「Psycho II」比「Psycho」拍得好，原因是續集比原作來得更驚心動魄更活潑生動云云。此名報章影評人有此見解，我們也不必感到驚異或暴跳如雷，因為，他的意見，正可作為人類對藝術的欣賞能力降低的一個抽樣。然後我們也說到現今影壇還有沒有大師的問題，結論是：杜魯福是電影史上的最後一名大師。電影既然是一門正在迅速末落中的藝術，人才凋零，亦是盛極必衰的自然現象。我們甚至可以預言，十多二十年後，馬上將沒有了電影院的存在。即使有，也只是一些收費昂貴的小型戲院。四五十年代的電影業盛況，電影大師的輩出，以後恐怕甚難再重現了。

沒想到言猶在耳，杜魯福亦也加入希治閣小安津二郎的行列，作了古人。大約是一九七九年，我們在電視上，看到杜魯福向垂垂老矣的希治閣致禮的鏡頭，我們都被感動了，眼眶裡全是熱溫溫的淚水。儘管荷理活的任何頒獎儀式，都像是做戲咁做，但是那一次，我們真的深深受到感動。杜魯福對希治閣的尊崇，是影迷皆知的事情，那本希治閣的訪談，便是最好的註腳。可是，從小熒幕上看到一位電影大師向另一位電影大師致敬，令我們的内心感到格外的溫暖。此外，杜魯福帶着濃厚法國口音的英語，却是說得那麼的誠意懇，令我們不止不感到滑稽，反而在心底裡讚嘆，那是絕對的應該。

除了當導演，他也對現身說法演出一角很有興趣，這一點，大家又難免把他和希治閣相提並論。可是憑良心說，希治閣太胖又太醜，大概他老人家也自覺不好意思出鏡太久，所以只客串一兩個鏡頭來過過演戲的癮。但是，看過『第三類接觸』後，我們便有一個甚為強烈的感覺，那便是讓杜魯福演出一個冷冰冰只會鑽研研究的科學家，實在是暴殄天物。其實，以他的樣貌和氣質，大可做熱情小生（或中生），扮演一些愛得要死要活的角色。可是現在才來說這些，已經是太遲了。

一般的看法是，杜魯福前期的電影，比他後期的作品來得精彩。以下五部，是我們所認為的代表作：

／四百擊（1959：整部電影的製作費只花數萬美金，現在，這個錢用來買菲林都未必夠。）



烈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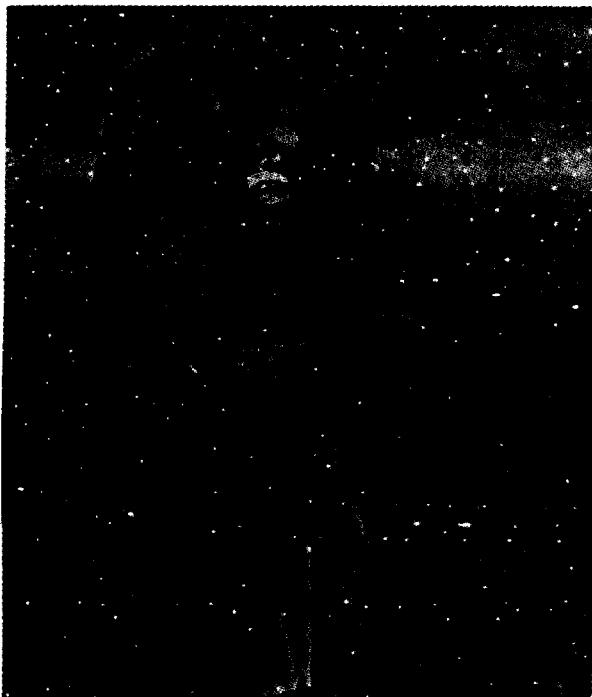
黑衣新娘



偷吻



密西西比女妖



野孩子



婚姻生活

2.射殺鋼琴師 (1960)

3.祖與占 (1961)

4.偷吻 (1968)

5.婚姻生活 (1970)

\*方榮

## 杜魯福遺事

辦公室內寫寫抄抄，一位同事跑過來：「喂，知道嗎，杜魯福死了！」不相信，急忙找報紙來看，白紙黑字，沒錯，而且還真是不相信。遙想邁克在美國，若是寫悼文，也應該是「聽到消息，一陣黯然…………」，或者更迫切一點，大慟一番。

我不算杜魯福忠實的擁躉，統共也只看過他兩張片子——『華氏四五一度』及『艾調H的故事』，就要寫悼文，恐怕也沒那個資格，但對一個偉大名字的殞落，總是令人黯然。

『艾調H的故事』女主角在街上認錯人，那人轉過身來打個照面，却是杜魯福。而肯定的，若干年後有人重拍『艾調H』的話，那回頭的人不會是杜魯福了。

『華氏四五一度』裏消防員逃到地下國度，發現那裏的人，每一個都是一本名著。垂死的老人，一字一句傳給一個小孩。人雖死了，知識可是源源長長傳下去…………而，會不會另有一個新的杜魯福，再繼續拍電影下去呢？

至於『祖與占』，邁克這樣寫過：「一直都沒有好好寫過『祖與占』，對着心愛的作品，總是啞口無言的…………祖與占在島上看石像，那鏡頭拉拉扯扯的，急於表現祖與占驚為天人的心情…………」這是我見過寫杜魯福寫得最好的之一，在讀着的時候，彷彿也能感染到影片所帶來的震撼。在讀到這篇文章的時候，巧在市面上放映伊力卡山的『最後大亨』，男主角羅拔狄尼路初見女主角時，是在片場發生一場地震之後，後者就坐在一座佛像上順水漂流。電影倒沒什麼花巧，只是在男女主角兩方面來回切割。但，我直覺上認為，鏡頭應該拉拉扯扯，那麼觀眾更能感受到狄尼路驚為天人的心境。

認真要寫杜魯福，真的是寫不出什麼來，只不過是喚起過去的一點點不着邊際的感觸，僅此而已。

# 陽光陽光陽光

\*韻兒

黑暗漸漸在發揚光大，像魔鬼，而陽光却生生世世都照不到我身上，杜魯福去世了，這又是一個明証。

許久許久以前，我已經對一切的嚴肅不感興趣，但我實在有資格有理由否決生命的意義。生命是一個騙局，沒有浪花，沒有火花，沒有彩虹，沒有愛情，是的，也沒有陽光。所以我唯有在電影和書本中尋尋覓覓這些動人的幽靈。我是這麼這麼的期待杜魯福的電影，呵我清楚知曉我會喜歡杜魯福。

據說杜魯福的愛情是天荒地老的。據說杜魯福如果要死，是要與愛人擁抱一起死的。我迷惑這種族類。

每一年，電影會都發表格給會員填寫「這一年中最渴望看到的三部影片」，我的表格永遠填着一二三，杜魯福杜魯福杜魯福。為了爭取和杜魯福電影見面的機會，於是拉票，也要許露和拾一果填杜魯福。拾一果說，電影會的主席林喧賓也說，法國人不喜歡我們剪他們的片子，而不剪的片子在這裡是不給公開放映的，我才不管，堅決永不放棄。其實心底多麼希望電影會的理事們見到我們痴心一片，然後通過種種努力不擇手段弄幾部杜魯福電影來光芒四射！我的天，我就要枯萎了，我迫切需要陽光。

於是他們猜測說，現在杜魯福去世了，法國文化中心會做杜魯福電影週嗎？他媽的，我不懂這些人，要等大師死了才發現原來這個人是大師？！如果現在你可以做杜魯福電影週，那表示你早已可以做，特別是法國文化中心。

我不懂，一個你期待得這麼久的人，然後你聽說他死了，然後你還是沒有看到他的作品，我應該怪誰？簡直叫天地都不靈！那種感情我不善表達出來，而且真的，也不敢很追究，寧願選擇埋葬。或許有一天我終於看到杜魯福的電影，驚為天人，那麼我希望我會流淚。

杜魯福對我來說依然還是一個美麗的名字，一個隨時隨地會發出陽光的名字。陽光陽光陽光，說着的時候，真像一級一級走向沒有光的所在，而我實在很惆悵了，死了…………死了對我來說是永遠的傷疼永遠的失去，他不會再笑，他不會再憂



兩個英國女孩與歌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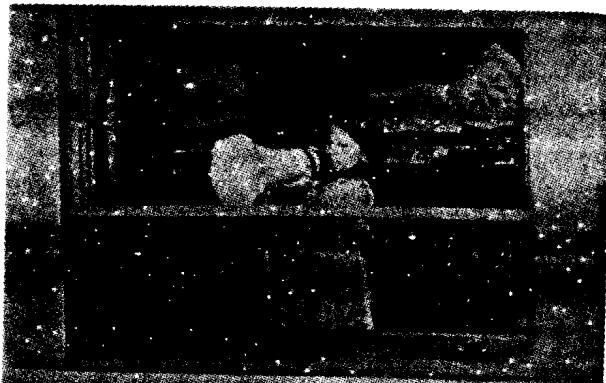
一個像我這樣美麗的女孩



美國之夜



雅黛兒的故事



零用錢



愛女人的男人

悒，他不會再說我愛你我愛你。

我渴望看全部杜魯福的電影，那種渴望是接近碰到眼淚的渴望，因為一切黑暗得不見五指，因為一切都來不及了來不及了。

\*邁克

## 杜魯福

聽到杜魯福去世的消息，並沒有大悲大慟，只感到無限惋惜和哀痛。才五十二歲。反而去年知道他得病時更擔憂。據說情況一度惡劣，後來好轉，大概也沒有完全復元。現在寫下「悼杜魯福」四個字，覺得一點都不真實，因為從來沒有考慮過有朝一日會用這個題目寫文章。

怎麼會呢？第一次接觸杜魯福，就像是不久前的事——算算也有二十年了。那時候的印象是這樣的：杜魯福，電影發燒友，『電影筆記』影評人，二十七歲拍了『四百擊』，是法國新潮領先浪花之一，轟動國際。杜魯福是一則神話的實現。

然後第一次看『四百擊』，愛不釋手。然後第一次看『祖與占』，驚為天人。透過杜魯福認識了尚維高，希治閣，尚雷諾亞，認識了電影。當然，後來宇宙漸漸擴大，塵埃略定，最鍾愛的導演變成小安津二郎和布烈柔。然而杜魯福的地位永遠不移：他是啓蒙期的導師，因為他的指引，省下黑暗摸索的時間。他的熱情，使大家不但覺得喜歡電影是應該的，而且對怎樣看電影，看些什麼電影等課題，也有了瞭解。

所以，杜魯福的經典作固然萬世流芳，他最大的功績却在於教育和啟發了無數的影痴。這些影痴有的追隨杜魯福足跡，拍成他們的作品，從此從事電影工作。有的依然做着他們本來已經在做的事，只不過增進了欣賞電影的能力；在看到善和美的一刻，感到做人沒有白做。就是這麼簡單，一種涓涓如水的溝通，永誌不忘的感激。

七三年杜魯福拍完『美國之夜』，休息兩年，出了一本影評集『我生命裡的電影』。七五年重出江湖，拍了『艾調H的故事』。所以，一般上我們稱『四百擊』到『美國之夜』為第一個階段，『艾調H的故事』之後為第二個階段——沒有料到第二個階段只維持了短短九年，只包括了八部作品。第一個階段的作品無疑比較豐富精采，除了『祖與占』和『四百擊』已是公認經典作之外，『射殺鋼琴手』、『野孩子』、『偷吻』和『美國之夜』的聲譽也很高。被忽略的『柔膚』我個人偏愛，『華氏

四五一」因為是最早看到的杜魯福作品之一，也特別有感情。這個階段還包括「黑衣新娘」，「密西西比女妖」，「婚姻生活」，「兩個英國女孩與歐陸」，「一個好像我這麼美麗的女孩」和四部短片：「探訪」，「頑童們」，「水的故事」和「二十歲之戀」之「安坦和歌烈」。

第二個階段以「艾調H的故事」，「零用錢」，「綠室」，「最後一班地車」和「芳鄰」最標青。「愛女人的男人」和「密函」毀譽參半，而只有一部「愛的逃亡」是我不喜歡的。這是他的「半自傳四部曲」的外一章，可能我一直認定安坦但奴在「婚姻生活」已經圓滿收場，忽然又多出一節，心理上頑固地抗拒，根本不肯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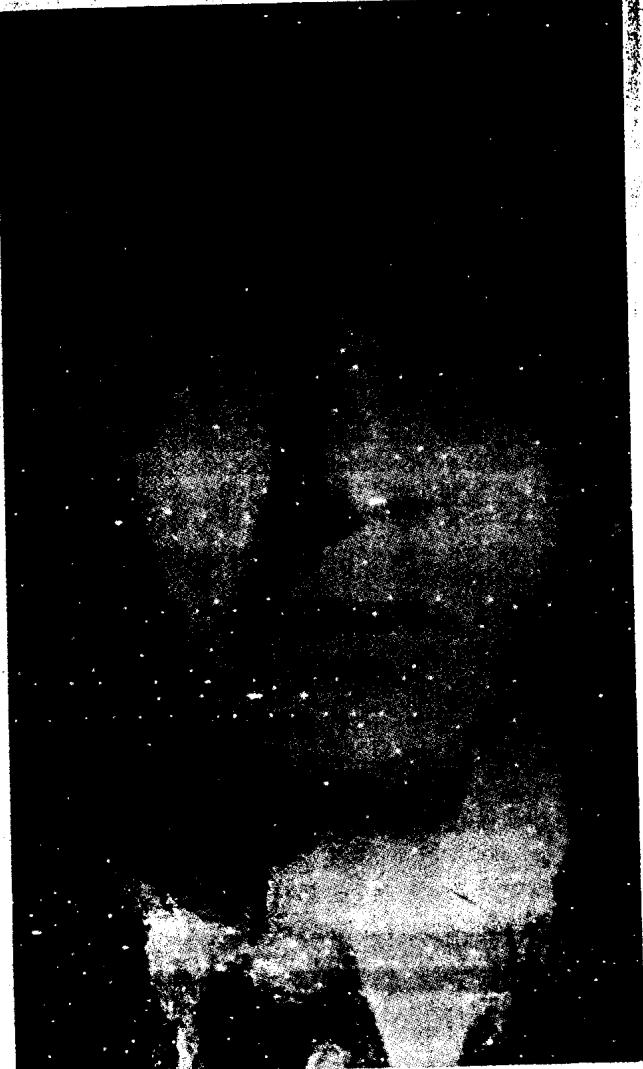
第一和第二階段之間，有一段小插曲對我有特殊意義：七三年十月第十七屆三藩市電影節，杜魯福曾親自到場，主持了『美國之夜』的首影以及一個特別節目——「杜魯福之夜」。就在那裡，我看見杜魯福，與他握手，請他簽名留念。當時一方面年幼無知，一方面興奮萬分，只說了「我喜歡你的電影」，竟然把那句最想講，最應該講的話忘了。現在當然遲了。但許多喜歡他的人都有講這句話的願望，所以寫下來，算了一宗心事罷：「謝謝你，杜魯福先生」。

\*牛忠

## 綠房

十月廿四日，星期三傍晚跑完步，在朋友的屋前休息。隨手拿起一份華文報張，翻着翻着，突然「觸目驚心」，失去控制的「啊」一聲衝口而出。朋友急問發生什麼大事。告訴他杜魯福病逝了，在十月廿二日，明知道他沒聽聞過杜魯福這位偉大的法國電影主流之一「新潮」的導演，這位曾拍過『四百擊』、『祖與占』、『美國之夜』，及『雅黛兒的故事』等電影傑作的導演。

只五十二歲，這麼年青偉大的電影藝術家，是不應該如此早就離開我們的。在世界各地杜魯福的忠實影迷該會感到太陽突然間失去了光采與熱力。自然的我想起邁克、想起陸離、想起彼得，和想起熱愛杜魯福的人在暗暗流淚的悲傷情景。現在我們也不能再有因為閱聞杜魯福要開拍新電影的消息，而急不及待的帶着十分興奮的心情等待它上映的機會了。是的，杜魯福每次開拍新戲，都是影壇一大盛事。以前在倫敦時和那位居住美國的朋友通信，



綠房



愛情逃跑



最後一班地下火車



隔牆花



密函

"I don't believe in good and bad films;  
I believe in good and bad directors....."

一定會問起對方看了杜魯福的新電影沒有。很久已沒和他通信了，現在也不想寫信去和他提起杜魯福，免得他又觸「文」傷情。我們曾經如此的喜愛過杜魯福，也將一直的會喜愛及珍惜杜魯福所遺留下給我們的電影。

杜魯福拍『綠房』時，不知是否已有預感他的生命將會早日結束？『綠房』是他後期最個人的電影。電影改編自美國小說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小說，內容探討死亡的現象，也是杜魯福唯一探討這個題材的電影。其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綠房』是講當一個你曾深愛過的人死之後，這份愛是不應該隨着結束的。愛是永恆的，應該永遠的繼續下去。杜魯福親自演出男主角，可見他對此題材的重視（凡是杜魯福親自演出重要角色的杜魯福電影，都是他極重視的題材，如『野孩子』及『美國之夜』）。最後戲中男主角去世了，女人特意為他點燃一根蠟燭，我會自作多情的深信這也就是杜魯福的心願。他是希望愛他的人就像他深愛的一些人，一樣是永恆的。死亡只不過是人生必經的一個不幸結束。很自然的我會為杜魯福點燃一根蠟燭，永遠的紀念着他。

請平靜安息吧，杜魯福！

*"Tomorrow's film will not be made by employees  
going about their daily routine, but by artists for  
whom the shooting of a film constitutes an  
exciting and exalting adventure. Tomorrow's film  
will resemble the man who makes it, and the  
number of spectators will be proportional to the  
number of friends of the director. Tomorrow's  
film will be an act of love."*

François Truffaut

François Truffaut

# 叔侄之間

\* 茹凡

(一)

市區中那條大街，是八九十年前由英國人建設的，狹窄得只能容下兩輛汽車平行。以前本鎮尚未發展，所以，當市政局要規劃為單行道時，已故的陳國會議員大力反對；但五年後，市鎮逐漸繁榮起來，陳國會議員却建議改為單行道，經過討論，大家都同意。現在的現象是常常塞車，尤其最近，政府已在發展「化糞燃氣」系統，工程局把每條街道都挖掘得不成樣子，這邊一個大窟窿，那邊一個大窟窿的，只留下半邊馬路可通車，因而交通阻塞的情況是每時每刻都發生的。人們對這種情形，通過各種各樣的辦法，提出申訴，要求有關挖掘工程的負責人，略盡人道，把挖掘過的窟窿，趕緊填平，讓大家方便。可是，喊歸喊，叫歸叫，甚至，把他們咒罵一頓，還是不見工程負責人有動於衷，表現些工作道德。正如一個愛子心切的父親，見兒子行為不良，便叫罵交加，喊打喊殺，但却不見兒子有所進展，久而久之，便懶得去管他，讓他去了。

許多政黨的領袖，包括國會議員、州議員、市議員、執政黨或反對黨的，都不停的在報章上發文告，會見行政官員，會見挖掘道路工程負責人或有關工程師，都不得要領，窟窿還是張大着口，哈笑着，晚間一盞柑黃色的警示燈，在一閃一閃地作弄着過往的車輛。

周家政的叔叔便是挖掘工程的工程師之一。他叫周建民，卅五歲，個子高高瘦瘦，風度洒脫，在澳洲唸完工程，娶了一位漂亮入時的太太，她是怡保人，同在澳洲攻讀。她唸的是會計，現在是位會計師。她在澳洲攻讀其間認識周家政的叔叔，據說是在一次回家渡假，在飛機上認識的，他們四年前，在澳洲註冊結婚。去年中生了一位男兒，現在交給家政的媽媽照顧。大凡星期天，他們都來家政的家看他的孩子周巨富。

「巨富很聰明，很懂事。」星期日，當周建民夫婦到家政的家來，家政的母親把孩子交給周太太說。

「都是妳花心機管教他。」建民笑瞇瞇地搶着抱過孩子，在他臉上深深地吻了一下，說：「叫Daddy。」

他太太桂花馬上搶過去，又是親又是吻的，她紅紅的嘴吧，把巨富吻得縮成一團，咯咯地笑起來

。家政的母親正在廚房泡咖啡，桂花就抱着孩子進去廚房。

建民坐在廳裡，和家政面對面。他拿起報紙來，看見那些照片，便說：

「對，家政，你最近忙着搞黨務吧？」

「不忙。」家政把手中的報紙放下，却問起建民的挖掘工程的事，「為什麼你們挖掘的工程進行得這麼慢？路上的窟窿整半年還弄不好。」

家政是M黨區會宣傳局主任，平日對挖掘道路的事，常常埋怨，寫了文告、申訴書、會見了代表，還是不得要領。現在正好向叔叔提出來，當面談談。

「你們搞政黨的，只是想乘機出風頭，發發洩，借題發揮而已，可是，你不了解我們也有我們的苦衷，但你們無需叫叫喊喊，沒有用的。」周建民說。

「但我認為，人民的安全總應照顧一下呀！」家政跟他叔叔說話，向來不很投機，但他表現了容忍的態度。

「人民習慣了便沒事。」周建民說，「你知道的，人們的心理，好像都是這樣的，凡事開始時，都愛叫叫嚷嚷，一旦無人加以理睬，過些日子，便會淡然處之了。」他說完，把金框眼鏡往鼻樑上輕輕一推。又添說：「有句俗語不是說嗎？暫時的困擾，將帶來永久的安寧。」

「但是身為工程師，應該着重目前的事，也要照顧將來的。」家政有點憤怒，忍不住聲音也大了些。

「正如你搞政治，口口聲聲喊着要公平、要合理、要為子孫典下基業，道理是相同的。」建民搬出道理來，家政却被氣得快要跳起來了。建民却好像看不出家政的臉色，他又說：「可惜你們只會在小問題上做文章，用口呼呼這呼請那的，實際行動沒有半點……」

「對你們這些沒有道德的工程師，要我們付諸行動，去示威、去抗議，你們才會有所反應嗎？」家政激動起來，便摸出煙來抽，汗便從手心冒了出來。

「我不是這個意思。」建民笑笑地說，十分有辯論風度地，一點也不激動，他說：「我是說在重大的民族事業上，如政治、文化、教育上。」

家政一下子提不出理由來反駁他。因為家政參加政治活動並不算太久，雖然，他很落力於搞黨務，由於他只是個地方小領袖，平日雖有聽到區會領袖談及華人政治力量薄弱，不足於爭取理想中的文化教育權益，而且，你却沒有細心去研究過，應該如何去增強政治上的力量，唯一途徑只有喊華人團結。他又從來沒有跟高層領袖交談過，就是有機會，高層領袖也不會用心地聽他，有一次他跟國會議員刁突欽談起文化活動如舞獅問題，刁國會議員只對他說：「總部都沒辦法，我們談了也沒有用。」家政又想，像叔叔這樣，應該是個有見識的人，但平日只會說政治人物的壞話，他自己却只顧賺錢，連參加成為黨員都不願，今天却儼然以大政治家的樣子來批評政黨無能，其實，政治是包括民生的一切問題，道路安全也是政黨要照顧的一項問題，它雖不是大課題，但也是應該不可忽略的，小問題都顧不了，還談什麼大課題呢？叔叔為了方便自己，罔顧民生，還大言不慚地來教訓人家，還責怪他用道路安全問題來出風頭，真太豈有此理。

「當然，」家政把煙屁股往煙盤上壓，然後說：「我們不忽略民族大課題，但民生問題更現實，我們也不想置之不顧。像你，既然對政治不理想有所怨言，又不參予活動，只用嘴說，又有什麼用？還指責別人沒有行動。」

建民還是笑笑，撿起小茶杯，喝了一口中國茶，燙唇的熱茶，使他不能一口就喝完。然後他說：

「我就是看見我們的政黨領袖們一團糟，只想做官，沒有勇氣，參加了也沒意思。」

「進來改革呀，人家說，不滿政黨，便要打入政黨，改革政黨。老是埋怨，說風涼，有誰不會？」家政常聽見普通人士在批評M黨的時候，總是說M黨領袖機戀官位，只為私利，沒想一個知識份子，也用同樣的話來對他說，這可就更使家政看不起叔叔了，「你是專業人士，知識份子，應該比普通人有更深入的見解才對。」

「普通人士不見得就不會有深入的見解呀！」建民反過來，說了句總算很客氣的話，倒是家政很欽佩的地方。

這時，桂花從廚房中抱着巨富出來，見叔侄兩個談得這麼投洽，便也想來嘮叨幾句：

「怎麼？你們談政治呀？你叔叔嘴巴只會講。上星期陳智強醫生來激他參加政黨，他都不願。陳醫生還說什麼大選要來了，要他參加州議會選舉。」

陳智強醫生是G黨的州聯委會主席，目前是州議員，也是行政議員，建民時常有機會和他在一起

喝酒作樂。他聽見太太把這件事情說出來，起初有點驚訝，片刻過後，他便笑呵呵地說：

「那只是說笑的。」

建民說後，就摸出煙來，抽出一根，然後把整包煙拋在矮几上，示意叫家政自己拿來抽；然後又從袋子裡掏出一個金色的打火機，叮的一聲打亮了火。家政望着桂花嬌艷麗的臉，長髮在風扇底下飄動，一個學有專長的會計師，竟也以為搬出醫生、州議員的名堂來顯耀嗎？我們這個社會，時常都有大把人迷信知識份子或專業人士，以為他們才是有思想，觀念正確的人，其實，家政心中想，他們也是和普通人士差不多。你看那個所謂名律師，說話就像瘋子一樣，老是以爲自己在六十年代紅過一個短暫時期，現在還在唱高調，不知道政治的變遷，已和廿五年前不同了。

「叔叔工作忙，不會有時間搞政治活動，其實，叔叔也沒有做議員的野心。」家政對着美麗大方的嬌嬌，也不忍傷她自尊心，就把話說得婉轉起來，「我們剛才是在談叔叔進行的工程……」

「工程進行的事？什麼問題？」家政的話都沒說完，嬌嬌却大起眼睛來追問。

「我說叔叔是破壞道路的完全合法者。」家政笑着這樣諷刺建民。

「不可這樣講，you know，一個地區的發展，尤其像你叔叔所進行的工程，路面被挖掘得不成樣子，是當然的事，但它必然會被重新鋪平修好，只是讓人民麻煩一點時候，you know，那工程不是三幾個月或一兩年便可完成的。」她爭着爲她丈夫說話。

「我知道，不過，也不能弄到地面凸凹不平都不管，你看這幾天下雨，道路上泥水四濺……」家政沒說完，她便搶過去說：

「現在挖掘其間，當然是這樣的囉。」

「如果在這其中，不幸造成意外，損失人命，那不是苦了人家？」家政見她這麼雄辯的態度，正是夫唱婦隨的好寫照，便不願再忍受下去。

「其實，行人如果發生意外，也不能怪你叔叔嘛，我看在每個挖掘的地方，都有安置警示燈或告示危險的牌子，人們就應該小心呀；」嬌嬌也很有雄辯的口才，滔滔不絕。家政看來是再也找不出理由來指責他們，只好說：

「不能這麼就把責任推掉的，應該有工作道德呀。」

「我們的道德標準是：把工作在合同的期限內完成我們的工作。」建民一聽到家政提起工作道德，他便解釋：「普通人民的安全問題，並不包括在

合同內。」

家政再也不顧多花口舌。建民推了推眼鏡，換了一個坐的姿勢，又再點燃了一支香煙，啞在唇中，吸了一口，噴出烟來，對他太太說：

「家政是政黨要員，為人民安全作想，是他的責任。」然後，他又轉回頭來對家政說：「O.K. 啦，我回去就叫工人填平那些凸凹不平的地方。」

他們坐了一會，又談起陳群川會不會競選馬華公會總會長的事，看來，他倒是支持陳群川的份子，一直說梁維泮八大方針只是空談，又說李三春花了幾年才制定十大計劃，而梁維泮一夜之間便弄出八大方針來，如果他不是天才就是蠢才！

家政這時只是抽着還有半截的香煙，靜靜地聽叔叔說話，不願再表示自己有另外的看法。因為，經驗告訴他，黨外人士批評政黨領袖的所作所為，全只憑自己的猜測、愛恨與感覺，而且又非常的固執，常認為只有自己的看法是最對的，最高明的，也是最敏銳的。

## (二)

家政的叔叔建民那天答應過，要叫工人把那些受挖掘而弄到凸凹不平的街道，舖平回去。可是，兩個星期都已過去了，街道還是老樣子，而且昨夜一場豪雨，使這些街道泥漣得滑溜溜。家政却由於下星期要籌辦一個華社文化研探會，正在忙着奔波策劃有關籌備的事宜，便把道路的事暫時放下了。

兩個星期日家政都不在家，所以沒有見到建民。而建民却也剛好到國外參加一項會議，兩個星期天都沒有來家政的家，只從日本由桂花嬌打了個電話回來，說再隔兩個星期才會回來。

家政的父親建華接電話，過後他帶着嘲笑的口吻說：

「首相說向東看齊，澳洲的料子都不行了。」

「他們在建設什麼用人糞便來製造燃料氣，承標的工程師是日本人，當然向日本看齊，管你是英國還是澳洲學回來的料子，除非叫你弟弟自己承標。」家政的母親邊餵孩子吃奶，邊對丈夫說。

建華沒有讀完高中，便因家庭經濟困難，父親又患癌症醫治了多時才去世，便中途輟了學，幾年後跟舅舅學做泥水匠。當時適逢北賴工業區正在發展，興建各色各樣的工廠，建華工作辛勤，入息不錯。由於工作上的關係，他覺得鼓勵弟弟去唸工程，是最有出路的，所以，他便勸弟弟去澳洲唸工程，多少補貼了一些費用，盡了做大哥的責任。建民畢業回來，有了工作，本想每月補還大哥一些過去花費的金錢，建華不肯要，建民便把孩子出生後，托建華的太太照顧，藉故每月補貼費用五百元，醫藥費另計，這樣，建華便接受得比較安心。

家政却對工程沒有興趣，而喜歡文學，所以，他去台灣唸了四年中文系，回來只在獨立中學做教員，薪金每月只有八百多元。由於做教員，時間比較充裕，所以，他有時間參與社團，政治的活動。可是，他沒有野心。

「整天為別人而忙，何苦來？」母親曾這樣說過。

「間接為民族做點事，也不會沒意思。」爸爸這樣對妻子說，看來，他倒贊成兒子這麼為別人做嫁衣。建華在離開學校後的那幾年，曾經是反對黨的活躍份子，那時，他是一間皮革廠的工人，熱衷於搞工運。後來由於黨的領袖無能，把黨弄垮了，許多同志都跳槽，進入了執政黨。他本身對搞黨的興趣却消失了，不再過問政黨的事，由於時局不斷的變遷，所以，對兒子的參政活動，他也不會反對過。

家政在家，也很少和父母親談論有關政黨活動和發展的事。他在政黨內，雖然受同志的注重，不過，他却不願接受主要的職位，由於他文筆比較好，同志們一致要他做宣傳局主任，他只好接受下來。他的工作，是舉辦幹訓班，訓練人才，把有才干的黨員，吸收進宣傳局，向區會推薦，把區會黨務，推展到各支會去。他這種搜羅人才的做法，使青年團的區團團長對他很不滿，因為人才多了，對區團團長是一種威脅，因此，區團團長搞了小集團，進行破壞他，在會議上，有時常會在一些黨務問題上，針鋒相對，團長程遜優指他做事超越了權限，說他是個英雄主義者，為達到個人利益而進行鞏固他的力量，沒有表現集體領導的精神。家政自然知道程遜優的目的，他是擔憂人才多了，會令他失去競選州議員的計劃。他只有一笑置之。其實，家政並沒有想阻止陳團長成為候選人的心理，他認為一個參政活動的人，有往上爬的計劃，是正常的，也是應該的。但他却不能贊同陳團長那種胸懷，太狹窄了。

當華人文化研探會成功舉辦後的第二天，他突然接到一位同志來電，告訴他北海區會在週六晚上為籌募獨中教育基金舉辦千人團結宴，要區會的兩頭醒獅前去迎賓助興。因為家政是醒獅團的領隊，所以要通過他去接觸醒獅隊長及隊員，要他們趁這幾天中練習，以便表演得更精彩，何況文化青年體育副部長拿督陳西如和副教育部長拿督張煥發都會來參加。

星期六傍晚，獅團各成員已將獅頭、鑼鼓、桌椅之類的用具，安置在一架劉同志的小型羅哩上，在出發前，家政交待了隊長一些細節，並告訴大家他和區會主席、秘書等人先去演出地點，要他們人

來齊後馬上出發。

老天却在這時不作美，下起淅瀝淅瀝的細雨來，不過獅隊成員還是興緻勃勃的在等待出發。

當他們等到人來齊，已經過了六點，劉同志是個急性子的人，把最後才到的扮笑面佛的胖子文才大罵了一頓，開動引擎，向前就衝，差點讓站在羅哩邊沿的文才翻下羅哩來。那條大街，車輛擁擠，走得有如送葬的隊伍，為了爭取時間，劉同志沿街右邊竄越過幾輛汽車，那被挖得亂七八糟的街道，使小羅哩東倒西歪的，路面又水汪汪，劉同志一不慎，把羅哩撞落在一個窟窿裡，車倒人翻，兩隻獅頭拋落在窟窿裡，弄得濕漉漉的，紅獅頭的右耳也撞丟了，青獅頭的下額也落下來，這還不打緊，那個大鼓拋擲到十尺外，滾到壯大的挖掘機旁，也弄到滿是泥水；桌子椅子也彈到窟窿裡去，最糟的是劉同志腳骨折斷了；隊長林聲強擦傷了臉部，多名舞獅成員受了傷。看熱鬧的人站在商店門口張望着，幾個好心的幫着把滿身都是泥漿的受傷者扶到走廊上去，有人竟喊道：

「醒獅完蛋了！」

那扮演笑面佛的文才却如一粒大西瓜，滾到一堆廢木樁前，坐在地上用粗話大罵劉同志趕去投胎也得慢些兒，他爬起來時，才發覺他的腳踝扭傷了，而且，頭上還淌着溫熱的血。

家政和區會主席在宴會場裡等得心焦，怎麼快到時間了，還不見獅隊到來。正在不停地揩額上的汗時，有人來通知，電話找家政。他匆忙去學校辦公室接聽電話，原來是醒獅隊的隊員打來報告獅團出事，不能前來演出，家政抓住電話，久久放不下去。

兩部長却在這時候來了。主辦當局聽到醒獅團出事不能來，籌委會主席臉孔黑沉沉，吐出一句：

「如果不願意來也該早說，我們不怕請不到獅團！」

家政垂頭喪氣，像個啞巴。後來，他只好驅前與正在和人握手的兩位副部長道歉，說明醒獅隊在雨中發生意外，不能來演出，希望部長原諒。部長只是淡淡地說：

「沒關係。」文青副部長毫不在乎地握握手。

司儀在報告宴會開始前，向在座的嘉賓及熱心人士，抱歉地說，醒獅團因途中出事，不能前來娛樂觀眾，請大家見諒。有一位胸前掛着一朵大紅花，坐在貴賓桌的人說：

「沒有醒獅隊來更好，不會那麼亂得人們的心肝都要碎裂起來。」

「可是沒有醒獅表演，不夠熱鬧。」另一位說。

「沒有醒獅表演，就失去了文化氣氛！」襟花底下紅絲帶上寫着籌委會總務的人接着說。

家政緊皺着眉頭，心中亂麻麻的，和身邊的區會主席細聲耳語，然後便站起來，打算退席，趕回來看看受傷的同志們。當他走過嘩啦嘩啦喊飲勝的餐桌時，被人叫住：

「家政，你也來啊？」

回頭一看，却是剛從日本考察歸來的叔叔和嬸嬸。這傢伙怎麼也來呢？不覺氣憤地說：

「你挖的那些窟窿，害我的獅團出事了，你知道不知道？」

「啊？那可真要對不起，我……」建民還沒說完，家政已走出會場外去了。

### (三)

當州議員、區會主席、宣傳局主任等黨要去巡視醒獅隊出事地點後，回到會所已是十點鐘，四五間報館的記者應邀前來拍照後，主席便將已由宣傳局主任擬就的文告，交給各報記者，文告內容再次強烈地指責挖掘工程的不負責任態度，使到華人社會熱愛的文化團體，蒙受意外損失。醒獅團的財政李子華當時很氣憤地說：

「醒獅團的損失不要緊，華人文化受損害才是大事，我們一定要控告沒有工作道德，危害公衆人士的工程當事人，我們一定要他們賠償損失！」

年青的記者們聽說，蟋蟀嗦嗦地寫。一位資深的記者問：

「我們可以把你的話寫下刊出嗎？」

「我看，不好寫啦，」州議員想了一想，說：「照文告所寫的刊出就好了。」

那些年青記者互相看了看，笑笑地在紙上把剛才所抄錄的文字劃去。

家政除了把文告發給記者，也呈函州行政官陳智強，他是公共工程局主席，要求他出面盡快處理有關投訴，否則，家政將發動示威抗議人民安全被漠視。

在當天下午，報章還沒有印就，周建民已親自前來，到出事地點，指揮工人用細石柏油，填補不平的地方，但因下過雨，一個個小洞都有水，照理是不合時宜來修補的，可是，建民說，先做個形式上的修補不要緊，來去等這工程做完，全條街道都要舖上柏油的。

一週後，州行政公共工程局主席率領了幾個要員，前來觀察，同時召見有關工程負責人、投訴人，在福建公會舉行對話。周家政是M黨代表，他連

同州議員，區會主席，醒獅組黨要，出席了會議。而工程負責人代表是他的叔叔周建民，還有其他三位不認識的人。他們都穿着大衣，綁着領帶，手提皮包。

在大家激烈申討後，陳行政議員下令要工程當局在一週內，清理有關挖掘地區的廢物，並負責填好受破壞的道路，同時，在挖掘地區，多置指示牌，多裝警示燈。工程負責人個個都點頭答應接受命令。然後大家熱情地握手，表示大家愉快的合作。家政沒有和他們握手，他看見叔叔臉上執着的微笑，懷疑他們的誠意。

傍晚時分，家政在家中為他的婦女組主席準備一篇『婦女在政治領域中的角色』，大綱才寫好，他叔叔周建民和妻子就推開籬笆門，走了進來。家政的母親正抱着巨富在門面和鄰居的馬來朋友談物價騰漲的事，嬸嬸也上前參予談論，一面抱過巨富來憐惜着。建民和往常一樣，坐在廳裡，不是看報就是抽煙。

「你那天搞的文化研討會反應如何？」建民轉頭來看着侄兒家政問。

「還好。」家政並不太熱衷與和叔叔談話。

「中午對話後，我聽你的同志說，我們挖掘道路，間接破壞了你們的文化活動，要求我們賠償，有這麼一回事嗎？」建民把坐椅挪前了一點。

「對呀！」家政放下筆，準備和叔叔口戰。

「舞獅團發生意外，怎麼把破壞文化聯在一起？」建民笑了起來。家政沒有出聲。等着叔叔再說下去：「你們未免把舞獅這件事，看得太重了，但卻把文化看得太淺了。不可思議，真的不可思議。」

「他們是滿懷興緻要去表演，如不是因為那些窟窿，就不會有意外。」家政眼光充滿着憤怒的火焰。

「如果舞獅真的就代表了華族最普遍的文化，而且是最俱代表性，那我願意出錢，買回兩個獅頭送給醒獅團。」建民很認真地說。

家政沒有回答他。望着叔叔，從他雙眼中找尋誠意。但家政覺得，叔叔的語意，諷刺多過真誠。

「兩個獅頭需要多少錢？」建民又問。

「怎麼？怕做破壞民族文化的罪人啦？」家政哈哈地笑起來。

「並不，那只表示，我也是愛護華族文化者而已。」

「出錢買兩個獅頭就能表示愛護文化了嗎？」家政把剛才叔叔說的話重複一次：「把愛護文化行動看得這麼簡單，不可思議，真不可思議。」

其實，叔侄兩人都是受過高深教育的人，尤其

家政，讀的是中文系，與文化問題很有關係，他自然知道文化問題不是如普通人士所說的那麼簡單。他就曾在文化研討會中發言，華族文化，應該推廣的，是高層的哲學思想，文學藝術，它不只如舞獅這麼單純。他對華人社會只爭取要舞獅納入國家文化，而對華文文學不被納入國家文學一事，粒聲不出，感到很悲哀。而他叔叔建民也有同樣的感想，所以，他們由針鋒相對，漸漸地進入了平心靜氣地討論，如何推廣高層文化問題。

「華人大會堂的組織應該從事推動文化活動。」家政提出他對推廣高層文化的意見。

「有啊，他們不是在鼓吹燈謎、風箏比賽、大小楷書法比賽嗎？」建民反應很快，語氣却帶着一些不屑氣氛。

他們談得很投入時，家政的父親騎着卜卜響的電單車回來了。今天回來特別早，因為他今晚要參加一個千人宴，由客屬公會主辦的三十周年紀念慶宴會。家政見父親回來，便去打開籬笆門。建民也站起來，叫了一聲大哥。建華一見弟弟就說：

「你們在居林路挖的那個坑，填泥後又不鋪上柏油，泥土又陷了下去，剛剛一輛電單車撞落下去，年青的騎士腳都斷了兩截，你們這些工程真是害死人！」

建華說話聲音大，在後面的太太聽了什麼電單車撞落下去，便和嬸嬸拋下隣居朋友，走進屋來問：

「誰？誰又發生意外？」

建華見驚動了太太和弟媳，便由若無其事的語氣說：

「沒有，別人。」

建民却呆呆地坐在那邊猛抽着煙。過後一陣子，建華進了沖涼房，他才對家政說：

「舖柏油是政府公共工程局的事，我們已通知他們好久了，他們也不來舖，真是豈有此理！」

家政抬頭看看他，臉上露出似笑非上的表情，轉臉望着桂花嬸，她也正好把視線拋過來，她問：

「大伯說什麼？」

「沒什麼啦。」家政答。

(四)

家政將叔叔願出錢讓醒獅團購買新獅頭的事，轉告了區會主席與隊長和財政，大家都表示接受，有人要自動捐助，算是件奇蹟，大家都很興奮。幾位舞獅的同志聽了，雀躍五呎，大叫好野！有一位說：

「你叔叔真不錯呀，我們社會如果多幾個這樣的人，我們的文化要被消滅都幾難呢！」

另一個又添說：

「你是宣傳局主任，應該發文告呼呼社會人士向你叔叔看齊！」

那天當建民把一千元支票交給區會主席和醒獅團隊長時，叫了記者來拍照，同志們幾乎歡喜得把建民捧為「華人文化的救星」。當場還決定要定製一個銀盤贈送給建民，建民却推却不要這些俗禮，他說了一句：

「送銀盤並不是中華文化的傳統。」

由於家政有這麼一個既慷慨又不愛名的熱心華人文化的叔叔，間接地受到同志們的愛戴與欽佩。家政也的確不會了解叔叔這個人，到底是個怎麼樣的，說他好嗎？他又不覺得；說他壞嗎？也不見得，總之，他就是這麼一個有時好，有時壞的人，和社會上一些聞人不同的地方是：聞人們總愛裝模作樣，建民却不會這樣。

「叔叔，你不想參加政黨，提供一點力量嗎？」事後，當家政和建民在蓬萊西餐室吃點心的時，家政試探他。

「參加你的M黨？有什麼用？為華人做了些什麼？講就很漂亮，做就沒有半樣。把華人的政治力量出賣多過爭取。」建民又是說些常人掛在口上的見識。

「好，不參加M黨，參加G黨也行呀！」家政說。

「G黨也不是一樣？能為華人社會做些什麼？把時間精神花在自我爭鬥吧了。」建民喝着茶，吃着三文治說。

「那好，你認為目前那一個政黨才值得你參加？」家政提高了聲調，令旁座的人也不禁把眼光轉過來。

「老實說，在華人為主的政黨，沒有一個值得參加的，沒有一個是真正為民族前途的，他們都是一群為私利的所謂政治人物，是大騙子，用情緒來欺騙人民，你看，他們口口聲聲團結，他們本身有團結的精神嗎？他們疾呼民主，他們有尊重民主嗎？他們對自己同志就表現得堅決勇敢，對友黨呢？」

妥協退讓，他們在做什麼？」建民也把聲調提高了，好像在人群中演說。

「你不參加，那裡知道內情？」家政喘了一口氣說。

「總之，政治是骯髒的，我還是站在黨外，大選時看見那個候選人好，就投他一票，既乾淨也俐落！」建民說完後，家政迅速反駁他：

「你對政治的看法，沒有意識到就如一個沒唸過幾年書的人。普通人都以為所謂專業人士就有高深的見解，其實，我最看不起像你這種愛群衆領導的專業人才！」說到這裡，家政漲紅了臉，對女侍招招手，要了兩杯啤酒。他是想用這些動作，來緩和一下自己的氣憤。可是，他忍不住，又說：「像這種聰明人，我以為你只會挖掘道路，破壞街道，却沒想到你也會挖……。」

「小姐，放些冰塊給他。」家政還沒說完，女侍便拿了兩大杯酒來，建民趁機打斷他的話碴，對女侍說。

「你除了挖苦從政人士，便是埋怨，自覺清高，跟那些鄉團領袖全無兩樣！」家政是第二回和叔叔吵，却不知是第幾回把叔叔拿一般社會領袖來比較。在家政的經驗中，一般社團領袖都只是有點錢，而非有見識才被選為領袖的，而他們的言論，都是人云亦云，跟隨人家的。沒想叔叔竟也是這樣的。

「當然，我是華人嘛，感受自然相同！」叔叔把半杯啤酒喝完後笑着說。

「華人真的都像你這麼糟嗎？我才不信！」家政把滿杯的酒喝了幾大口。

「像你這樣心地的人，的確不多，真的，我欣賞你。」建民說：「搞政治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了解。再來一杯好嗎？」

家政面對這位叔叔，再也沒有什麼想說的了。

「But, I promise, 我會關心政治，但還不願參與，以後就不曉得。Okay, cheers!」建民舉起酒杯把家政桌上的酒杯碰了碰，自己喝起來，家政凝視着他，呼地喘了一口大氣！

• 風聲 •

## 飲情食趣

邱新民著，散文集，厚130頁，售價S \$3·90，白鵝出版社出版。

• 作者簡介 •

作者畢業於中國西南聯合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及南開大學），英國倫敦大學教育學院研究教育，畢生從事教育工作，先後曾任中國昆明師範學院、新加坡師資訓練學院兼任南洋大學史學系及新加坡大學教育院講師，柔佛居鑾中華中學、新加坡中正中學總校，及汶萊馬來奕中華中學等校校長。工餘從事田野工作，退休後仍繼續學術探討，頗有著作。

## 南音集

杜運燮著，詩集，厚65頁，售價S \$2·30，M \$2·50，文學書屋出版。

• 作者簡介 •

杜運燮，曾用筆名吳進、吳達翰等，福建古田人，1918年3月17日生於馬來西亞吡叻州實吊遠甘文閣附近的山芭。在當地讀完小學和初中後，到福州三一中學讀高中。抗戰時，在福建長汀廈門大學生物系讀一年，然後到昆明西南聯合大學讀外國語文系，應征先後在“美國志願空軍大隊”和“中國駐印軍”任翻譯。日本投降後，到重慶大公報任編輯一年。1946年底到新加坡，先後在南洋女子中學和華僑中學任教。1950年秋到香港，任大公報文藝副刊編輯兼新晚報翻譯。1951年秋到北京，在新華社國際部工作迄今，其間從1970至1978年，到干校和農村當農民四年，在山西師範學院外語系任教五年。

## 秘密的暑假

兒童故事，厚96頁，售價S \$3·00，M \$3·40，白鵝出版社出版。

• 譯者簡介 •

吳麗英，1975年畢業於南洋大學地理系後，便在私人商行工作。四年後，到巴黎學習法文。

1983年回新加坡。目前是一名記者。

她的理想是譯幾本適合兒童閱讀的法文兒童文學讀物。

以上三書的郵購地址是：

231, Bain Street,

#03-59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0718.

# 你真 夠胆

\*韻兒

怎麼這種風頭也給別人沾去了呢？不站出來說幾句話還真不行。

我就是那個帶頭做『黃色潛水艇』和『文藝青年』出來的傢伙。我可以斯文淡定白底黑字告訴你，『黃色潛水艇』這名字是我取的，『文藝青年』的口號——「時間在我們這一邊，我們來得及說我們的故事」這句口號也是我的傑作。從頭到尾，這兩本書都是我全權拿主意一手擔任策劃工作。

許露是我的最佳拍擋，這兩本書他都擔任總編輯的任務，其他潛艇友仔從旁協助編務和發行工作，我們才能夠成功的出版了這兩份刊物。

『黃色潛水艇』創刊號做「六字輩人物專輯」，出版後，『新潮』才隨我們的尾巴抄襲得一塌糊塗做他們的「六字輩知名人士專輯」。我的評語是：做得比我們差勁多了，而且有許多資料錯誤得令人發笑。要我指正錯誤？我沒興趣。

我要說的是，六字輩人物這個詞句是我們最先用的，類似的詞句在目前的文壇很紅。「第一次出擊」是許露最先打的標題，自從『新潮』三番四次抄襲沿用後，「出擊」兩字在文壇和唱片界裏紅到發紫。我根本無須一手遮天，行家都可以目睹一切。

現在說『文藝青年』。『文青』是我、許露、岸沙、拾一果、方榮和莊若六個人一起出錢做的書。其中拾一果從頭到尾沒有管任何事和參於工作，所以叫他不管部長。其他人就像我們在潛艇友仔背鍋名單裏的職責一樣。

有些文化圈人是這麼的蠢到庫和疑心重到像鬼！不不，並沒有公羽介和牛忠在我們的背後撐腰做憤怒中年，潛艇友仔早就夠胆做出『文青』來。不不，不用拾一果做女超人，我和許露就夠資格做『文青』的台柱。

『文青』由始至終與公羽介和牛忠無關，如果這也算是風頭，那麼我要潛艇友仔出到盡出到絕，但不是其他任何人。都說了，潛艇友仔在拭目以待整個文壇抄襲『文青』至屍骨無存。我只想說，最低限度你覺得我們好，你才會抄了去用。但咱們不會看得起抄襲我們一切料的驢頭。

閣下不願意相信潛艇友仔的功力？那是閣下的損失和幸福。而我一向十分清楚自己的一切，完全不用任何人囁嚅半句或挑戰什麼鬼來證明。難能可貴的是我喜歡的人都相信我的能力，這是十分值得安慰的。特此謝過。

方育平是位誠心誠意熱愛電影的導演，我絕對不懷疑。但他不應該死硬硬的強迫觀眾去承受他的這份熱情。

在電影裏三番四次的告訴觀眾他是如何如何的深愛電影藝術，使方育平已變成了一位電影藝術說教導演。從某一個角度看，這與當年長城鳳凰拍的左派說教電影可沒什麼差別。

我不是貶低方育平的電影。他是個好導演，能拍好電影（他與許鞍華是目前香港最有藝術創作能力的導演。將來香港電影在世界影壇揚眉吐氣，他們兩位必是功臣之一）。只希望他明白拍一部好電影跟他要讓觀眾知道他對電影的熱情是兩回事。『父子情』就是給他的這份熱情扭曲成一部理論不通的電影。

『半邊人』比『父子情』好。但還是犯上同樣錯誤，這裏不談這個問題。因為它有一個更加令我興趣及喜愛的片段。只看這段美麗異常及細膩的貼切戲就值回票價了。

戲中張柏松對學生們講解戲劇藝術。之後學生們邀請他示範表演。他點起了一根香煙，吸了一口又一口，噴着一圈又一圈美麗異常的煙圈。學生催眠般入神的看着。表演完畢，張柏松也沒給學生解說這吹煙圈的道理，但我們都傾心的明白了。

這一段戲完完全全的說明戲劇表演藝術的精髓。在現場看着戲劇表演藝術的當兒，是最美麗的視覺享受。表演完畢之後，就如那一圈圈美麗的煙圈，消失在空氣中，如何也再捕捉不回來。是的，現場戲劇表演藝術就有如「過眼雲煙」。

戲劇藝術的特色與其他藝術不同也是在此。文學、電影、繪畫，和雕刻等是屬於原來形體可以保留及流傳下去的藝術媒介。當我們願意重看時，它們還會原形存在着。可是却沒有兩場戲劇表演，是完全相同的。

\*牛忠

# 過眼 雲煙

# 「優秀文化」

\* 清逸

不論大家贊同與否，我總覺得使用筷子和碗乃是我們華裔文化的最後防線；因為始終認為使用筷子和碗總要比使用刀叉匙和碟更有華人的韻味，更趨向華人的風格。

所以，常有人特別是馬來同胞及印籍同胞向我詢問什麼東西最能代表華人風俗，使人一見之下便能聯連到那是屬於華族的一部分時，我總是向他們推薦「筷子」。

但是，目前社會，却有許多華裔子弟寧願摒棄「筷子文化」，而尊崇「叉匙文化」，原因是叉匙在許多時候許多方便都要比筷子強多了，使用起來也十分方便。雖然筷子是十分簡單的，就只那麼兩支一對，成雙使用，但在一些情況下，却不如叉匙來得便利，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

有時想想，在承受我們那所謂的優秀的五千年中華文化薰陶之余，我們實在有須衡量其是否還合時宜及是否還有文化價值之點，絕不能盲目的接受，須能視時視情而用。

就如曾經在怡保某潮州飯店見到一幅文天祥的筆跡，妙的是只有「文天祥」三個字看得清楚，而他寫的是什麼却看不出，可能是我對書法的見識不夠，但我的其他七位朋友東看西看上下看都看不出所以然，更絕的是到底是寫一個字或兩個字都認不出，那字體實在寫得又草又怪，我看它之所以被掛上是因為「文天祥」三個字響亮的緣故吧！

又如我們華裔受佛教（非正統）及道教的影響，在今日科學昌明，社會發達之刻，仍不及時醒悟，一意孤行做無謂之事，焚燒金紙火香，祈求降福之餘，却不知每年把大筆可建學校辦教育、建醫院救貧病的寶貴金錢燒掉了。

還有一些所謂的「龍子龍孫」，在追隨舊時代遺留下來的腐敗產物時，不知有關事物已與現代社會背道而馳，仍舊以多姿多彩的儀式，先是請齋姑、法師、和尚唸經超渡，然後便是造紙糊的大洋樓、大汽車、轎子、錄影機、侍女、奴童等，一把火將之燒掉，出殯日更以浩浩蕩蕩的陣容為榮，以為以此便表現「孝道」，却不知這是矇蔽衆目睽睽的虛偽表現行為。

更為人不解的是，竟還有人存有深重之迷信概念，凡事都須問神擇日，凡事講究繁雜層序，也有熟中改名，改商號店名，以期一改便改掉壞運，改掉衰運，一飛沖天，創造奇蹟，而忽視了努力奮鬥，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原理。

這類之文化，不要也罷！

# 妒忌心

\* 顧金圃

自己沒有，却眼紅眼綠人家有，這便是妒忌心。其實，自己沒有的東西，就不要去妒忌人家有，這才是良好的個人修爲。可是，這個社會上有情操的人委實太少了，他們處處不如人，却不去檢討檢討自己，是否天份與努力都不夠，而只是拼命的去做口部運動，挖空心思想盡辦法去打擊比自己出色的人。

這種打擊別人以抬高自己身份的手法，確是厲害狠毒得緊。可不是嗎，當大多數人都認為某人有才有料有德時，閣下却擺出一款不以為然的姿勢，以鼻孔的「哼」「哼」聲來作為說話的註音符號，嘴角下撇的不住高聲詆毀：「垃圾！全部都是垃圾！」這種「我比你懂得更多」的姿勢和言論，有時也能嚇唬到一些立場模稜兩可而所知確是也極之有限之輩。可是強詞奪理並不能改變事實。正所謂「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有料到」的高手，是一百巴仙絕對不怕這種紅眼小人的暗招的。

我們不是喜歡把「真理是越辯越明」這句話掛在嘴裡嗎？如果事實就是事實，是大家都有有目共睹的事實，又怎會受這些虛招暗幌所迷惑？時間對每一個人都很公平，即使現在情況仍未明朗，但塵埃經時間過濾之後，我們都相信，只有該留下來的，都會留下來，那些瞎話噪音，皆將成過眼雲煙。

## 裕祿堂人物之二

## 四伯外公

四伯外公圓頭大耳，心廣體胖。一看就知道是有福氣的人。白鬚白髮，我們背地理都稱他為白鬚子公公。正像有些母親嚇小孩子說馬打來了，我們小時候，那個小孩哭或者瞎吵亂鬧，只要一聲「白鬚子公公來了」，誰都會靜下來。我小時候，很守規矩，也很有禮貌；加上我又不是裕祿堂的人，所以四伯外公對我很好，總是笑口常開，走過來摸摸我的頭說：你真乖！這就評定了我的地位。不過我對他仍然有幾分敬畏。白鬚子公公一來，大家都跑開。我雖不跟着跑，也會退開兩步。

他有一個紅色粗繩織的大網。小孩們哭鬧，他就把那小孩網住吊起來。如果再哭，那就吊到樓上的閣樓裡去。看過他網人的小孩們，談虎色變。

舊式的房子，樓上是儲藏東西的，只有一兩個小窗戶。光線既不充足，空氣更不流通。我們常常偷偷地跑上樓去，等如是進入迷魂陣。我們小時候，都是怕鬼的；却又喜歡去那裡找刺激。有一天，我們找到了一盞古舊的玻璃吊燈。燈罩很大，周圍的串珠，每串顏色互異，由一些長形的，圓珠形的，稜形的水晶體串在一起，閃閃發光。我們真是發現了寶藏。有一兩串鬆開了，每人分了幾件。正待起身下樓，突然身後一個巨人發出一聲巨響：「你們在做什麼？」原來是四伯外公。大家嚇得臉青，動也不敢動一下。真是大禍臨頭，只有硬着頭皮挨揍。怎知這次四伯外公却成了佛爺爺，叫我們每人拿一串「滾開」！

四伯外公有間賬房，也就是現在所謂的辦公室。賬房的後房可以上樓，我們還不知道。進入賬房要經過他的睡房。那賬房真正是賬房，因為裡面有許多賬簿，還有一個保險櫃。後房有個小窗，對後院。前房的窗戶對着花廳，白天都沒有甚麼光線前來。書桌上有高腳電燈，綠色的燈罩特別醒目。等閒人是不准進去的。

四伯外公做鹽商，那是大資本賺大錢的生意。他左右兩手可以同時各打一個算盤。而盤結數相同，等於是複校無誤。撥珠之快，有如彈鋼琴。用算盤之前，必須將上下兩橋的珠子撥到靠齊上下兩邊。他不用手指逐橋去撥。拿着算盤一搖，算珠便擺得整整齊齊的，神乎其技！他打算盤的時候，右手還可夾着一枝毛筆。我曾看過台灣珠算協會的學生

會員表演珠算。算盤小，算珠也小，演算固然快捷正確。但總不如四伯外公的雙手齊下，連珠擊碰，鏗鏘有聲，極有韻味。

在除夕夜，祭拜了祖先之後，四伯外公這時簡直成了活菩薩。狐皮袍子加上青緞馬褂，坐在太師椅接受敬拜。跪拜的不是兒孫，便是家人僕役。他高高在上，昂然而坐，連頭也不點一下，泰然受禮。四伯外婆坐在旁邊，笑容可掬。他的長孫隨侍分發紅包，多少不一。每包銅錢一千文，堆在桌上好像一座小山。大廳桌椅，全圍上紅緞綉花的墊子。紅燭高燒，鞭炮萬響（大大小小有一萬個）。這團年夜的歡聚，好像戲劇一般，年年如此上演。年夜飯之後，不是牌，就是賭，通宵不息。我便是在裕祿堂學會了全部賭博玩意。搖骰子，打天九，擲陞官圖，麻將，紙牌，押寶……無不通曉。有時將全部壓歲錢輸得精光，還得掏出自己荷包中的老本來。

過年時節，沒有尊卑，不分大小，百無禁忌。四伯外公四處走走，看看大家賭博。那個小孩輸光要哭起來的時候，他就隨手給他幾佰文。這時候的四伯外公一點也不可怕了。說不定他還站在你旁邊，教你如何下注。

贏錢的，滿面紅光，高據賭桌一角，呼麼喝六，縱聲叫笑。輸了的，霉場場的，慘兮兮的；只希望運氣好轉，撈回本來。我們不僅學會賭，還學會一些教你如何下注的賭博歌訣。賭博是有些邪門的。我記得搖三粒骰子賭單或雙，曾一連出了三十六個單。那個做莊的，大贏特贏；因為沒有一個相信會有那麼多單。像我一樣個性強，不認輸的人，一直在雙那邊下注，堅持到底，直到輸光了事。

這對我也是一個很好的教訓。賭博應該是消遣，是遊戲，而不是為了要贏錢。十賭九輸，贏錢不容易的。每次賭到輸光的時候，想要向人借幾角錢做賭本都困難。大家認為借錢給輸家是不吉利的事。那次連出卅六次單的莊家，他贏得太多，他不在乎借錢給輸家。結果每一個賭輸的人都欠他一大筆賭債。我自不例外。從那年起，我就不濫賭了。過年的時候，我仍然去裕祿堂，和大家一起賭博。如果賭運不佳，我就適可而止，決不沉迷。如此一來，我倒常常成爲贏家。表兄們輸到沒有本錢，我

## \*黃潤岳

照借，我不迷信那些不吉利的兆頭。我始終不忘記賭輸了沒有錢買零食的那種尷尬場面。別人有錢買東西吃，自己白流口水。有人好心分你一點，你就喜出望外。

記得那年去澳門參觀賭場，使我想起小時在裕祿堂的情景。曾拿出兩百港幣，在每一個部門試了一試運氣。結果是全軍覆沒。我原是玩玩的，一笑置之。

四伯外公連麻將紙牌都不打。大概也是過來人，從前做過豪賭客。我的外公年青的時候，正是所謂公子哥兒。吹彈歌唱，種花養鳥，練武打獵，賭博抽煙，無一不精。但是他都只把這些當作消遣，沒有傷身，沒有敗家。在他那個時代，在他那種環境，豐衣足食，了無牽掛。終日無所事事，不尋此事情來玩耍，真是會閒出病來。到我外公年老的時候，每天抱着一部三國演義。不像四伯外公還有錢財要理，每天不能不撥幾下算盤。

大家都說四伯外婆最有福氣。她生了一個兒子，分一半與五伯外婆，就是在五伯外公逝世時做一番孝子。四伯外婆有兩個孫子，小的給了五伯外婆。

四伯外婆可以說是活在她自己圈圈裡。在我看來，她還是滿清時代的人。她有高度近視，可以說是伸手不見五指，她當然不要戴眼鏡。她很少說話，說起話來也是輕聲小氣。我真不知她的日子是如何打發的。

她過生日時頂有趣味，大家向她拜壽，她答古禮一一檢柶：左手握拳，放在左胸前；右手覆蓋左手，上下搖動兩下。我們這一群小蘿卜頭每次看了都忍不住要笑起來。可是四伯外婆實在太好，我們都尊敬她，誰也不敢笑。忍不住要笑，便趕快跑開。

在我離開他們的時候，他們都健在。因此，在我心中所留下的，仍是兒時的印象，深刻難忘。轉眼已是五十多年，我自己也有七個外孫了。我陪他們游水，我送他們上學，我帶他們上麥當奴吃漢堡，我們的關係却是另一種親切。他們的家和我的家，已沒有甚麼不同。逢年過節，只多一個蛋糕。大紅燭、綉花桌圍、萬響鞭炮、開枱放賭，都是歷史上的事了。

## 惘然九行

風雨中我是故人  
來訪  
愕然，你迎接淡然  
一片茫茫  
不見雀躍不見鹿奔  
不見驚喜  
忐忑  
枯坐對視——  
暮殘，一壺茶漸漸冷去……

## 坦然九行

沒有鐵打鋼鑄，周夢蝶說：  
眼淚和笑  
誰用水銀探測冷暖？  
或者觀察縱深，顯微鏡下？  
一切都是捕風：真的假的、瞬息萬變的一情。

世界和其上的一切，  
都要過去。  
一笑，我胸臆大江橫流！

## \*黃子

我能用什麼東西  
衡量空際邊的雲彩  
我能有什麼思維  
密密縫補你遺留的嘆息  
在光亮的夜裡  
我的影子展露  
一襲輕紗  
如何抵制寒露  
我的長鬆垂耳環  
奪目的艷彩人  
搏奪了我唯一眷念的  
你  
你用什麼樣的繆思  
確定山和谷的心  
是實與虛  
你在林中我在城中  
你在山上我在河裡  
如果我張開緊閉的唇  
說  
也有夜晚的太陽  
也有白晝的月亮  
你信是不信

## \*黃河影

## 問

\*陳政欣

\*小說\*

# 人格交易

公司的董事主席從辦公桌後的高背椅上抬起頭。他的視線避開了掛在牆壁上金光閃耀的匾額「現代陶朱」。那是某團運合作社在成立週年紀念時頒送給主席作為該合作社投資顧問的紀念品。就在這匾額下面的個巨大柚木長櫃上，擺滿了一系列高低不一的錫盤紀念品，都是些社團在或是週年或是宴慶上頒送給董事主席的，其中的讚詞以「吾族之光」，「熱心教育」，「現代陶朱」最多。在長櫃內，却排列着各國的藝術古董品。除了幾個是外國公司送的禮物外，絕大多數都是主席在海外公幹時順手帶回來的裝飾品。

董事主席從敞開的窗戶望出去，夜空已經被黑暗淹沒。他感到有些窒息，中央冷氣系統在入夜之後冷意更濃重了。他剛才就特意把玻璃窗打開，讓窗外的晚風吹進他諾大的辦公室。他的辦公室在公司大廈的第十層樓，所以他腳底下的街聲市塵一點都侵不到他董事主席辦公室內的清靜。

然而他的心總是靜不下來。

對面辦公室大樓早已黑黝黝一片，所有的職員都已下班享受一頓豐富的晚餐了吧。而他的公司，正由於明天早上在本市某大旅館的會議室舉行的常年股東大會，所以上至董事主席，下至辦公室的聽差，無不在各自的辦公室內為明天的會議作最後的安排準備。董事主席還得主持今晚九時正的董事局會議，然而這時他却感到無比的厭倦無比的沉郁。白天一天異常的繁忙勞累，這時更覺得對面辦公室大樓的陰影正逐步地擠進窗口，罩蓋了他的前途。他向天邊望去，一窗繁星似乎在微笑，然而，他感到心頭一片苦澀。

明天該如何向股東們描繪公司「燦爛」的遠景呢？該向股東們透露公司正在進行什麼樣的收購計劃，或是向股東們保証，到目前為止，還有不下五間的本地銀行正爭着向本公司接洽要把金錢借給公司，而我們的董事部同人除了請他們吃飯外，還在絞着腦筋向這些銀行特使說「對不起，以後再談」，而同時又要顧慮到不好傷到這些銀行的感情呢？明天，將如何向股東們分析最近一兩個月來本公司的股票一直跌落，並不是由於營業不佳，而是全球性的經濟行勢起落使然？更要如何向股東們解釋本公司的股價目前雖然是只值一元幾角，而倫敦的某證券經紀行的分析却確認本公司股票價值不下於五元呢？當然，明天只要他能向股東們解釋本公司正在私底下與某些公司進行有利可圖的收購談判已經成功，或是某某園坵的建物圖測將在最近得到政府的批准，本公司的股票不難在後日的股市上節節攀升。問題是：所有有利的收購行動都由於某種原因而至使談判僵凍着，所有的建屋計劃大廈發展的圖測更不會在近期內會得到政府當局的批准，而本市內的幾家銀行的董事經理接待本公司董事主席的態度越來越冷漠了。

只有那人，是的，只有那人才能起死回生，只有那人，才能使主席的嘴吧內滾滾地流出光輝閃耀的計劃，只有那人，才能使到所有的收購行動，所有的發展計劃成功，也只有那人，才能使到所有的銀行董事經理在見到主席時張開雙手，熱情地擁抱他，並說「本公司願意以低於市面一般利率的貸款條件請貴公司考慮考慮。」只有那人，是的，只有那人，才是董事主席目前唯一的交易對手。

一想到那人，董事主席不禁把手按在心頭，痛苦地感道，「呵…………」

主席站起來，走到窗口。天上的星星沒有變，它們都像幾年前那樣從高處審視着他。他很想像以前那樣，心如止水平和地向星星們凝望，然而這刻，他却不由地把頭低下來，望向街市上無聲無息地匆忙地移動着的人影車光。

是那人，幾年前，那人從牆壁內走出來，向還是位小職員的主席遊說，要求當時的他慷慨地出售，而主席那時竟答應了那人這場交易。

在跟那人達致交易後的三個月內，還是位小職員的主席竟得到本市內首富的獨生女兒的垂青。在娶得這位千金小姐之後，又在岳丈的扶持下，他一躍而成為本公司的董事經理。一年之內，他三番四次地進行了倒置收購行動，把幾間盈利公司收購進來，再加上幾次大廈的易手交易，及幾場屋業發展的完成，竟使他的公司在短短三年內一躍而成了本國十大公司的第五位，繳足資金也從當年的數額提升了二十倍。他成了本公司的主席，而被華社目為「點石成金」的神奇人物，「現代陶朱」的匾額錫盤更不斷地被送進他的辦公室。

並不是每年公司的營業在主席的主持下都能飛猛躍進。在每年的股東大會前一晚，主席都得向那人進行他倆幾年前講妥了的交易。主席每年的出售都為公司帶來下一年的豐收。主席就會如同交易時所議定的那樣，收到主席在這一年內應得的財富各名譽。這位「白手興家」的主席的私人財產被人估計大約在一千萬到二千萬之間。

然而，在今年的今晚，主席想到就要到來的交易，不禁感到有如心碎的痛苦。主席知道他已沒有太多好出售了。把今年的份量賣了給那人，來年，主席已沒有什麼值得那人收購了。本來，主席滿以為可以就如他們早已協議地避免了今年的交易。然而，這幾個月來公司的股票跌值，及股東們頗多的煩言怨語，主席又得面對無可迴避的命運了。

主席打開辦公室的大門，拿在手上的廁所鎖匙向秘書揮擺了下。秘書會意地微笑着點點頭。在行政人員用的洗手間內，有一間廁所是特別保留給董事主席用的。全公司只有董事主席及洗刷工人才擁有這廁所的鎖匙。

主席在確定別的同事沒有注意到他身影時，即偷偷地溜進行政人員用的那間大洗手間。洗手間內沒有人。主席側耳靜聽，確定沒有人在洗手間門外時，才打開私用廁所的門，心情慌亂地溜了進去。

主席舒了口氣，把馬桶蓋放下。主席撕下張廁紙，抹着額頭上的汗珠時，才想起沒把洗手間的門也給鎖上。

這時，有兩個人打開洗手間的門，走了進來。

「真慘，熬到現在，都要八點了。」是公司財務主任的聲音。

「怎樣，公司的來年預算還未搞妥呵？」董事營業經理那慢條斯理的腔調。打開水龍頭，水聲嘩啦嘩啦地響着。

「就要好了。都是些赤字，真不知明天主席將如何向大會交待？」

「沒什麼好擔心的。主席有的是孔明計。」

「說真的，老李，公司的現金會比去年更難周轉了。」

「呵，每年的情況都不是一樣？沒什麼好擔心的。主席老人家一出馬，明天股東大會上指手劃腳一番，老李，後天公司的股票一定飛漲不可。別的不說，今天我已買進了公司的股票。五粒。一個禮拜後就可放手了。」

「但今天還跌了一角呢！」

「這你就太膽小了。別擔心，點石成金並不是白叫的。主席還有幾下散手，本人絕對有信心。」

說着說着，兩人走出了洗手間。

主席連忙躊躇打開廁所門。他走到洗手間的大門處，把門從內鎖上了。主席的交易可不願被外人頂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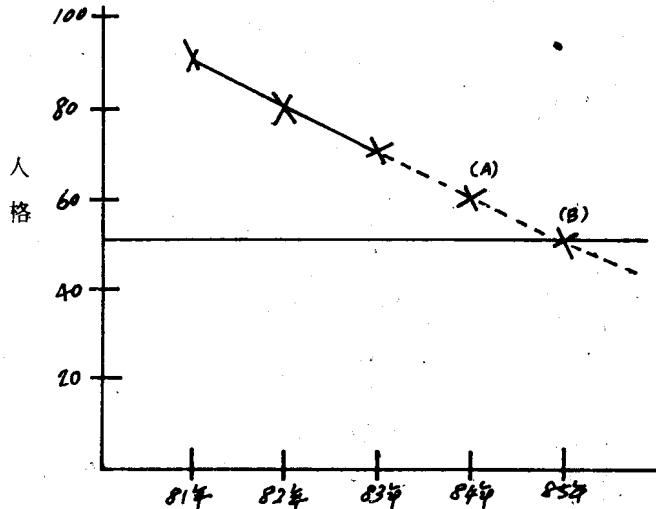
主席再走進私人廁所，把門鎖上後，坐在馬桶上，他直瞪着那白色的門扉，口中喃喃地唸道：「你就出來吧，你就出來吧……」



那人穿過廁所的門扉，那人的身影逐漸在董事主席的眼前出現。那人本來狡黠的笑容，緩慢地和藹起來。他手中提了個黑色的公事包，在董事主席面前腰身坐在空間上。空間一時瀰漫着一股硫黃的氣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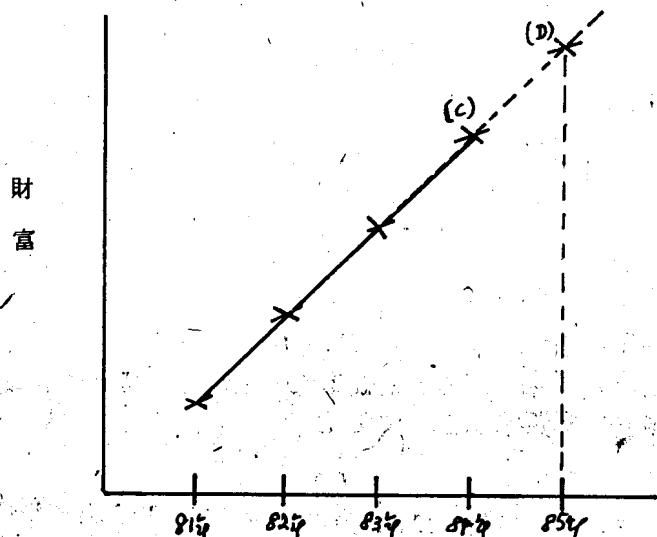
「哈囉，主席，你好。」

「沒有什麼好的。如果好，我也不會要求和你見面了。」  
 「說得也是。股票直跌，股東們都發出怨言了。」  
 「別的不說。我還有多少人格可以出賣給你。」  
 「呵，主席你言重了。不是出賣。是交易，公平的交易，主席。」  
 「出賣也好，交易也好，我都不得不付出。」  
 「其實，人格也不是什麼貴重的東西，這都由各人的觀點而異。」說着，那人從公事包內拿了張圖表。



「主席，到八四年為止，你的人格已降落到六十點。根據這圖表所示，主席你只剩下最後的十點人格是我所代表的公司願意收購的了。你也知道，一個人的人格在我們公司的道德水準中一旦低於五十點，我們的公司就認為這個人的人格已不值得收購了。人格五十點以下的人，街頭市尾有大把。所以總的來說，主席，這將是本公司跟你最後一次的交易了。」  
 「最後一次的交易！天，我已付出了多少的代價。自從跟你交易以來，我本人的信譽一日日降落，本人的道德感一天天腐敗。老兄，幾年前，我會為一句謊言而臉紅，如今，我會不顧廉恥地扯謊。幾年前，我是我太太最忠實的丈夫，如今，我已是有名的嫖客。而你，在我付出了這麼大的代價之後，竟厚着臉皮告訴我這是最後一次的交易！」

「呵呵，主席，可別衝動。你本人的道德感的失落是包括在我們的交易協議中，而且，你看下你的財富圖表。」說着，那人又從公事包裡拿出另一張圖表。



「你看，主席，這幾年來你的財富累積一年年滋長，就以八四年與八一年比較，你的財富已增加三倍不止，而你還能當着我的臉說你已付出太大的代價。主席，根據我們的協議，我已帮你掠取了你心目中的財富。我沒有食言，我拿出財富來換取你的人格，所以別再提代價這課題了吧，何況你藉着財富而得來的名氣呢？幾年前你是不是拿督，局紳？要不要我拿出名譽的圖表來？」那人彎身又想從公事包拿出圖表。

「好啦，好啦。我也不想再看什麼圖表了。我們還是談下今年的交易吧。」

「今年的行情還是跟去年一樣，主席。我公司的行情幾十年來都經受得起世界性的經濟衝擊而沒有漲價。也就是說，你今年的十點人格將使你公司目前在接洽的收購行動中照着你們的獻議完滿地成功。所有今年之內的建屋計劃保證得到政府的批准，銀行將貸款一億元給你們的公司。你們的公司能在今年中期結帳時有能力付出十巴仙的股息及發紅股給每個股東。你本人的財富將照着圖表所顯示地增長。」

「看來是不錯。只是今年我這十點人格賣了給你，而照你所說的只剩下五十點人格了，那麼，明年，以及明年以後，我將如何維持我的公司，我的財富及我的名譽呢？」

「哈哈，你看，今天你的人格還在六十點上，所以你會擔心在失去我的扶持，將如何生存下去。這證明你還有點人性。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好擔心的。看下人格的圖表吧。目前你的人格在（A）點，也就是六十點。到八五年的今天，你的人格將降到五十點的（B）點上。五十點是善惡的分水嶺，一過了五十點，你的人格降勢將大增，也就是說，到那時，你將不會因道德感的約束而大展身手了，你將會扯謊，作假報告，貪污賄賂，行騙。但你也得到補償的。看下你的財富圖表。目前你是在（C）點上。到八五年止，你的財富將沿着這直線升到（D）點。八五年以後，也就是你的人格跨越了人格五十點的界線後，你的財富增長趨勢更挺直上升，你將會更加富有。」

「你不會在騙我高興吧？」

「什麼騙你。這是事實。看下你周圍的大公司，那一個不是由於我的人格收購交易，把那些董事主席的人格落到五十點之後，他們才能在沒有道德感的約束下膨脹起來。告訴你，只要你跨過五十點，只要你把那不值分文的道德感拋棄，你將會發現你無往不利，你將成為真正富有的商人。你的公司將更進一步地擴充。」

「

「這麼說，以後你不會再來了？」

「再來作什麼？你的人格已降落到五十點，你的人格已不足以取了。我得再去找別的賣主，我公司的人格收購營業還得繼續下去。一旦落到五十點，我的公司將會很放心，你及你的公司無論如何都會設法生存下去的。」

「這樣看來，我似乎沒有什麼好選擇了。」

「是沒有什麼選擇。其實，你還選擇什麼呢？把你的道德感拋棄，把你的人格降低，你的前途你的財富將更加豐裕。」

「好吧，就這麼交易了。你將照你剛才所答應的事項執行？」

「我將會執行我的允諾。好吧，我得走了，以後好自為之，主席。」

「等一等，在你走前，可不可以告訴我，你的公司是什麼公司，你收購人的人格作什麼用？」

「告訴你也無妨。世界上有『正』神有『負』神。而我的公司是由『負』神們集資而組成的。我的公司的目標就是以人間所謂的財富收購換取人類最寶貴的人格。『正』神常自誇人類的正氣將永恆不朽。嘻嘻，當我們『負』神公司把領導人類各區域的領袖人物的人格以財富收購下來，把所有的人的人格貶降到五十點以下，再看看那些以道德家自命的『正』神將如何去領導人類走向極樂的天界。看

這些『正』神又將如何指引人類走向『正途』。哈哈，人格，哈哈，人格………

在笑聲中，那人拿起公事包，穿過門扉而去。

\* \* \* \* \*

董事主席打開會議室的大門。他充滿信心地跨步走進去。

他站在會議桌的上首，把擱在桌上的預算案及報告書推開。他聲音高昂心情激動地向靜坐候着他的董事局莊嚴地宣佈：

「各位董事，我剛得到銀行傳來的消息，銀行集團將貸款給本公司一億元。不久前所進行的收購行動也將會照着我們的獻議完成，所有的發展計劃將在近期得到批准，也將在今年內進行。各位，我將在明天的常年股東會議上宣佈這些消息，並獻議今年頒發十巴仙的股息及一對三的紅股給各位股東。」

所有的董事都歡呼地站起來，掌聲響徹整個會議室。

董事主席雙手一揮。掌聲頓止。

董事主席微笑地向大家眨眨眼。

「各位，我建議大家明早盡各位之所能，收購本公司在股市上的股票，謝謝。」

掌聲再度揚起，掌聲托着董事主席的笑聲在空間四處泛流。歡呼聲震耳。

窗外天空上，星星們從高處審視着人間。

(作者按：故事人物都是虛構，希望不會引起不必要的敏感。)

\* 謝川成

未來

## 時間三題

過去

過去就像一本書  
印刷極不精美  
封面設計太俗氣  
裝訂又不理想  
字粒也不美觀

過去是一輛二手車  
沒有風扇  
沒有唱機、冷氣機  
更沒有自動開關的窗

過去留下許多痕跡  
多被人抹去  
唯一能永遠保留的  
是人臉上的皺紋

現在是過去的歸宿  
未來的淵源

昨日乘柯式印刷機來到現代  
裝載着無數大小不一的電腦  
有人詛咒  
有人歡喜  
人們的眼睛正在開花  
文明、炸彈、一氧化碳  
是這朵花的肥料

現在像被供奉的神  
馬燈、股票行情、千字、福利彩票  
圍繞着神壇  
現代的神太忙碌  
無暇兼顧將被矮平的三保山  
或日愈變形的方塊字

未來在遙遠的那一端  
努力雕塑自己  
努力採訪衆生的新聞  
坐在印刷機上  
編排着資料

孔子、孟子、老子  
胡適、徐志摩、戴望舒等人的照片  
一張一張被翻閱  
他們都顯得蒼老，但不衰老

未來是一朵美麗的花  
有人看了，微笑、領首  
什麼也沒說  
有人伸手摘取  
被花刺所傷  
有人說花的顏色鮮艷，是名種  
有人帶了花瓶  
小心翼翼地  
把花插進瓶裡  
置放在李白總集的旁邊  
努力塑造自己  
未來，你累不累？  
累了就請睡吧！

•人間集•

# 西窗下

\*梅淑貞

房子背東向西，是建築學上最罪不可恕的錯誤。可是我現在住的房子，便是這樣的一間視熱帶的炎陽如無物的建築物。但裡面的居民可就慘了，因為每天七早八早便上班，無福享受到早晨的清新空氣，到下午五點多回到家，整座白色的房子，已被烘成一座熱氣騰騰的大焗爐。即使是關上玻璃窗，又拉上不算薄的窗簾，仍然可以感覺到如狼似虎的驕傲陽光在外面耀武揚威。那些年年月月都寫詩歌頌太陽讚美陽光的青年詩人，如果不是昧着良心說瞎話，便是麻木不仁，不知熱帶陽光是如何殘虐人民的象牙塔份子。

而偏偏我的臥房兼書房，便是永遠的向着西面。吸收了一天的暑熱，等到太陽下山後，那堵牆壁便慢慢的施放熱氣，一直要等到凌晨二時過後，總算才涼快下來。雖然那兩排長窗，是六時許過後便一直都開着的，但連風，似乎也凝固了，掀不起一角窗簾。積極浪漫主義派的歌詞裡的美景：「春風她吻上了我的臉，告訴我現在是春天」，無論怎樣去拼命想像，是絕對不會在荒涼如撒哈拉大沙漠的八打靈找到的。面對西窗將近七年，難怪我「心中的詩意」早已被太陽蒸發得點滴無存。即使連抒抒「西窗下的獨白」之類的牢騷，也是難以達到的，原因是氣候太炎熱了，如果一定要以背東朝西的姿勢坐下來，只有坐着悶到抽筋的下場。

不過，話又得說回來，如果連我這種居住環境尚算寬裕的人都要大吐苦水的話，那麼，至少八打靈有七十巴仙以上的人口，都要找條繩子來上吊了。因我曾經一度，在一間單層排屋裡租了間尾房住了半年，那種熱刑苦況，更是慘絕人寰。所以現在即使在口頭上叫苦連天，也仍有一種脫離苦海的僥倖感。而我無論說甚麼都不會為房子裝置冷氣機的，因為辦公室裡的氣溫，每天只有華氏六十八度上下，已經令我想盡了辦法來保溫，我絕對不想剛從一個冰窖走出來，又再走進另一個冰窖裡去的。既然如此，也只好認命了，唯有從早到晚都在接受着這一冷一熱的折磨吧。

聖賢有云：「天將降大任予斯人也……」，餘下的話是甚麼，相信不必明說，大家也早已耳熟能詳。只是這種飽受烈陽虐待的苦役，是否能訓練出一個能肩負大任的偉人，却是十分值得懷疑的事。且讓我們不去猜估以後將如何如何，單單翻翻此地過去幾個世紀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便足以證明，本地從來沒有產生過任何思想家——因為並沒有這樣的歷史記載。我們甚至可以放心的斷言，在「夏日炎炎正好眠」的情況之下，是不可能做出甚麼驚天動地的事業的。所以，氣候影響人類的文明，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如果我居住的房屋，是坐北向南的倒好，却偏偏天不從人願，是最糟糕又是最沒有頭腦的坐東向西。日復一日，太陽在房子上面走了一個半圓，真的是「此處有夏，此夏不完」，但却把房子裡的人給熱得頭昏腦漲，長日裡總是懶洋洋的打着瞌睡。如果這一輩子一事無成，大可以撇痴潑賴的把本身的無能全歸疚在這一長片西窗上。

從外面來的人，大概都會發覺，吉隆坡這塊盆地上的子民，多數人的臉色都很難看。他們的眼睛是疲倦的，臉上毫無笑容，皮色是黧黑中透着慘淡的黃。心水清的人研究了一番，便可以斷言，那是熱帶的盆地氣候所造成的。一個不慣在外暴晒的人，如果在吉隆坡兜走幾個鐘頭，一定鬧頭痛。可是每天仍然有千千萬萬的人在吉隆坡的街道上奔波，無他，這是為了生活而已。一天下來已經是筋疲力盡，他們的大腦不受心志的指揮，做不成思想家，也是可以原諒的了。

只是在今早凌晨約莫三點，我被隔壁的自動門開啓聲所驚醒，便索性起來喝一口開水，發現房內近窗處一片銀白，抬頭望出西窗，那陰歷十二的月亮就掛在窗檻上，冷冷的、淡淡的，以衿定的神情撫慰着這一堵經過一日暴晒的白牆。剎時間，白天時對太陽的咀咒已經消失了，此刻只剩下對這片月光的感激。以後，我再也沒有因面對西窗便散漫從事的藉口了。

## ●長篇連載小說●

## 茫茫夜

鍾瑜

(一)

建築工地，因意外的工傷，使到場面雜沓得，宛如颱風過後，四處皆是零星落索的支架、鐵樁，和傾圮的泥牆和板牆。各族工人，在未告完成的大廈簷影裡，伸長着脖子，瞪着一雙關切和悲憫的眼睛，看着幾個醫務人員，把兩個分別跌碎頭骨和胳膊的工人，在鮮血涔涔中，由地面昇上救護車。而車扉砰然掩蔽中，一泓鮮血，兀自由車扉的縫隙裡溢出。在救護車猶未開動引擎前，一陣痛吟聲，隱隱傳入衆人的耳膜裡。一個工人，偎在粗糙的屋柱畔，用傷感和哀戚的口氣說：「真可憐哦，他們才上工了兩天！——」旁邊的人，只在陽光如火灼的晃照下，把眉線收摺着。各人緊皺的臉，一下子看來，像駛負着千升萬擔的愁情。

烈日當空，四處都是熱帶常見的，酷熱中夾着使人窒息的氤氳。維持秩序的警員，在揮揚着手中的警棒，把街外簇擁而來的人群，用半權威半勸說的口吻，把人群驅使着，讓出一條路來，讓警車和救護車，一先一後的駛離現場。幾個新聞記者在頻頻攝影，却讓警員不懷好意的，揮揚着警棒警告着。人群把路讓出之後，警車和救護車，亦已輾過塵土漫漫的工地，向街外駛去。警員們也收起警棒，跨着卜卜作響的電單車離開現場。救護車在行駛後，即亮起車脊上的閃光燈。一種說不上悅耳的鈴聲，被按捺得震天價響。噪音、塵影，和伴着引擎的吱軋響，廢氣佈滿一天，把這剛演完悲劇，如今仍罩在肅穆和悲涼氛圍下的工地，襯托得更其的淒厲和愴痛！

工地上的意外，造成的人聲鬨雜，聲音如濤的，傳送到，工地宿舍的窗牖內。這裡熱烘烘的，由鋁皮綴成的屋頂上，罩下使人難耐的熱氣。幾個滿臉滿脖，汗油涔涔的男子，正在喘咻着氣，把眼眶上的眉峰，摃成臥蠶形。他們內心，如燄的噴着怒火。眼瞳內，由於一重迷濛的淚霧，使他們分不清，到底是汗液或淚水，使他們眼瞳內，苦澀得帶點麻痛起來。

幾個工人，群偎在宿舍的窗框上，或門沿邊。遠遠工地，傳來的打樁聲，和工人抬擡的「哎喲！

」聲。街外群車如流的，把救護車的鈴響，淹沒了。工地裡，四隅的雜沓角落，浮現着一副副無神而頹喪的臉孔。工人們在嘆氣和擤鼻子，把胸膈的悶氣吐出來。也把鼻腔內的塵埃，一下子刮盡。大家才像是稍為舒暢一點，在白花花太陽下，在塵埃隱蔽中，重重地吸喫一口熱氣。

「又是折傷了兩個工友，真是一一」偎在窗框上，一個年青力壯，臂膀墳着虬形肌肉的漢子，用沉吟而又沉痛的聲氣說。他的話並沒有說完。只是揮揮手勢，把未完的意思，盡在其中的表示出來。一個靠在門框上，一手持着飯盒，在進行着餚食的工人，岔嘴進來，說：「都是趕工趕出來的亂子。這個星期內，已經有七個工友，被送進了醫院去！」他的說話，引起了各人的慨嘆。每一個人，都想到自己的命運！在這瘋狂頻忙的工地上，幾乎沒有一個人，會相信自己，總有一天不在血濺糜糊中，送進那如墓窖般冰寒的救護車裡！

「這都是，資本家們肇造出來的禍事！」一個噤聲不響，却突然開腔說話的年青人說道。有着一副頑健的體格，和一臉憤世嫉俗的表情。他說話的同時，像是喉嚨受到了痰堵。他喉核搐動了一下，咳吐一聲，順勢向窗外的泥地上唾了一口。那裡正有幾個印度人，在匍匐鋸動着地上的鐵枝。他們像是很不高興的，向窗內唾痰的中國人翻瞪一眼。幾個皮膚晶黑的印度人，渾身汗脂，只在腰圍處，繫了一袂邋遢不堪的布絮。

工地各處的陰蔽處，先先後後，可見到午餚中的工人群，在借着建築工地的簡單設施，一些木桌木椅，和石塊箱籠，在蹲着或坐着的，各持着飯盒或瓷碗，在進行着午餚。在建築工地的辦事樓上，有一碩大的圓鐘，在敲響了一下訊號。這是晌午時刻。天上如矢的陽光，熱辣辣地射向，工地每一沒有遮蔽處。有一棵龍柏樹下，停駐着一輛烏油洩地的發電機。幾個工人在揮着錘子和鑽子在修理。

工地裡是輪次進餐的。這是日班工人，當日唯一休憩的時間。可是，就在午餚的鐘鳴，第一次響起之前，工地裡，就發生工傷事故。兩個新來的工人，在距地逾百尺的所在，把一簇鐵條和木枝，分別揷向頂樓的工地上。由於新工人欠缺經驗，加上安全設施未臻理想，一個工人在前滑了腳，後面的工人受不住激盪。二人同是肩揷着沉重的鐵條和木枝。腳下的持架，瞬間即「噼啪」一聲，電光火石間，在工地人群的驚惶失措中，兩個工人跌破了頭顱和胳膊的，在血泊滲滲中，不住呻吟和翻掀無神的眼睛。場地裡，除了湧起了人聲的叫鬧。就是舉目皆見，無不是雜沓狼藉的木塊和鐵條。有幾輛運送水泥的渦輪車，被下墜的石塊壓碎了。監工的，也顧不得着人召喚救護車。只是在工地上跺腳，斥

罵着周圍的人群。幾個工人在他雷吼的叫罵下，忙不迭的，把渦輪車從石堆中推動出來。在大家忙得昏頭轉向中，警車和救護車，也在塵埃滾滾中，開到工地裡來。騎電單車的警員也開到。街外看熱鬧的人，像潮水似的，把工地周沿密封住。警員在警棒揮揚下，也無法阻止，熱情的圍觀者，把工地的內外，塞得水洩不通。

杜偉良在建築的頂樓上，順着粗糙而猶未綴上圍欄的石梯，一直向樓底下走去。他耳畔聽到，工人們的議論聲和捶胸嘆息聲。一個皺紋滿臉的工人，在半道和偉良碰着了，他說：「又是兩個工友，跌破了頭顱和肢臂。那是第幾個了！——」他沉喃似的說着，人靠在樓隅的粗磚上。嘴上說着，並頻仍的喘氣。偉良在輕覆一下他的肩膀後，對他說：「我們會好好的，和資方辦交涉！——」他說着，人已走落建築物的底層。工人們重重地圍着兩個傷者。幾個人在替他倆做人工呼吸。但做的人欠缺嫋熟，受傷的在半昏迷中，並不住的咯血。那個頭骨跌破的工人，有一副尖稜的臉孔。他臉頰上佈滿瘀血。眼睛在翻掀的同時，嘴唇蠕動了一下，像要說什麼，又說不出似的，在難過中終於全昏迷了過去。工人中有人說：「他，他是活不成了！——」說話的人，顯然得不到別人的同情。他的話猶未說完，已換來了人群中，一雙雙無言而充滿着責備的眼光。

陽光如火的蹂躪着。人們睜圓悲憫和迷惑的眼眼，望向那，一如白色甲蟲的救護車。那車子雖然開抵了現場，但是，掌車的不能肯定，工傷者是否已告死去。他正滿頭大汗的，在駕駛座上，用無線電對話機，和總署方面聯絡。警員正在對監工的錄取口供。一群工人，紛紛搬移着，砸場下來的鐵樁和木條。一片泥牆傾圮後，有幾個工人，正在協力，把埋掩在泥磚裡的拌泥機，重新挖掘出來。那監工的，是一個臉龐銅圓的中年人。他一邊向警員作着報告，一邊斥喝着工人。人在他的罵罵下，正在合力清理地上的雜物。一個渾身臭汗的工人，被監工的罵得臉脖躁熱，他有意地，向地上吐了一口涎沫，然後唇皮蠕動的，暗暗咒罵了一句。監工的向他碌動眼睛，嘴裡咬牙地，迸出聲音，說：「阮坤，你這傢伙！——」那個叫阮坤的，是一個健壯體宏的青年。他滿臉油脂的，刨露着一排白牙。神情極為鄙夷的，對那監工的，斜睨一眼，說：「黃財，你只是一個工地監工，不是資本家走狗！」他惡狠狠地，把話說完，人就鑽往林林總總的磚塊和椿木後。幾個工人，淌着汗噓着氣，感到阮坤罵得頗為痛快，大家在撥運雜物時，也不顧勞苦的，在用手拭汗的同時，臉上透出了一重快意的笑容。

白朗朗的太陽，把黃財的那副，多肉的圓臉，

照晃得爬滿憤怒的筋脈。他喘着氣，鐵青着臉，對消失在工地雜沓間的阮坤，戟指着手勢，罵說：「阮坤，你有種。我總有一天要讓你嚥苦頭！——」可是，他的漫罵，只引來在場工人的訕笑。人們只用不屑的眼光，向黃財盯望着。那種眼光，比罵人還要令人難受。黃財咧齒的「噫」了一口氣，隨意向警員陳報了幾句，就轉身向工地的辦事樓走去。樓簷處懸着一面時鐘。門框處有一工地內外線的電話。黃財一邊用手，揩抹臉上的油漬，一邊在向總機傳話。看他那副焦急和無奈的神情，人們很快就聯想到，他大概在向工地老板報訊了。在他接通電話之後，也許對方在向他斥責或訓示，只見他不住的頷首，並頻頻拭汗的，口中連迭的，說着一連串的「是，是，是！——」

救護車的掌車員，在警員們的協力襄助下，終於接到總署的明確指示。只要工傷者仍有一絲氣息，救護車就要把他們昇進醫院去。在場的護理員，相繼喘了一口氣。他們在烈日下，折騰了整半句鐘。人人的臉色異常難看。他們對掌車的，頗為不滿的瞪眼睛和撇嘴巴。那個車掌一臉顛頽的表情。他命令已昇上帆布床的傷者，快快送到醫院去。人們在救護車開動間，竟看到一縷如絲的血漿，涔涔地自車扉內溢出。一個工人失驚地叫：「那是血，他們的血，一定已流乾了！——」他的話，引起衆人砰然心動的，人在警車和救護車捲起的塵霧中，看到那一絲一滴的血，自近及遠，沿着參差的路面，向街外流去。一群工人，在耳聽着，如招魂似的，救護車鈴響，而吞嚥着苦澀的涎沫，在滿處都是血泊的工地，呆然的站立一刻。然後，救護車的鈴聲，逐漸溶化成，辦事樓上的鐘響。午歇的時間到了。頭一班次的工人，繼續走向炊事間的入口處。那裡早已聚集了一群人。那炊事的，是一印度老人。他支使着，幾個同籍的伙記，把鋁製的飯盒，相繼遞給工人們。有人把飯盒，越過人衆的頭頂，向遠處傳送着。一個中國人粗心大意，把菜汁濺發在一個馬來人的身上。後者嘰咶的吵鬧起來。人衆間一時引起騷動。遠在工地上，不住逡巡着工傷現場的監工，很覺氣惱的，支起一只喇叭筒，向人們斥喝着，他用馬來話，向衆人罵說着：「你們頭班進飯的，要遵受秩序。你們吃過飯，要趕緊開工。工作不能緩慢！聽清楚了，工作不能緩慢。不能偷懶！——」他繼續說了許多罵人的話。在酷熱難當的空氣下，他的話，裊裊的傳來工地的宿舍。那聲音乾澀得令人厭恨。

「他媽的，資本家的走狗！——」宿舍窗框內，枕着一個臂彎起着虬形的漢子。那是年青的工人阮坤。他和衆人一樣，手持木羹和飯盒。在進膳的同時，傾注着工地周沿的景緻。門沿內外，各僂立

着幾個工人。他們大都赤着膊，露出古銅色的肌膚。他們各自擎着飯盒扒飯。屋頂鐵皮上罩下來的熱氣，使他們髮際上冒着汗。汗液如雨的，把他們的臉頰和頸項都浸濕了。有一個因汗水淌進了鼻腔，使他極端難堪地，在打噴。並且把飯粒，和着鼻液，一迸濺灑在地面上。其他工人，在進膳時，不住拭淚，並頻頻的在嘆氣。宿舍外，傳來打樁機的金屬鏗鏘聲。

阮坤和他的摯友杜偉良，在同時注視着工地的景緻。阮坤把飯草草進罷，和偉良二人，不發一言的，用慨嘆代表說話的，相互瞭望一眼。然後，二人對着嘈音和塵埃，逐漸漫騰起來，把遠近的鋼骨水泥，半掩蔽的罩在迷濛的幻覺裡。從這裡仰視整幢大廈，由地面聳向天穹，數說起來，約莫有三十餘層高次。在白雲皚皚的藍天下，隱約可見，一群身繫吊索的工人，正在進行釘綴和燒焊的工作。藍天掩映下，燒焊工事的火花，頻仍地燃起，一簇簇的火球。工人們，在緊張熾烈地，進行着工事。一群工人把鐵條，使用起重機，在半空上移動。幾只雀鳥，在大廈的屋簷上，竄高竄低的飛躍着。

偉良和阮坤，對工地凝望了一刻後，二人把飯盒擋下，舉步向宿舍外走去。這虛黯的宿舍，廣集着整十個工人。有人飯後，蹲在水龍喉處漱口。有兩個乾脆蹲立那裡，讓水柱澆得渾身通涼。有個工人，在宿舍安置的神案上，虔敬地燃上一柱香。他默默地，合掌向神案上禱告。旁邊的工人，在移步向宿舍外走時，相繼停步來，合掌向神案上膜拜一下。兩個印度人，也隨俗的，合掌的唸禱了一句，然後很感愜意的，側側腦勺，向宿舍的門外蹭去。不知那一個工人，用中國話禱告說：「求老天爺保佑，大吉大利，平安和睦！」在神案的周沿，掛滿剪貼下來的明星照片。也有精緻的裸女畫片。其它的是，各式工地通告的字條。也有一些激烈的標語，如「打倒資本家的剝削，打倒英殖民地主義的醜惡統治！」

偉良正步向土地時，不知那一個工人，在他的身畔，用憂悒似的口氣，說：「又是折傷了兩個工友，都是拼命趕工，趕出來的亂子！」偉良回身眺望一眼，是一個高瘦個子的工人。他和偉良相距逾三尺，他沉重的呼吸聲，幾乎使後者清晰可聞。偉良身側的阮坤，豎着眉，用相詢的眼光，瞭望着他。顯然，他是企望瘦個子的工人，繼續說下去。那工人搖了搖滿淌汗脂的臉龐，語調淒苦地說：「我認識其中一個。他是我剛荐來工地的勞工。可憐呵，他在外地的故鄉，還有他的妻子和幾個嗷嗷待哺的孩子。」這瘦個子的工人，說着向乾燥的地面上，唾了一口酸澀的涎沫。四周的熱浪，使人說話時，都感覺到喉腔刺痛。

「真的是一齣悲劇。上個星期，兩個馬來人跌傷了腳脛，到如今還是躺在醫院裡！」另一個工人說。這裡是工地的貯物場。到處可見聳入雲宵的起重機、打樁機、吊索機。也有如蝸牛狀的拌泥機和堆土機。一群泛身油汗的工人，在嘴裡哼着勞動的「哎喲」，把一輛輛載滿磚塊和水泥的獨輪車，死力地推向大廈的鋼架處。那裡有一凌空而上的升降機。人衆合力地，把滿載磚塊和水泥的獨輪車，往高空二十層次的大廈運去。一輛獨輪車，在升降機內不住搖晃，把水泥如漿水似的，潑向地面。這使到地面上的工人，相競走避。監工的，在遙遠的所在，通過喇叭筒，力歇聲嘶的咆哮着。工人們在連監工的聲斥下，人人不免神經緊張的，手上的工作，兀地裡勤快起來。

偉良和衆人，一起搬運着各式鐵條，由履帶運輸車，送到地基周沿的凹槽裡。偉良默然的表情，引起阮坤的不解和不滿，他說：「你為什麼一直不吭聲呢，偉良。你是勞工代表嘛！」說着，他望向半空的鋼架。在安全欄上下，可見到工人們在燒焊或髹抹水泥。偉良稍為緩了口氣。他是個方形臉龐的青年人，有一雙稜形充滿神采的眼睛。肌膚上有些微的汗斑。但健康的活躍力，使他看起來，橫溢着生命的動律感。——他把臉頰上的汗水，輕拭了一下，說：「我們，明天早上，將聯袂向資方提辦交涉。我們不能，因為不分晝夜趕工，把工友們的性命，都完全罔顧了！」說着，偉良把目光，專注在那冉冉而升的升降機。那裡曾經發生，多少椿意外哦！他一下子，回憶起幾個中國籍工人，因為升降機的吊索不穩，在一陣驚天動地的顛盪中，把他們全甩拋在半空外。幾個工人都墜在工地的支架上。有人跌破了相，連鼻脊都跌得歪彌。在醫院裡，用氣管幫助喘息呼吸。有兩個在急救後，旋告氣絕。有三幾個斷肢折腿的，留在醫院病房裡呻吟。

「勞工賠償的事，一直沒有交涉清楚！」阮坤把百來斤重的鐵條，狠狠地攬在運輸車上。他發牢騷時，原來那凹凸有緻的臉相，看起來更形稜角突現。他眉額上一工傷後的疤痕，使他看上來，完全是一個，在勞動火煉中成長起來的年青人。他比偉良略年長，但體格比後者宏偉。特別是他的虬形臂肉，不時在顛躍間，反映了他衝動豪邁，而失諸於魯莽和輕率的性格。但他篤誠正直的品性，却是偉良所稱道的。雖然二人觀念上時有矛盾。但彼此在激動過後，都能很快的諒解對方，和接納對方。

偉良一時停下手腳，眼望向工地的入口處。那裡灰埃漫漫地，被一輛疾馳而來的，高大轎車所吹湧起。那轎車嘎然地，在工地辦事樓前，停佇了下

來。偉良把一只手，輕按覆在阮坤的肩背上，說：「我們一定要交涉清楚的，阮坤！」後者只是不能盡意的，揮揮手，作一個「天知道」的表情。偉良苦笑地一笑，把眼睛瞭望向工地辦事樓，那裡塵埃漸然廓清。火燙的太陽下，伴着轎車的喇叭聲，燥熱的空氣裡，使工地遠近的人。不期的，都把眼光，投注在轎車上。——這時候，午憩的時間，已完全過去了。工地不論地基層或高空支架上，都是忙碌運作的工人。地面上，只有那跺腳，咒罵着工人的監工黃財，在指手劃腳的，指令着幾個戴草笠的工人，在工傷肇事處，用水龍喉噴濺着地面的血漬和穢物。工人們淌着汗、含着淚，把工友們的血，和着泥巴，向草葉隱蔽下的陰溝裡冲去。那黃財的監工，在轎車的聲響後，很快就踏步上前，用畢恭畢敬的態度，把轎車的門扉拽開。他用一種詭笑和奉迎的形態，對車內的人，半佝腰的討好和迎迓着。天鵝下來的陽光，把那從車廂內，冒浮出來的頭顱，泛照得熠熠生輝。那是一個濃眉大眼，身著華服，口銜雪茄的中年男子。他全身鑽出車廂後，揮手示意司機，把轎車往一旁停佇。他昇然的站在辦事樓前，那姿態宛似一個君臨萬物的先生。他濃濃的眉倒豎，用凌厲的眼光，瞪望了一眼，那不住向他哈腰和作揖的黃財監工。那中年男子重重地噴了一口雪茄煙，後者惶恐不逮的，連忙上前，向中年男子擺動手勢，在解說中並頻頻皺着眉。好像要傾盡內心的委屈，要求取中年男子的諒解與同情。

「那人是金老板哦。他怎麼回事了，是向黃財監工的，發脾氣嗎？」一個工人一邊攢動鐵條，一邊絮說着。四周的人，都好奇的紛紛說着。有人看到，中年人——金老板，正狠狠地擲下手裡的雪茄，向黃財斥罵着。後者一臉青白的，把頭顱垂在胸脊前，讓汗水沿着下頰，掉向地面。「那黃財，真的是一條狗！」阮坤唾了一口涎沫，磨了磨牙說。「這傢伙見到主人，就是這麼的一副可憐相！」——說話的是印度人，他說的是馬來話。其他的工人，在滿腔愜意的趨使下，人人都豎起姆指，在表示着黃財的活該。偉良稍為移步，站在大廈鋼架的陰影下，向工地辦事樓的方向眺望着。

工地辦事樓前的凹坡下，紛陳的堆疊着，林總的鐵樁、木條、磚瓦和鐵絲網。所有在工傷事故後，現場的雜亂，一直沒有整理停當。在一座傾圮的支架下，仍然可見，幾輛被壓破了鐵皮的剷土機，被泥屑和木塊掩埋着。一點點殷紅的鮮血，仍然沾滿在周遭。兩條不知從何而來的野狗，悠然地徜徉其間。偶歇間還吠喊幾聲。——金老板踢動一下腳下的泥巴，用充滿勁力的手勢，戟指着黃財監工，厲聲地喝罵着：「你這飯桶、蠢材、混蛋！」——後者只是低垂着頭，用微弱的聲氣，在說着「是，

是，是！——」說時舔舔乾燥的唇，把所有的屈辱都嚥向肚子裡。

金老板罵得興起，猛然抬頭，看到高層的建築上，有幾輛獨腳的手推車，不歇把濕淋淋的水泥，自升降機的板縫裡，淌洩到地面上來。工人們也沒有誰對它搭理，只是稍作仔腳，眺望一瞬，即行各自忙着自己的工事。——金老板暴跳如雷的，指着黃財監工臭罵。後者在受責時，側翻起腦勺，對高空上的工人，惡狠狠地瞪弄眼睛。上面的工人，宛似存心逗趣，不住把水泥漿，如水滴似的濺向地面。在水聲漸漸中，伴着而來的，是金老板的震天咒罵聲。

工地裡塵煙密佈時，金老板大發雷霆時，却見一輛腳踏車，自嘈雜的街市外，蹣跚踏駛而來。那車上是一個，身著黃褐制服，頭戴環圓草帽的中年人。他騎駛的腳踏車，染着一種特異的色彩。一望而知，那是本市市政局的工地安全稽查員。他一言不發的，把腳踏車靠在一棵低矮的槭樹下。手裡擎着一本記事冊。他在金老板和黃財監工的身畔走過。他也沒有說話，只是機械似的，勾勒一下笑容。然後，專注的眺望着高空。那些自升降機灑落下來的水泥漿，在半空，如天女散花似的，星散在工地上的周沿。稽查員在皺眉間，也被濺得一頭一額都是。他輕舒了口氣，走步避入大廈基層的簷角下。他一邊嘀咕着，滿臉怨怒的，對金老板和黃財監工瞪眼睛。金老板倒滿不在乎的，重新燃上一根雪茄。他在吮煙的同時，斜睨着眼睛，望向那略帶拘謹的稽查員。他身畔的黃財，則在不住淌汗中，對稽查員露出詭訛式的微笑。

稽查員在工地環走一匝，已不覺來到偉良阮坤等人的身畔。他是個身裁矮小的人，在看人的時候，不免抬高眼線，自草帽沿盯望着人。他對衆員工說：「你們勞方的代表，是在這裡嗎？」——他說時，腳下偶然失慎，踏落一個深陷半尺的泥坑內。他身子一個踉蹌，全身失却平衡。在訝然驚叫中，他被迅速上前，把他扶着的偉良，攬持着，靠在大廈的鋼架下，微然地喘息。汗水如流的，把他滿臉頰，都浸濡得油油滑的，宛似一個滿臉掛淚的人兒。

「我是勞工署的工地安全稽查員。我要見你們的勞工代表，叫什麼？」中年稽查員站穩身子之後，一邊喘息着說，一邊在翻檢手上的記事冊，他還不曾續說，偉良已自行報說：「杜偉良，是我！」他說着，聳聳肩，對稽查員添說一句：「很抱歉，剛才使你受驚了，稽查員先生！」偉良的語調，充滿着歉疚和慚愧。在他身畔的阮坤，則微有惱意的說：「其實，偉良你不必歉疚嘛。這裡工地上，所有的安全設施，都應該歸由資方負責的！」

一」阮坤說話時的音調，提得很是高亢。他的話，很引起工人們的同感。人在細密地議論着。這使到偉良，略有窘意地，對稽查員攤攤手勢，報以一個尷尬的燭笑。

稽查員帶着感激的笑意，對偉良說：「我很感激你扶了我一把。這個窟窿，實在也是害人的！」他說着的同時，抬頭環顧了高空一匝。起重機把各式磚瓦，運向大廈頂層的屋面上。有幾個工人，十分驚險地，用吊索環繫着身子，在大廈的高牆上，鑲嵌玻璃窗鏡。工人們在工事運作間，不經意的，把各式散碎的洋灰和泥屑，都滾向地面上來。在工地的不遠處，有一臨時搭綴起來的毛廁。泥屑傾洒在廁棚頂，激起陣陣的錚綜聲。

「這裡，太不講究安全設施了！」稽查員喃喃地說。這時候，地基層的工人，大多已聚集在一起。他們半圓地，把稽查員和偉良、阮坤，圍圈起來。他們外圍的人，正在唧唧地，相互在交談着。有人比劃着手勢，在說：「咦，金老板走了嘛！」人們隨着說話，眼望向塵影蔽天的遠處。只見金老板已讓他的轎車載走。車子輾過泥路時，發出「吱嘎」的碰撞聲。黃財監工的，則在路畔上，用半佝腰的姿態，把轎車自工地上目送走。在車影沒入市衝後，他才機械式地，把身姿扳正。然後，自他淌汗的圓臉上，露出猙獰和怨毒的神色，對四空的工地建築物，惡狠狠地瞪望幾眼。他最終，把目光傾注在，地基層的人群上。那裡的工人們，正在聆聽着，勞工署代表的稽查員，對工人們提出訓諭。但工人們無法平抑情緒。有人用中國話說：「一定要罷工，和資本家抗爭到底！」不知是誰，用馬來話說：「要徹底賠償，不要管他媽的勞工法令！要對死去的工友負責。否則，我們三天後罷工！」「要，要罷工，要和吸血的資本家大鬥爭！」不知那一個工人，竟然無來由的，喊起口號，說：「打倒英殖民地主義的勞工法令！」也許他說得不倫不類，引起了旁人在怔忡間，感到了突梯的哧笑了起來。

「各位工友，我們要從長計議。一切，都要按勞工法令辦！要和資方，追索賠償，是我們應該和必需做的。但我們，要從大處想，不可魯莽。輕率罷工，會拖累數百工友的生活！」說話的是偉良。他滿身都是塵垢和汗油。人站在一塊稍聳的石墩上。他說的話，引起了工人們的鼓躁。有人大表異議的說：「我們連迭傷亡了十幾個工人，資方連起碼的撫恤金，也不會發下來。我們是求生活的，不是賣命的！」緊接着，工地上又是話嘈不休的議論聲。「為什麼，要讓我們二十四小時，輪三班工作呢？我們是血肉之軀，不是鐵人嘛！」在衆人聲訴當中，有人跺腳，兼洩恨似的，把工地

上的塵土，踢得冉冉飛揚。遠處另一地基上，傳來鏘然嘹亮的打樁聲。打樁機在往高空，不歇的噴冒濃煙。傾卸車正把大量的洋灰和沙礫，往基地裡填去。工人們在烈日下淌汗，有些戴着竹編帽，偷空靠在樹蔭下，人人滿臉乏倦的，不住打呵欠。

阮坤在向稽查員聲訴說：「二十四小時內，輪兩班次工作，是對勞工階級的虐待！我們只能有八小時的時間，休憩和做個體的私事。而我們，連基本的安全保障也沒有！資方甚至不供給工業鋼盔、工業安全鞋，我們在高空上工作的工友，先後已跌死和跌傷十幾人！」阮坤在說得激動時，揮揚着充滿力量感的臂幹。他激昂的表情，感染了從旁的工人。人在吞嚥着涎沫，人人都有一種嘶喊的衝動。人人都滿眼眶，漫騰起無形的怒燄。有人在痛楚和疲乏的呻吟中，咬響着牙齦和緊捏着泛着青筋的拳頭。

「我們連基本的醫藥福利也沒有。我們住榻的宿舍，連狗窩也不如！膳食也差得很，只能有簡單的飯盒！」伸訴的人，是一個中印混籍的工人。他的中國話道地的好，只是說話有點結巴和口吃。他乾瘦的臉膛上，嵌着兩只佈滿紅絲的倦眼。也許睡眠的欠足，使他在翻掀眼皮時，露出無可形容的疲累感。他說完之後，剛好偉良站在他的身畔。他向偉良瞪弄着失神的眼睛，後者充滿體恤和同情的，用手拍撫一下他的肩膀，說：「很快一切都會解決的，我們一定要爭取到，最大的勞工福利。我們明天，就要和資方，開談判會議！」他說到最後，聲音竟兀地柔弱起來。

「談判有個屁用，偉良。我們就在會議桌上，浪費了太多的時光。結果談呵談的，在談判中，我們活活跌死跌傷了十幾個工人！」阮坤豎起眉，對偉良半怨懟的聲訴着。他的話，引起了大群工人的同感。他們爭先恐後的要發言。在衆議滔滔的架語中，偉良臉龐熱辣辣的，用手相互交搓着。他像惱恨自己似的，牙齦咬得緊緊，用低沉的哦吟，表露出自己內心的痛苦和掙扎。他正沉沒在愁愧中，阮坤伸出他肌肉起虬的臂幹，用起繭的閻掌，按覆在他的肩膀上。他抬眼望向這個比他年青的朋友。後者線條有緻的臉門上，露出一絲歉疚和難堪的表情，他說：「不要見怪我，偉良！我說的話，也實在過重了！」他說罷，長長地哦嘆一口氣。那種友誼和諒解，很快就在二人心園內，開綻出花朵來！畢竟是老朋友哦！那種體諒和瞭解，是經由長久友誼，所培植出來的。

偉良頷着首，舔舔唇，用摻着嘆氣的口吻說：「只不過，我們當初和資方書立了契約，合約上訂明，我們是不能對工作輪配，發生異議的！」他的嗓音裡帶着無奈。可是，在場的工人，鼓躁聲

益加高漲起來。有人說：「是我們上當了，我們看不懂那些條文！」另外也有人說：「那契約是英文定立的，我們根本就看不懂！」這次，輪到阮坤高揚着手勢，用撫慰的口氣，對衆人說：「大家少安毋躁，我們要聆聽勞工署的代表，要向我們提給什麼指示。我們很快就可以決定，明天將要對資方，提出怎麼樣的要求和調整！」在場的人，不知什麼時候，已把半片工地，圍堵得水洩不通。隣近地段的工人，也聞聲而來了。有些手裡，還擎着錘子、起子、電鑽或燒焊器。有幾個甚至還是女的。她們肩上挑着籃筐，上面堆着鬆軟的泥土。有一個老婦人，背上還捎着一只竹簍，上面裝載着，黑森森的，炊事房準備使用的煤炭。

工地周沿，不下七八幢大廈，在趕着髹泥灰和打地樁。地樁的敲擊聲，一聲聲地，沉重的敲在人們的心頭上。宿舍裡，一批輪休的工人，也被外面的喧囂聲驚擾了。他們相繼的，半赤着上身，或乾脆光着腳丫，只著了一截遮羞布，就和衆人，一起擁簇在工地上。他們來遲的，就爬攀上大廈的鋼架上和樑柱上，採取居高臨下的姿勢，對被人群包圍着的工地稽查員、工人代表杜偉良，和他的摯友阮坤，專注的眈望着。這時候，隣近工地的工友代表也來了。那幾個漢子，由人簇擁着，而向稽查員的所在處踏去。工地四周，皆是陽光和塵漫。遠處工地辦事樓的方向。只見監工黃財，在大氣咻喘地，隱蔽在一角，在慌張地撥弄着電話。也許電話不能靈通之故，他頗為懊惱的，在用厚重的拳頭，捶擊着電話機。在他惶張失措的形態間，可見到他仍不時地，用眼梢瞄望着滔滔而來的工人群。人們的怒吼聲，使他撥弄電話的手勢，也不期的顫抖起來。

面對滔滔如潮的工人群，稽查員不免有點無措起來。他嘶着喉嚨，拌着含混的手勢，對工人代表和工人們解釋着。他說：「你們大家都誤會了！我不是代表勞工署，來向你們下達諭令的。也沒有什麼指示，好向你們傳達。我不過是，來這裡稽查安全設施的！我們收到工人群的投訴，加以工傷事故頻仍發生。我們的總署長，要向工人們查詢，到底工地安全設施，夠不夠保障工人們的生命安全！」他內心焦灼着，說起話不免絮叨和混亂一點。可是，工人們都聽懂他的話。大家這才發覺，勞工署派來的人，原來不是解濟他們的困厄來的！來的人，只是一般查詢的公務人員。而他們的工友，傷亡的，到今天還收不到資方的撫恤金。有幾個傷亡工友的家屬，到如今已面臨了斷炊之虞。有一個工人，因為跌傷了臂膀骨，醫院方面，只把他外傷患處治理。草草為他注射和敷藥之後，就打發他回家自行調理。但工人傷的是內骨骼。他屢次央求留醫，都被醫院方面峻拒了。他們的藉口是：醫院方

面的床鋪不夠，護理人員也不夠，凡是外皮傷患者，一概不得羈留醫理！

可是，那個工人抵受不住痛楚，和加上生活陷入絕境的恐慌，竟然恐懼成病的，變成了瘋癲。工人代表們幾經奔走和籌措，才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患者在病院只度過一宵的時間，翌日天濛濛亮時，有人發現他自縊在病院的水浴間。他用扯碎的床單，把自己的殘生就此告結了！

工地裡雖然熙攘着人聲。也看到工人們，在切齒的申訴時，人人都幾乎咬碎了牙齦，在向稽查員，七嘴八舌地投訴着。可是，偉良却獨獨想起那個自縊的工友。那是一個，終生出賣血汗和勞力的工人。一個為社會建設和文明肇造，奉獻出自己半生精力的人。最終，竟然在無聲無息中，被社會厭棄。而用自己的一雙手，了結了自己半生流汗，最終致流血的牛馬生涯。

工人們在喧嘩不休地，要和稽查員提交涉。但是後者不是勞資糾紛的調停者。他只是一個職級低微的工地安全稽查員。他被工人群重重困住，不免內心越來越恐慌。他不歇擺手說：「誤會了，誤會了！你們——」他在燠熱的天氣下，熱得只好把草帽摘下。他試圖突破人牆，往外走去。但是，工人們如湧的，向他推擁上來。他一個神忽，腳下陷空踏下去。那是先前，他幾乎足陷其中，而被偉良及時的攬扶起來。他此際經人群推擁，心慌中夾着迷惘，竟然全身仆倒在泥地上。兩只腳掌端在泥坑裡，深褐色的泥漿，竟把兩只腳掌，深深地吸吮着，而讓他動彈不得。

不知什麼時候起，整片工地的工人，早已在工地的周沿，如群蠻附贍似的，以工地稽查員和幾個工人代表為核心，重重層層地，包圍了起來。許多高空上的工人，和在地窖裡挖暗渠的工人，都風聞訊息似的，從高空撲下，或從地窖裡鑽出來。有些人誤聽傳言，說什麼資方集體解僱工人，或者有人說，工人代表在勾結殖民地官僚，和資本家取得默契，要出賣工人們的種種利益！

惡毒的傳言，不知是工人們自己誤傳的，或是奸佞之徒從中策劃和散播的。總之，傳言如瘟疫、如火龍似的，在工地四周蔓延和燒動起來。大部份工人，經過長時間的，讓殖民地種種無理的禁制，和資本家的大量剝削和吮血，早已喪失了自制和穩定。他們如江缺堤似的，汹湧澎湃的，向他們憤怒的目標撲去。他們相迭地，高喊着口號，說：「打倒殖民地主義的走狗，打倒資本家！打倒一切吸血的買辦階級！打倒——」雖然他們大部份人，並不是很瞭然這些口號的意義和鵠的。但口號叫得高昂和激揚，往往是一種催動情感的無形巨力。人們在集體歇斯的里中，有時會被口號，催眠得變成一群凶

獸和狂徒！

這工地上的一群，就是被口號所麻醉，而變得，每個人心中，所噴放出來的，無不是如濃焰似的火花和熱浪。人人都像着了魔一般。在捶胸的聲響中，在裂肺似的叫嚷中。他們齊齊地，高喊出了一句響徹雲霄的：「我們要罷工！」不知道是否出於響應，附近工地的工人，也在他們的工地上，扯動了一連串的笛鳴，聲音「嗚、嗚」地，帶着一點淒涼和恐怖的，在高空的白雲下，裊裊地升騰或擴散開來。更遠的工地，也有工人在扯動他們的笛鳴。「嗚、嗚——」悠揚地，在方圓半里的工地上，一起一落的傳遞着。天上飛掠而過的鴿群，也相驚的拍着翅膀，向城市盡頭的一脈青山馳去。

偉良眼看着，工地安全稽查員，在如萬馬奔騰的工人腳踩下，變成一具蟄匐在地上的泥人。他的草帽被踐得扁塌。人翻仰在地上，在陽光和塵土的飛揚下。在人們裂帛似的嘶喊中，在用他微弱的聲氣，在呻吟着。人群在激昂的口號下，每一個人都切齒得扭歪着臉。他們把內心的憤懣，如火山爆發似地，共同喊出了彼此的心願。他們嘶喊說：「要和資本家算血賬！要罷工，要抗爭到底！」人群在喊叫的同時，少部份激越份子，開始動用蠻力，把幾輛正在操作中的履帶運輸車，硬生地推塌下來。一群工人，在驚訝和歡呼中，眼看運輸車和運載着的鐵條木樁和磚瓦，紛紛地，傾倒在深凹黝黑的溝槽內。人們在躍足和鼓掌的同時，溝槽內湧起了一重塵氣，在溝底下，有幾個走避不及的工人，在發出惶惶不堪的呼救聲。

場面已一發難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混亂和災難。工地四周，一迭連聲的，扯動了互相呼應的笛鳴。所有工人，粗算起來，幾近千人之衆。連附近工地的船頭工人，也相應的，奔走過來，支援同屬勞動階級的工友兄弟。有幾個頭戴工地鋼盔，滿臉油汗的工人，不知那裡豎來了一片旗幟，上面用鮮紅的漆液，寫着「支持工人兄弟，努力抗爭！」另外，有人用黑漆，在大廈粗糙的泥牆上，寫着如斗的大字：「徹底的打倒吃人的制度，吸血的資本家！」

太陽像被地面，如吼的人潮擋住了。一叢烏雲，把強烈的陽光篩隔住。大地上，被灰黯的雲影覆罩住。一陣極其罕有的涼風，自天際撲下來。把工地沙場上的泥礫和洋灰，吹蕩得四處皆是。工人們在一種催眠似的鼓動下，正在推倒一輛高聳的起重機。幾個激動的工人，在起重機上繫了繩索。然後，由一群臂膀粗厚的工人，在聯手把起重機拽倒。在人群中，有人警覺地，在大聲呼喊說：「那不行，太危險了！」可是，說話的人，很快就被人推開。一群充滿仇恨和衝動的工人，用嘶啞的聲音

說：「把這工地徹底砸破了，我們也不要幹了！」他的話，引起了衆人的響應，說：「不幹了，不要替資本家賣命了！」然後，是工人們在高唱「國際歌」中，一座高聳的起重機，就讓工人們協力拖拽下，在灰黯的雲影裡，搖搖微顫中，終於「轟隆」一聲，在冒着如菌狀雲的塵影下，終於如一具巨人被戮似的，橫陳在雜沓狼藉的工地上。

事故已越來越擴大。人們的歡呼聲和洶恨後的呻吟聲，此起彼伏的，在工地四周迴響着。工人們，一部份已動手，撕碎工地周沿的「安全第一」布條。也把各式，張貼在牆面上的「工地通告」和「工地規則」，一把勁地撕得稀爛。一面工地的旗幟，被人撕成碎片，自高層的大廈上撒下。碎片裊裊地自空而降，看去宛似是，漫天的花絮，在太陽光逐漸轉亮時，伴着陽光而廣披到人間來！

可是，人間在這一瞬間，幾乎瀕臨了地獄的邊緣。——偉良被人群推擁得，頭暈腦脹，而六神無主。他早在人群如狂潮地湧來時，被人推撞在一根鐵柱上，而頭額沁血的，匍匐在泥地上喘息。他的耳膜裡，一直嚙嚙不休地，頻頻聽到，工地四外，如樂音節奏般的笛鳴聲。也聽到，許多他感到意義模糊的口號。也聽到有人說：「我們搞罷工。可是，我們生活怎麼辦呢？」說話的人，語音裡帶着疑惑和憂愁。另外有人說：「怕什麼？大家有飯一起吃，有粥一起喝！」接着，又是震耳欲聾的雜沓聲。有人在發着，勞動發勁時，特有的「哎喲」聲，把幾輛堆土車，硬生地推翻了。車輛傾倒在毛廁上，把整排廁棚，堆塌成稀爛。一重難聞的腥臭味，在燥熱的空間盤升起來。

偉良費了絕大的勁力，才把身軀仰立，並靠在大廈的門柱下。他這時候才發現，人們在姿意破壞中，根本也沒有，照顧到工人兄弟的危難。有幾個工人，被傾瀉下來的水泥，掩埋了半截身子。他們鼻沿和嘴沿，都在淌血。他們的輾轉呻吟，根本被滾雷似的，工人的叫吼聲淹沒住。他們唯一能表示內心悵惘的，是那一雙雙無神的眼睛，和那顫抖和無奈的手勢。他們好像困惑，又好像悲觀的說：「這是怎麼一回事嘛，嘅？」另一個工人，在泥絮裡翻身過來，說：「我的臂骨都快砸碎了！」可是，工人群熱衷於運動中，他們誰也不會，一把攬扶那些翻仰在工地上的工友。也沒有聽聞他們的呻吟聲。他們只是如癡如狂的，在起伏的叫鬧和歌聲中，把傾卸車、剷土機、壓路機、拌泥機，砸得七零八落。一株鋼架，被狂暴的人群，死力地推倒地面上。大廈建築物，兀地受震撼而顫抖起來。在人們七嘴八舌的叫嚷中，有一個中年的女工，用失驚的口氣說：「哎喲，會不會把屋子弄塌呢？」她的疑惑，感染了身畔的人。人人都瞪大眼睛

，望着大廈的頂樓。只見細碎的石屑和泥灰，簌簌地，自晴空上撒向地面，但大廈仍然巍峨的矗立着。人們輕喘了一口氣。可是，偉良却同時吐了一口涼氣。他看到工地稽查員，已奄奄一息地，匍在工地一角的泥堆裡，在那裡不住打顛的，口咯血絲。他身畔也有幾個負傷的工人，在淌血在痛吟。

工地裡已被憤怒的人群，用赤手，或者鐵棒和木條，搗碎得面目全非。工人們連自己的宿舍都拆了。有人率先，搶步走上工地辦事樓，把那肥大的監工黃財，活活地揪拿出來。有人用繩索把他縛住，嘴裡在罵着，腳上在踢着，說：「他媽的，資本家走狗、奴才！——」那黃財的，雖然嚇得渾身打顛，臉泛金紫，但他仍搖動他的雙下巴，用倔強的口氣，說：「你們搗毀工地，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這裡是法治的地方，你們懂也不懂？——」他甫說完，已覺眼前一閃，一個人影竄在他的面前，用巨靈似的手掌，重重地摑打了他一記耳光，說：「黃財，你這條狗！——」黃財臉頰上刺痛，心房撲跳不休的，抬眼觀望眼前人。那人站在半圈的人群前，人們都在手舞足蹈的，戟指着黃財在罵。唯獨這人，青年人阮坤，則赤着汗滲滲的上身，交叉着腰，對黃財瞪弄着，那雙令人望之生畏的眼睛。黃財心底裡一陣寒凜。他的膝蓋發軟，牙齦打顛。一種懼意油然而生。但他仍是，強持着鎮定，並碌動一雙稜形的鷹隼眼，說：「呃，原來是你，阮坤！——」他說着時，嘴角已因捱了阮坤一記耳光，涔涔地洩下血絲。

「你這王八蛋，黃財！你平日最愛欺壓工友們！你，你這沒有血性的渾蛋！——」阮坤面對着黃財，後者雖然一若喪家之犬，但阮坤仍然懊惱異常，對他罵着，但又不能盡洩心腔的恚怒。一時之間，也不知道該如何是好。這時候，一個工人上前，拽動一下捆在黃財身上的繩索。讓他向前打了個踉蹌。然後，準確無比地，在他的圓臉上，唾了一口涎沫。罵道：「你這豬狗不如的奴才！你知道不知道，我們受了你多少鳥氣。你他媽的奴才！——」一迭連聲咒罵中，黃財幾乎連胆囊都嚇破了。他臉上的顏色迅速變化，斗大的汗珠，被晴空上的太陽逼洩出來。也被內心的恐懼，逼得大汗淋漓。但他畢竟是老於世故的工地監工。面對着一腔憤懣的工人羣，他仍然強持鎮定的，用一雙銳利的稜形眼，向激情澎湃的工人羣游望着。

街外早已聚集了各族的人群。那些看熱鬧的人，有些是路過的，有些則聞聲趕來。對面新建峻的大廈裡，每一層都鰲集了一些人。他們在議論紛紛中，兼且用好奇的眼睛，望向工地的工人羣。人在揚着臂幹，在大事破壞工地周圍的設施。一節鋼枝綴成的完全圍欄，被工人用鐵索協力拽倒了。圍

欄散碎成細片，「嘩啦」一聲地，倒塌在工地的辦事樓前。鐵皮如箭矢的，把辦事樓的屋頂截破。窗戶的玻璃，則被敲得碎如粉屑。鏗鏘的敲擊聲，震懾得近處的工人羣，臉容都兀地聳動一下。遠處的人羣，全是看熱鬧的一群。他們都讓工地爆炸似的墜物聲唬住了。他們中有人說：「出了什麼意外嘛！是不是大廈被推倒了！——」但是，人們此刻，內心無不存有疑問，根本沒有誰能回答問題。工地的混亂和喧囂，已使人們分不清，究竟工地發生的事，是不是和剛剛兩個工人，由高空鋼架上，失足墜下來重傷有關。人羣中，有一個隣近工地的工人說：「不只是今天跌傷了兩個工人。在這半個多月來，已經跌傷和跌死了整十個工人！——」另外有人說：「報紙上的新聞說，勞工署已加緊查勘工地的安全設施！——」街外因為聚集的人羣，半爿馬路都站滿了人，交通一時堵塞起來。汽車的笛鳴聲不休，人群的議論聲，也如沸的喧騰起來。人群中，有一印度人，戟指着大廈的頂層，用驚訝的口氣說：「看哪，看哪！那高空上的起重機，被人推倒了！——」

隨着人群的互相奔走和踐踏，一聲悶如焦雷的「轟隆」聲，幾乎震破耳鼓的，把衆人的腦神經，都震蕩得麻痺癱瘓。有人用中國話或馬來話，在喊救命。有人被推倒在地，百千只腳踵，踐踏在他們的腰背上和腳踝上。人在叫苦連天中，只感到天地間，宛如被奇災襲罩住了。人們只感到，起重機在墜地的一瞬，周沿的地面，如着炸彈似的震蕩不休。幾棵油加里樹的葉繁，被震得簌簌而落。街對面的新建大廈，也被震波撼得，窗戶玻璃片兀然崩裂。

工地內，起重機如太空巨獸般地，墜地後，散碎成七零八落的斷鐵。在工人們意識到，有人闖下了巨禍時，却耳聞到，不知是誰在哭喊：「哎她！壓扁了幾個工人囉！——」也有人在說：「他們都被起重機的鐵片砸死了！可憐哦！——」在人群中，有人喃喃的祈禱。也有人很不滿意的，唾着涎沫，罵說道：「這樣是不是太過份了！——」這時候，大家才注意到，起重機在下墜時，把半爿大廈的外壁都撞壞了。有人已看到，大廈的牆面上，已露出龜形的裂紋。地基上的鋼柱，已被起重機撞得畸形歪扭。工人中，有人唸了一句佛，也有人鉗青着臉，沉喃自語的說：「這豈不是要闖禍嘛！」這工人還沒有說完，天上已收斂了陽光。一星點如花絮的雨絲，驟然間潑在人們的頭際上。人們兀然間，有點清醒後的惘然感，站立在工地塵土漫漫的土地上。有一個工人，頹然垂下腦勺，在幽幽地啜泣。四周的工人，在呆望着下墜的起重機，把那原本堅固的工地辦事樓，砸壓得只剩幾根鐵柱。辦事樓

的瓦片頓成粉屑，連那報時的巨鐘，也砸得只剩彈簧和繩絲。只是一瞬的功夫。原先大家以為，辦事樓只讓鐵皮戳成幾只洞孔而已。不想，在工人們定睛一看時，在雨點淅瀝的，激醒人們狂亂後的意識時，大家才看到，工地周遭，已呈現一片瘡痍的景象。人們宛似在一種狂暴的發洩後，頓然的感覺到，內心仍然是一種，勝利後的淒涼感。他們看似是戰勝了什麼，但衆人的內心，仍然是充滿，一貫以來的落寞和空洞。他們似乎已「打跑了資本家！」但事實告訴他們，狂野式的奔動，只能益使他們，深感到自己的無助和慘慘！

在幾個工人的痛苦呻吟中，人們緩緩地，把傾壓在他們身上的鐵塊輕移開。一地的血水，在細雨中由濃化淡的，徑向草蔓叢生的暗溝裡游去。大多數的工人，都蹲着或立着，在工地四周的陰蔽處，在迴避着雨架，和借着一瞬的平靜，好讓自己在激蕩中，平緩過來。——工地裡出奇的謐靜。雨點掠過宿舍上的鐵皮，響起節奏起伏的天然樂響。幾只野狗，緩步走過上千工人的面前。在高坡和低坡上下，工人們任由雨絲濺濺的，在發呆他，回憶起在此之前，那一幕暴烈式，充滿血氣的衝動。如今隨着冷雨，和涼颼的風，衆人已由情緒的高潮，滑落低潮。衆人像經歷了一場夢魘，在喘息絲絲中，眼看着，滿地被毀壞的工地器具。也見到，鮮血泊泊地，自受傷工人的軀幹上，洩下而流向泥濘遍佈的工地上。血染了整幅工地。天上劃過了一重電光，各人耳畔隱然地，聽到警車由遠而近，接着是救護車的鈴聲不歇。最後，大家甚至，聽到鎮暴車，發出如吼的巨鳴而來。大地上巍然而動，彷彿在面臨暴風雨前，不覺的打着寒噤，渾身泛起痙攣似的疙瘩。

偉良全身刺痛的，用掙扎的步勢，走近幾個受傷的工人旁，用手輕撫了一下他們的肩膀，以關切和同情的眼光，向他們瞄望一眼，然後含糊的說着：「只受了點輕傷，不得事的！」說着，像是撫慰別人似的，他揚了揚自己的手臂，逕自說：「看嘛，我也一樣，臂膀在淌血！」他的臂肘處果然洩着血。殷紅的血水，順着指尖滑向地面。天上的雨，如箭的撒向地面。那裡，躺着已傷折了腿骨的工地稽查員。他吃力和吃痛地，費着絕大的氣力，把滿沾着泥漿的軀體，一拽一瘸的，爬向稍為乾燥的大廈屋簷下。四處的人，但竟沒有一人願伸手攏扶他。

偉良在警車救護車鎮暴車，在隔着遼遠的空間，向這寂寥和淒愴的工地裡送來時，他正越過蹲立在高低坡上的工人群，向被臨空圮下，砸壓得粉碎的工地辦事樓走去。雨點把工地撒成滑溜溜的。人走在上面很不好走。但偉良攀持着工地的木欄和鐵

枝，在一簇工地運泥車之後，終於來到了，滿目凌亂和敗毀的辦事樓所在。他的腳，正好踢在那盤圓的廢鐘上。一種叮噹的聲響，在殘破的機栓內鳴響起來。那聲音突兀而其來的，有點突兀和滑稽的，在細雨飄飄的工地上，裊裊地盤升起來。所有的人，包括偉良，都讓這本已死亡的巨鐘，突然又頻鳴起叮噹響，感到特異，而又錯愕的，猛然吃了一驚。衆人在喘息頻仍中，漸漸聽到，鐘聲倏忽間，轉化成嘶響的警車鳴響，接着，在混濛而崎嶇的工地上，兀地駛來了兩輛警車、一輛救護車和鎮暴車。鎮暴車是通身髹紅的。在它高聳的車頂上，站着幾個持鎗，而英姿爽颯的專加兵。警車和救護車，在開抵現場之後，笛鳴聲仍然不絕於耳。

工地裡狼藉的，四處都是受搗毀後的建築器具。一輛被推翻的傾卸車，重重地砸碎一輛抽水機。一條參天的水柱，自地面洞破的喉管裡射起。水柱在半空，綻成一叢水瓣似的，遂又隨風星散，撒在工地所有工人的臉門上。偉良好像意識猛地被激醒了。他摔摔腦勺，讓自己的視線，順着人群的踪影，逐個去搜索他的好友阮坤的下落。剛才在如燄似的工人吼喊中，他聽到阮坤在力斥着監工黃財。前者聲斥中，還把後者揮打得哀嚎不休。他的耳際，彷彿仍餘音裊裊的，聽到阮坤如爆炸的噪音，在斥罵着黃財：「你這條狗，黃財！」緊接着，是工人們的雜沓叫罵聲。有人好像在揮動着鐵鏟和銅錘。有人持着木棍揮舞間。黃財的哀吟聲，在雨勢漸濃的工地四外，漸次的傳揚開來。偉良那一瞬，突感到胸臆繫塞的，頭腦裡一陣暈眩。在人群拼命搗碎工地設施，和各式「打倒」的口號中，他似乎聽到阮坤，在率領着工人，在齊唱着鬥志昂揚的「國際歌」。也不知是誰，在高喊着無關痛癢的政治口號。有人在喊說：「工人階級萬歲！」風雨在口號響徹雲霄後，猛然地來得更烈。偉良在暈眩恍惚間，好像還聽到，受傷呻吟中的黃財監工，在痛呻吟中，仍掙扎着對阮坤和工人群斥罵着：「你，你好，阮坤！你煽動工人暴動。你，你！——」他還沒曾說完，已有人掄起鋤頭，對他罵道：「黃財，你這條狗！是你協助資本家，來欺壓我們工人！是你該死，狗！——」有人磨拳擦掌的說：「他這條狗，為資本家鑽積冤孽錢，把我們的福利金，刨刮得一乾二淨。要我們二十四小時趕兩班工，是這條狗構想出來的！——」不知是誰，衝動得嘶喊着說：「乾脆，把這條狗的腿，給打斷了！——」在沸騰的叫嚷中，只聽到黃財呼天搶地的，跺腳哭嚎着！

——偉良踢動着工地上的泥濘，越過不平的坡道，終於來到，工地一隅的洗澡房畔。他見到，一群工人蜷縮着身軀，蹲着或立着，在洗澡房外，周

圓半徑搭起來的木棚下，暫避四襲的風雨。他看到，阮坤赫然地，偎靠在木棚的支柱上。他臉龐鐵青，頸項上淌血。一身雨水代替了汗濕。他喘氣中緊握着拳頭。兩只眼睛，凝神專注着朝他而來的偉良。二人在風雨中，隔着如紗的雨幕，在向對方盼望着。偉良被寒冷衝擊得兩肩發抖。他對着這個滿腔憤怒和熱血的朋友，不禁無奈而傷楚的，叫了一句：「阮坤呵！——」可是，後者表情僵硬的，仍然捏着拳，把嘴紋繩得緊緊的，用呆定但却充滿力量的眼睛，望向偉良。也望向工地外，風雨瀟瀟的天穹下，那幾輛如怪獸的警車救護車和鎮暴車。車輛的笛鳴已熄，但各車輛都亮起照明燈。一個英國警官，在戴着雨帽披着雨衣，指揮着幾個印度警員，把幾個受傷的工人，拖向救護車去。救護車裡的護理人員，則忙着搬動擔架。各車的照明燈四射，把街外圍觀而來的人衆，照晃得皺眉和嘀咕不休。

天上橫掠過一重電光，有人驚訝地，呼喊着說：「呵，死了人哦！——」說話的是一個披着雨衣的印度警員。他身脊後，這時候，踏步而來那個英國警官。他的帽簷滴着雨水，眼眶內嵌着兩只藍眼睛。他鼻脊墳成彎曲型，上唇留着短鬚。臉肌在皙白中透着酡紅。也許是某種皮膚病，使他頸項上佈滿紅斑。——他一邊走着，一邊把地上的泥濘踢起。和他一道而來的，尚有幾個印度警員。一個馬來警員，則率先上前，把泥沼裡滿身邋遢的死者扶起。他嫋熟的手勢，在那人的臉龐上撫摸了一下。又用手指翻掀那人的眼皮，然後「嘖」嘖了一聲，把屍首重新擱在地上，對英國警官說：「雷克警官。這個人被打死了！」他說着，用手指涉一下那濕濡的屍首。風雨打在各人的雨衣上，發出了「浙瀝」不休的迴響聲。

雷克警官是一身材魁梧的英國人。他站在雨中，姿態傲岸如一簇巉石。他的姿勢是雄武的，但那種白種人的冷傲和自詡，倒是令人一看，就感到厭煩，和心理上對之排斥。他很驕恣的，扣緊着唇皮，把眼瞼垂下，很用眼力的，對地下的屍首瞅望幾眼。也許死者已讓泥漿塗抹了臉孔，一時間使他無法看得清楚。他正在皺眉間。有一個滿頰銀髯的印度警員，上前一步，把手裡的電光筒，朝地下的屍首晃照着。那印度警員微笑。雷克警官像是很愜意他的遇到，對他帶着嘉獎地觀望一眼。在電光筒的火環下，衆人已看清，那是一具後腦勺已綻爆的血屍。死者圓盤似的臉龐上，讓人刮了幾刀，血沿着刮槽泊泊地流向地面。在他屍臥的周沿，有一把晶亮的剃刀擲在泥巴裡。

雷克把視線從屍首上，移向洗澡房左近的人群。一個印度警員，已迅速地示意救護車的人，發電召喚黑廂車。其他的警員，則用塑膠布簾，把屍首

掩蓋着。這時候，已有人上前，向英國警官報告說：「報告警官。那死者，是本工地的監工黃財！是讓人錘破後腦壳致死的！——」報告的是一馬來警員。雷克警官對他揮揮手說：「我都知道了，快召喚黑廂車！——」那警員迅捷地說：「已經發出電召了，警官！」後者一邊注視着四沿的人群，一邊虛應着說：「辦得好，你們——」

由於英國警官的語意，不知是指警員們辦事效率高，或語帶譏諷的，指衆工人活活砸死監工黃財，是以，衆警員臉臉相覷。沒有一個人則聲的，全倨立在一畔等候指示。英國警官在滑溜的泥地上，踏着有序的步勢，對着衆人走近幾步，才停下腳，用沉默的眼光，觀望着眼前一批，在一陣狂暴的發洩後，已顯得有點疲累和迷惘的工人。他們大多相互偎靠在一起，在寒涼的天氣下，喘着熱氣。一方面，他們全體幾十只眼睛，一併的張望着眼前的英國警官。

「你們，都聽得懂英語，噢？——」英國警官用英語，提高聲調說。他說話的同時，那雙眼睛閃着曖昧不清的光采。一種明顯的優越感，令人可憎地，從心胸裡溢起怒意。可是，他問的話，却沒有一個人回答。這使他有點惱怒和尷尬。他吞嚥了一口涎沫，說：「好，我知道你們聽得懂！——」他藉着一瞬的語氣頓挫，在腦際裡迅速盤計，當如何措辭。這時候，街外已駛來了黑廂車。那代表着死亡和不幸的車輛，在輾過凹凸難行的工地時，由於行駛上過於魯莽，竟然把工地一排圍欄撞塌了。圍欄另一方是深黝的衛生槽，水泥隨着圍欄的坍圮，而堤崩似的湧向槽底，這景象一時震懾了全場。在風雨中的人衆，在驚訝和惶亂中，又見幾個印度警員，協力地把黑廂車，推向平坦的工地泥路上。遠處街外的圍堵者越衆，這裡工地內，空氣却益形肅穆。只聽見巴啦的泥濘聲，讓警員和護理員等踢得響亮。幾個護理員在手忙腳亂間，終於把僵斃的黃財昇上黑廂車。天雨霏霏中，黑廂車開動引擎，駛動它那幽靈似的軀影，在光滑的工地上，稍為躊躇和顛簸的，向迷濛雨色的街外走去。工地對面，一幢已建峻的大廈上，除了綽綽的人影，就是工人們，在亮着燈火粉刷牆灰。

英國警官手持着，自地面上掇拾起來的剃刀，把玩在手，說：「是誰幹的，嘎？把他活活錘斃了，還要把他的臉皮刮破，呃？——」他說着，邊抬動腳步，走近偉良的身畔，對他打量半晌，才似笑非笑的，對他說道：「我認得你，杜偉良。你是工人們的代表之一！——」他望着後者那副疲累而又負傷的臉龐說。偉良微然頷首，聲氣低吟地說：「雷克警官。」英國警官揮揮手勢，用噴嘆的口氣說：「想不到，你也受傷了，偉良！」這時候，偉良

和旁邊的人，這才注意到，他不只頸項上淌血，連眼沿這時候，也泊泊地流着血水。偉良無所謂地，聳聳肩強持地說：「這對我沒有什麼，這點輕傷！雷克警官。」在他身畔的阮坤，切關切的，對他呼叫了一聲：「偉良呵！——」其他的工人，也不約而同的，抬眼向偉良耽望着。

「我知道你很勇敢，偉良。可是，搞工人暴動，並且把一個工地監工打死了——」英國警官在嘿聲冷笑中說着。這時候，一個印度警員，趨近他的耳畔，對他細悄地說了幾句話。後者臉上的肌肉，一張一馳的，把上唇的短髭蠕動一下，然後才說：「還有一個工地安全稽查員，也讓你們打傷了，在讓救護車運向醫院途中！——」英國警官逕自地說着。工人們或站立風雨中，讓雨水瀉淋着。或站在木棚或屋簷下，用篤定而毫無懼意的眼光，望向那披着黝黑雨衣，渾身看來宛如一只蝙蝠似的英國警官。在場的人，每個都繃緊唇皮而只聲不出。

「在你們工地上，也真的是多事，偉良！——」英國警官在偉良和衆工人面前，踱着腳說。「上個星期，我們才在工人的宿舍，搜到了幾個外地潛來的野妓。你們的工人，竟然有人兼做皮條客的！」英國警官猶未語罷，偉良已掙紅着臉，辯解着說：「雷克警官，那純屬誤會，她們其實都是工人們的朋友。窩藏她們的工友，原是和她們一道，從外地來此的故鄉隣里！」英國警官曖昧地一笑，說：「這是胡扯，偉良。她們連入口証也闕如。她們在這工地裡，是進行秘密賣淫！」他說的是英語，自然仍有少部份工人聽得明白。他們相繼的鼓噪起來。有人說：「這他媽的英國佬，在胡說什麼？」另外有人暴跳起來，用粗口罵了一句，說：「這是誣蔑嘛，是不是？呃！」有人這樣說：「法院都還沒有下判，這個英國佬在胡講什麼？」這時候，沉默了許久的阮坤，在牙縫裡迸出聲來，罵說：「這些殖民地主義的爪牙，沒有一個好東西！」可是，偉良一直沒有說話。這時候，雨勢漸斂，黃昏的影子，已冉冉地升在天邊。一抹丹霞色的虹影，像天橋似地，把半截天穹染得五彩繽紛。

英國警官把手上的剃刀，遞給身畔的印度警官，眼睛却盯望着偉良，說：「我不管怎樣，這次的意外，我們列為謀殺案處理。我們已找到了凶器，也掌握了線索。這個監工，是讓你們群體謀殺的！」這英國警官充份表現了他的顛頂，也表現了他橫徵下的自負和無知。偉良喘了口氣，對他也不知道該說什麼好。這英國警官說罷，人已轉身走向警車。都時候，救護車早已駛離現場。鎮暴車則匍匐在工地上，聽候着指令。一群手持鎗枝頭戴鋼盔的軍加兵，則昂然有序的守望着四周。黃昏的晦影

下，整個工地都凌亂一片。所有被搗壞的工地設施，這時候看來，宛如是經歷了一場兵燹似的，看上去盡是一片荒涼感。

英國警官臨別之時，對身畔的警員，輕悄地囑咐幾句，然後回頭，對人叢中的偉良，半揶揄的說：「我尊貴的工人英雄。請你轉達你的伙伴們知道，我們不久後，會向你們全體發出傳票。我控訴你們的是，掀起工人暴動，殺害一個工地監工，打傷一個政府僱員工地稽查員！」他說完，人即跨步鑽進警車裡。車輛在警笛重新嘶鳴中，只聽到他微弱的說了一句：「祝你好運，偉良！」可是他這句話，誰也聽不清楚。只有偉良憑藉他特殊的敏感，聽到英國警官臨別對他說了這句話。

工地在警車和鎮暴車，在嘹亮的警笛和引擎聲響下，漸次的向大街的遙盡處開去。雨歇之後，天氣微然的寒涼。沿街的路燈，已有部份亮起。黃昏的晦光，把整個城市都罩成灰黯色。一群白鵝拍拍地，在工地的宿舍上飛旋。這時候，衆人才發覺，在工地周沿濕漉的建築下，有幾個記者打扮的人，正在舉動着攝影機拍照。有些工人不勝其煩，正在揮舞着手勢，把他們驅逐出現場。

工人們默然無語地，在工地的大廈低層，一片雜亂無端的曠地上躉集起來。這裡，這時候，不知是誰提來了兩盞煤氣燈。高掛在橫樑上的燈火，俯照下來，把上千個的工人，那副汗油滲滲的臉孔，照得折返着光。每個人像經歷了一場噩夢，在迷惘間翻掀着疲弱的眼皮。人人都流露出，一種狂風暴雨後的寥落和無依。他們在情緒發洩淨盡後，所感覺到的，仍然是一種失落和失持！

工人群裡，已有人在發出痛楚的呻吟。有人仍在淌血。也有人在撫着胸，把內心的創痛，輕輕地抑壓着。一個工人把頭枕在另一工人肩胛上。突然他臉色驟變，喉核抽搐。他有欲嘔吐的衝動。旁邊的人，連忙給他遞上了一只鐵罐。工人就把頭顱垂下，發狠地向鐵罐內噴胃水。——工人們噤默無聲的，眼看着幾個工人代表。他們在曠地的一隅，正在籌措着下來的工業行動。他們明顯地，看出幾個工人代表，彼此間發生了爭執。一個高大的土人，揚着手臂，粗着脖子，在發着高亢的聲音說：「不行，一定要抗爭到底，採取罷工行動！」他的話像是得到了別人的附和。有人拍了掌起來，用亢奮的口氣說：「對了，給資本家一頭棒喝，要給一點顏色他們看！」在七嘴八舌中，人們好像聽到偉良的勸說聲。但他的說話，被衆人的喧鬧聲掩沒了。

「我們寧願失業，也要和資本家抗爭！」這次說話的人，是阮坤。他蹲坐在一只木箱上，和偉良相距着半丈之遙。他的話，引起了衆人的附議。遠

在曠地的工人群，早有人風聞到，會議的題旨，是要商討對資方的工業行動。工人們所理解的「工業行動」，其另一意義即「罷工」！工人群在黃昏的淡影下，個個無不扯高着喉嚨，在高聲嚷叫着：「罷工，堅決罷工！」數人呼嘯之後，就是工人群齊地，高舉着臂幹，在吭聲地高呼說：「一定要打倒吮血啃骨的殖民地制度，一定要打倒貪婪剝削的資本家！」在口號喊過之後，先前那種激憤和衝動，又在人群間盤升起來。人在嘴腔內，噴着逐漸高張而無可抑制的怒氣。

偉良在深沉地嘆了口氣。他的嘆氣，被工人群如潮的騷擾掩住了。但他的朋友，阮坤却聽清楚。他走近後者的身畔，二人同靠在石欄邊。在遠方黃昏的光芒下，二人凝睇對方片刻，最後還是阮坤開腔說：「偉良，不要做失敗主義者。要挺起胸膛，和吃人的資本家，展開無休無止的鬥爭！」他說着，把他特有的闊掌，覆撫在偉良稍為瘦弱的肩膀上。後者只是半吞聲地說：「阮坤。難道我們的麻煩還不夠嗎？剛剛——」他說的話不覺遲疑起來。在旁邊的幾個工人代表，對偉良投着不豫的眼色。每個人，都讓鬥爭的浪潮淹沒了理智。人人所想到的，就是盡快地，把資本家揪出大街外，鬥個不亦樂乎。人人都認為，工人罷工鬥爭是一種神聖的行為。只有懦夫和工賊，也是他們所必需撲滅和鬥垮的！

每一副臉孔上，都寫滿着深刻的階級仇恨。每個人，都好像要推翻整個制度似的，在揚拳呐喊。他們在唱着勞動節的進行曲。幾十個工人，在暮色蒼茫的工地外，搬來了幾只空置的汽油桶。他們用鐵錘和木棒頻頻敲打着桶面，發出的「咚咚」響，回應着工人們激昂的歌聲。有幾個工人，揚着兩臂，在大聲嘶喊說：「我們贊成罷工！」另外的工人，在歌聲嘹亮中，摻雜着喊聲說：「我再要求全體表決！」接着，令人腦膜發眩的叫喊聲「全體表決！」如雷吼似的，在整片曠地上，通過上千的口腔，齊一地呼喊出來。每個人，都激動得臉頰漲紅。他們互相擁抱着，用熾烈的情感，表示着他們的決心：一定要和資本家周旋到底！

偉良喘着氣，用手撥拭一下，自己鼻腔外的血絲。他表示屈服的，聳聳肩，對阮坤說：「不管我們已經有了多大的麻煩，也不管我們，剛剛殺了人傷了人。我們，一定要和資本家鬥下去！」他的話，不管是否由衷，這使到阮坤甚感雀躍。他抓着偉良的雙手，說：「偉良，你始終都是工人階級的好兄弟！」偉良有點不知所措。他感到這種褒獎，對他不啻是一種諷刺。但他強抑着真情，用平淡的口氣說：「我雖然是工人們的代表，但我很

慚愧。我對工人們的親身福利，很少積極的去爭取！」他的說話，是出於衷腸。但阮坤却說：「你已經盡力了，偉良。不要太過譴責自己！」後者只是搖晃一下腦勺，沒有更多說話的，低垂着頭沉吟着。

幾個工人代表，已站在高聳的鋼架上。幾盞煤氣燈，透着熾烈的光芒，把代表們的軀影，投照在粗糙不平的大廈橫壁上。夜的影子，在工地外已來得漸濃。一群蝙蝠已乘夜飛舞在屋簷下。歸來的燕子群，也啁啾的翻高掠低。空氣裡雖然驟然寥寂，但大廈底層的曠場上，却是水洩不通的工人群。他們的體溫和滿腔的熱忱，却使曠地上溢滿氤氳的熱氣。每一顆熾熱的心，都在怦跳的同時，在近乎失制的，在頻頻呼喊着：「罷工，一定要罷工！」在這時候，忽然有人提及到：「我們平白跌死跌傷了十幾個工友，我們要資方徹底賠償！」接着，就是一迭連聲的「賠償！」聲音震撼得，連屋簷隱蔽裡的蝙蝠和燕子，也相驚伯有地，在拍動翅膀，胡亂竄飛。

阮坤這時候，對站在鋼架上的工人代表們，說：「請代表們主持表決，要罷工或不！」他輪廓分明的臉龐，在煤氣燈下，益顯得神情堅毅。他的話甫完，其他站在鋼架下的工人，齊齊地呼喊說：「即行表決。贊成罷工的。統統舉手！」這樣的話，一應百和，甚至有人頻聲鼓掌。也有人興奮莫名的，用雙足跳躍在地面上，發出各種雜沓的聲音。不知是誰，又在把空置的汽油桶，敲得「咚咚」響。

工人代表之一，不知什麼時候，搬來了一只喇叭筒。他把嘴吧湊近，在喇叭筒裡對上千的工人說：「工友們，我們對資方的壓榨和欺凌已經受夠了！」他的話才說到這裡，全曠地的工人們，已應聲的跳躍起來。他們在半虛黯的空中，不住揮揚着手掌和拳頭，在說：「真的是受夠了！我們只有菲薄的薪資，又要接受廿四小時的兩班制，受傷了跌死了，連醫藥費殮葬費也沒有！」一迭連聲中，大概只有耳朵尖利的人，才能聽清楚他們的話意。在工人群前端的阮坤，突然攀附在鋼架上。他像表演雜技似的，一個縱身和挺腰，人就站立在鋼架上。四周的煤氣燈，把他的軀影如山巒似地，射照在斑駁不清的水泥牆面上。他這一身英挺的姿式，很博得工人們的讚美。有人在擂着「咚咚」的汽油桶，在由衷地說：「阮坤，好！阮坤真是工友兄弟的好榜樣！」接着，全場竟然湧起如雷貫耳的鼓掌聲。

阮坤站在鋼架上，微然喘氣，並揚着手勢，要把掌聲捺下來，才說：「工友們，現在是我們，給資方迎頭痛擊的時光了！我們受盡了剝削和凌辱。

我們工人子弟的尊嚴，早已給資方和他們的走狗，踐踏得不成體統了！我們替資方蓋房子、流血汗。但是，我們目睹的嘛，已經有十多個工人，被活活跌死和跌傷了！跌死的，連半文錢的撫恤金也分不到。跌傷的，資方也不願給予醫藥照顧。工友們傷殘出院之後，資方竟然給予無情的開除！——」阮坤語調激昂的，幾乎讓蹦跳的心，從口腔裡跳躍出來。他說到這裡，外面工地的廣袤空間，已讓墨黑的夜罩住了。月亮尚未冒出頭來，蒼穹上已熠熠地閃着星花。

曠場內除了工人們的怒吼，就是一群感情脆弱的女工，在蹲坐在地上，用膝頭骨揩拭眼眶內的淚。一個女人苦蹙着滿是橫紋的臉，在說：「我的一個表兄弟，讓工地的沙坑活埋了。救起來已折了一只腿。但資方很快就把他解僱了！他如今，每天還躺在病床上呻吟捱餓！」衆議紛紛中，只聽到阮坤得到了工人代表的應允，由他宣佈說：「我們的工人代表，全體一致，同意由工友們表決。是要忍氣吞聲的熬下去，或是和資本家來個，永不甘休的大博鬥！我們全體罷工，直至資本家屈服，賠償我們已死已傷工友的損失！我們誓不與資本家罷休，直到我們的罷工鬥爭，獲得全面的勝利為止！」阮坤說話的同時，他和偉良相互瞭望了一眼。後者那種溫和緩進的態度，並沒有完全被他的摯友阮坤所說服。他只是擺擺手，作一個苦澀的表情，對前者說：「我但願你是對的，阮坤！」比他稍為年青的朋友，用手拍撫着他的肩膀，說：「和資本家鬥爭，不能夠講仁慈，偉良！」

曠地上的遠方，不知什麼時候，已有人高豎起幾株燎高的火柱。那火柱被舉得高高地，把全場的工人們照得剔亮。工人們熱情高漲的，由幾個人代表，率領着大叫口號：「工人階級萬歲，工人子弟兵萬歲！」聲音震徹了黑寂的空間，連街外閒雜的遊人，也相繼的步入曠地裡來，在那無端雜亂的工地外，仰脖望向群情汹湧的大廈曠地內。在燃燒的火柱下，全體工人，齊整地舉着手。大家一致同聲地，在高喊着說：「我們要罷工。要和資本家拼一場死活！」火光掠影下，隱見幾個工人，在盈眶的溢滿淚水。他們用顫抖的聲音說：「鬥爭到底，我們！」

在鋼架上的幾個工人代表，已有人豎起一面旗幟。上面寫着幾個漆紅的大字：「工人階級一定勝利！」另外一幟橫條被掛起，上書着：「埋葬殖民地主義，打倒吃人的資本家！」兩面旗幟，在半虛暗的空間晃揚着。工人們的鼓掌和歡呼聲，彼此此落的，在全場迴蕩着。工人們在舉手表決之從，相互擁抱着，一面高歌並跳着舞。一群中國籍和印度籍的工人，把工人代表，協力揜在肩膀上。由幾個

工人，分別替他們戴上臨時編綴成的花環。他們被工人群揜抬着，在曠地的周沿遊行着。工人們雜亂無序地，喊唱着各式的口號，也唱着譜不成調的歌曲。

工人們在曠地上漫遊着。其中幾個印度工人，還把不屬於工人代表的阮坤，齊力抬揜在肩膀上游行。後者難免惶恐和無措的說：「我，我不是工人代表嘛！」他揮揚着手臂，滿臉酡紅的，用手戟指着偉良。可是，偉良早在工人們，表決罷工之後，獨自一人，拽步走出那熱烈如狂的大廈曠地。他腳踏在濕濡柔軟的工地上。一只腳幾乎踩在一只窪坑裡。他好不容易穩住了姿態，人站在寒風裡，泛身湧起了一重寒噤。喉嚨裡有一種酸澀的難過。他舉步迎着星光，逆着夜涼後的寒流，向工地的宿舍走去。今夜無月，四處工地，由街衝外折返而來的幽光，把廣闊的工地，十幾幢建峻或未的大廈，照成宛似一群幽冥間的夜魔。它們由地拔起，直衝雲霄的，十足是一群威武的魂靈，在人間的土地上，昂然而傲岸地倨立着。

偉良踢着工地上的泥巴，好一會才走到宿舍外的迴廊上。在這裡遙望整片工地。大地如酣的跌在夢鄉裡。一簇簇被推翻的剷土機壓路機，把原本狹隘和侷促的過道，堆疊得更其擁擠。那具碩大無龐的起重機，在高空墜落地面後，散發成的碎片，把工地辦事樓，隣近的貯藏室和鐵架砸得粉碎。那支水柱，在毀壞的水龍喉裡噴起。星光明滅之下，水柱被照成銀碎的光影，在凝寒和虛黯的夜空下，不歇的亮着奇異的光采。

偉良偎在宿舍迴廊前的欄桿上。夜涼的寒罩下，工地裡漾起陣陣的虫唧聲。遠處的草溝裡，傳來高低有緻的蛙鳴聲。工地逼逼的泥路上，縱橫交錯的，佈滿凹凸雜亂的車轍。一輛被工人推翻了的貨車，正覆在一泓污水裡。工人們憤怒的，把「安全第一」的匾牌，給敲得稀爛。幾輛資方停靠在車棚內的小型轎車，也被工人們敲碎了玻璃擋。辦事樓前的電燈柱和電話設備，也被工人們搗得稀爛。

到這個時候，偉良才仔細認清了，工人們在狂亂的情緒下，把工地毀成了如何的一副情景。在大廈底層的曠地上，工人們合唱着，歌頌勞動階級的激昂歌曲。有些工人，把工地周沿的木塊木條，聚集起來焚燒着。火苗在寒風中，熠熠的耀眼着。幾個工人在跳着動作激烈的舞蹈。有人喊着「勞動階級萬歲」的口號。夾着工人群的歡呼聲，偉良隱約聽到，他的摯友阮坤，在發揮盡了精力和口才，在滔滔不歇的，倡言要打倒殖民地惡勢力。要搗毀一切資本家的最後堡壘。他甚至振揚着臂膀，說：「正義的鬥爭，是不能阻擋的！工人階級的勝利，是無可置疑的！」他的說詞，引起了工人群的雷

鳴響應。有一群人，激動的把阮坤高舉起來。有人這樣說：「工人階級的戰士阮坤！勞動階級的英雄阮坤！」——說完之後，掌聲四方八面湧來。那一群工人，在燈火照不到的一隅，狂烈地敲着汽油桶。「咚咚」的聲響，伴着工人群的喧鬧聲，傳到工地寥落的黑夜四處。宿舍周沿，全陷在涼凍的黑暗間。螢火虫互相在追逐着，一群野鼠被野貓追逐得四處嚎叫。

偉良在大廈曠地，傳來各種「鬥爭」和「罷工」的口號下，自己一人，踽踽步行向燈火明亮的大街外。他踩着濕濛的野草，踢動着滲滲的泥漿，在黑夜的星光下，摸黑走出工地的圍欄，而踏落巴士轎車三輪車，和各族人等穿梭不息的大街外。對街的幾幢大廈，新建峻後已透着幾許燈光。一群夜行的蝙蝠，在高空的冷風下，不住啾鳴和竄飛。街下各式車輛，在滑溜的路面上駛行。車輛輾過濕潤的路面，發出連迭的「滋滋」響。連車輛群噴出的廢氣，也無法使空氣燥熱起來。偉良和其他的路人一樣，把身軀略為佝僂起來，冒着兜頭送來的寒風，在一片路攤的咖啡檔，揀了一只稍為乾淨的桌椅。坐了下來，並且呼喚了附近的麵檔，要了一碗漾着熱氣的湯麵。

偉良在咖啡攤檔，坐在一片篷幕下，正把湯麵進食完畢。他抬眼四顧，正見幾個中國人和馬來人，在啜着咖啡的同時，在議論着本市，最近一次熱鬧紛擾的競選運動。有幾個中國人，在絮沿地，把政治話題，講得有聲有色。有一個在拍桌，大罵着殖民地主義傀儡的政府。另有人，正在咖啡攤的汽燈下，翻閱着各政黨的「競選宣言」。

空氣越來越料峭，也寒涼得砭人肌膚。這是熱帶地方。但經常性的氣候失調。一入雨季之後，乍寒乍暖使人捉摸不定。看似艷陽當頭的日子，驟然間，一場霪雨，又把人趕入冰窖裡的氣溫。熱帶的天氣，一如世事的奇幻。該多事本以為如此，可是，轉瞬間又落得過面目全非！

偉良在咖啡攤位上，發呆地，看着一群蚊蛭，前扑後繼的，向燎亮的汽燈撲去。在滿地都是焦臭的虫屍下，又可見幾只，被溝水淹斃的鼠屍，癱陳在泥礫滿地的路面上。有一個印度人，正路過此處，腳下一滑，竟把一只鼠屍砸扁了。他驚懼的呼叫了一聲，然後趕緊提快脚步，向遠街的霧重處走去。一輛巴士車馳過，把冷涼的空氣，激蕩得更其砭骨。那咖啡攤主是一個纏頭巾的印度人。他把嘴裡嚼碎的檳榔液，向路面上唾了一口，用含糊不清的口語說：「這種鬼天氣，真的是凍壞人！」——他說着，向偉良覲望了一眼，說：「我認得你，你是建築工地裡的工人，是不是？」印度人說着，打了長長的一個呵欠。他用手背揩拭嘴角的涎沫，然後

向水溝裡，吐了一口濃淡。偉良在淡黃的燈火下，向他耽望着。他感到有些難堪的，用悠長的嘆氣，對印度人用半含糊的語氣說：「如果你感覺疲倦了，還是早些收市，回家休息去吧！」可是印度人，又用手擤了一下鼻子，說：「還早得很吧，我喜歡這種雨後的夜晚，真的夠涼快！」——他說完，隨手扭亮亮攤檔上的晶體收音機。那種嘹亮的印度舞樂，迴旋在寒夜的虛空。天邊茫茫的黑夜裡，是花如鬼眼的灼亮着。

咖啡攤的茶客，最終只剩偉良和一個馬來老者。馬來人坐在椅畔，靠着他的陳舊的腳踏車。偉良和他共坐一椅。二人岑默的，向彼此耽望着。印度人把收音機的聲量抑低。他向偉良翻着疲憊的眼皮，說：「朋友，我據說你是工人們的代表，是不是？」他隨手把汽燈稍為扭亮一點。「代表之一！」偉良啜了一口苦澀的咖啡，低應着說。「那麼——」印度人比劃一下手勢，要偉良仔細聆聽。在蟲鳴和蛙鳴不歇聲中，隱聽到工地內，遠遠傳來各式的口號和歌唱聲。有人用馬來話，高嚷着說：「我們一致要罷工！打倒剝削吮血的資本家！」聲音幾乎震碎了厚重的寒夜。街外的一排路燈上，隱見到一群蝙蝠，拍翅飛躍着。

偉良沉吟地，低着頭，望向一群虫蛭，在撲火後，被火灼得焦爛，而在臨終時，張舞着翅翼掙扎着。偉良沒有則聲，印度人却表示明白的，作了一個手勢，說：「他們要罷工了，呃？」——偉良仍然不則聲的，呷着苦澀的咖啡。那印度人看他沒有回應，就把詢問的眼光，望向一直噤默着，在低首啜飲咖啡的馬來老者。那老者用手勢，指晃着自己的耳朵，又擺手，用手勢告訴印度人，他聽不夠清楚。印度人最終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擦嘴表示失望的說：「想不到遇上一個聾子，真是！」——他的話還未說完，攤檔前來了另外一個工人。那是個碩壯的年青人。他對印度人說：「請給我一杯濃咖啡！」在風寒的夜晚下，年青人猶然滿脖子摻汗的，不住在嘴裡喘着氣。

年青人在馬來老者離座，並推動着陳舊的腳踏車，向夜霧濃郁的街外走去時坐下來。這一街都是濕漉的路面，車輛馳過時，不住的把水漬濺向路畔。一片水漬濺在偉良的脚下，也濺在年青人——阮坤的腳膛下。他表示可憎的，剔亮着牙，在咒罵了一句說：「可憎的天氣哦！」偉良這時候，接過了阮坤遞給他的一支煙捲。他在汽燈下，緩緩的吐着煙靄，對阮坤說：「我想不到，事情會發展得這麼快。他們竟然要罷工了！」他的語氣充斥着憂悒。在淡黃的燈照下，他的臉色毫無生命的異采。

「偉良，罷工是全體工友的共同意志！」阮坤

把煙氣，重重地吐了一口說。「我知道，在那裡半瘋狂的激情下，我們表決了，一致要罷工！——」偉良不知是否出於譏諷，他說話時，嘴角勾勒了一個無奈的表情。阮坤把煙捲彈着灰燼，說：「我真的很不明白，偉良。你一直都不贊成，我們對資方採取罷工行動！難道我們被欺壓得還不夠嗎？對資本家，這批頑冥不化的剝削者，我們不能夠退讓，不能夠仁慈！」阮坤說得激動了，嗓音隨着也提高起來。這引起了印度人的好奇。他聽不清楚阮坤的說話，但他意味到兩個摯友在爭執。他瞪弄着圓眼，對兩人瞭望時，工地裡又傳來了，一片「團結就是力量」的歌聲。天上的黑雲，把星光緊緊地掩蓋住。天外又飛來了雨絲。街上的行人，在倉猝的提着步勢往遠處走。

偉良和阮坤，二人離開了咖啡攤，沿着工地外沿的木棚下走。二人終於在一塊石墩上，共坐了下來。從這裡，可以看到工地的大廈，在寒雨的黑夜中，仍然屹立在蒼茫無盡的虛空裡。工地大廈的底層內，工人的喧鬧聲不住傳來。那種聲音，告訴別人，一場如火如荼的勞資鬥爭，就要展開了！工人們吶喊着說：「一定要徹底鬥垮吃人的資本家！」偉良岑默的，在石墩上坐着吮煙。阮坤也是吐着煙霧，在木棚的淅瀝雨聲下，對偉良誠摯的說：「我很知道，偉良！我們之間存在着極大的矛盾。我是一個激越的人。而你呢，過於穩重，而欠缺稜角。我們長期受資本家的壓搾，把我們的血，都榨光了！我們死傷了十幾個工友。但是，資方給過我們什麼撫恤？工人代表又什麼時候，被資方尊重過？談判變成了毫無意義的敷衍。而我們的工友，還是不住在工地，不是活活跌死，就是在工傷中痛苦呻吟！」阮坤說着，咬得牙齦酸痛起來。他和偉良同時，望向高聳天穹的大廈。在那半浮掩的雲氣霧氣裡，可見到大廈的頂層，亮着幾盞透亮的紅燈。一重霧氣。他仍然不則聲的，把眼睛凝望着，大廈四沿被搗毀了的工事設施。幾輛拌泥機，被工人們推翻在水溝裡。一輛碩大的貨車，被起重機砸得粉碎。工人們用白油漆，在周沿的木壁上，書寫着「把資本家和他的走狗，徹底打倒！」到處都聽聞「打倒」的詞語。偉良對之，不覺黯然的慨嘆一聲。他對阮坤盼望片刻，終於開腔說話了。他說：「阮坤，我相信你不會，認為我是和工人兄弟作對。不是的，我只是厭惡暴力，阮坤！——」他舉手環指一下，工地周沿被搗的形景。在工地辦事樓的前端，隱見幾輛堆土機，被人推倒而堵塞在水井裡。

「可是，偉良。我們的工友兄弟，有十幾個人跌死跌傷了，這筆血賬，該如何算法呢？」阮坤的語音裡充滿仇恨。他是一個被仇恨所籠罩的人。他的眼瞳裡，灌滿了復仇的火燄。他靠得偉良很近，

後者幾乎耳聞到他急遽的呼吸，宛似巨濤一般地湧起，發出了淒厲而催人的巨響。偉良又是無言的岑默下來。這時候，除了工地內工人們的喧嚷聲，就是街外緩緩駛過，一輛政黨的宣傳車，在寂寞冰涼的街頭上，沿街呼喚着民衆。為了本國人民的利益，請選民投某某政黨的一票！呼喚聲通過擴音器，不歇重複的，向選民呼籲着。街頭遠近，幾乎都看不到一個人影，但宣傳車仍在飄蕩着政黨的旗幟。它通過擴音機的聲響，却益形顯得落寞的，在空曠而細雨的街頭上迴蕩。

工地裡與此同時，爆炸似的，響起了工人們的喧鬧。一片歌頌勞動的歌聲，在黑沉沉的空際裡傳來。工人們的歌聲，把政黨宣傳車的呼聲壓倒了。在工地外沿的偉良和阮坤，同時聽到宣傳車，在機械似的說：「投下你神聖的一票，給某某政黨全力的支持。我們會好好的，改善你們的生活！」在宣傳車餘音裊裊，在冷雨頻仍的街頭消失時，工地裡又爆響着工人們的呼聲。工人們齊聲地高喊說：「反壓搾、反剝削，反——」在混亂的叫鬧中，又是工人們，協力地把一只履帶運輸車推翻。「轟隆」的巨響傳來，使鄰近建築物上的人家，都推窗向工地的所在瞻望着。街上偶有幾個行人，也佇了腳把好奇的眼睛，向昏沉而燈火閃灼的工地裡瞄望着。

「現在，也很晚了，阮坤。我先要回宿舍休息。明早，我要先回家裡一趟！」偉良移動腳步，正欲向工地的宿舍走去。他脚下這時，却踢動了一只，蹲匐在木棚下避雨的花貓。貓兒嘶叫了一聲，夾持尾巴向黝暗的溝渠裡鑽去。偉良沉吟似的，補充說一句：「已經好幾天不曾回家了！」他和阮坤，並肩走落泥濘的路。一陣寒風撲來，使二人精神抖擻了起來。阮坤沉默了一刻，這時候却說：「我感覺到，你說的話太少了，偉良！你為什麼會這樣消極呢？是對工人階級的團結力量，沒有信心，呃？」二人一邊走着，阮坤望着大廈，如魔影罩下來的巨影，一邊這樣說。

偉良這時候，走過一堆石磚牆。他站在石磚上，任由着毛細的雨，向身上粉撒着。他說：「我也是一個工人，阮坤。我和大家沒有分別，同是被資本家欺壓和剝削的一個。我和大家，都是同一命道的人，但是——」偉良在走上宿舍的迴廊外。他和阮坤同時避入屋簷內。工地外涼風如湧的掠過。遠處工人群，又在唱着他們的「團結就是力量！」工地外，頻仍的又是政黨宣傳車的不住叫喚。

阮坤一直盼望着他的摯友偉良，用眼睛催促着他說下去。偉良似乎不願多說的攤攤手掌。他對阮坤苦澀地笑說：「我並沒有，像你一樣，把勞動階級，看成這樣的崇高和神聖，阮坤！——」後者垂

下眼瞼，半沉吟地說：「我知道你要說的是什麼，偉良！」他說完，逕自舒了一口長長的氣。他這時候，又為偉良燃了一根煙捲，自己也叨了一口，很無聊和很無奈的，重重地噴着煙絲。「你已經聽到，雷克警長說過什麼了，阮坤！——」後者偎在欄桿上，不發一言的，望向工地大廈的底層裡。工人們在歡呼的同時，在圍着熾烈的火燄，熱情的跳着爵士風舞。

偉良把宿舍的門扉推開。他站在黑暗中，吮着煙捲。把那星亮的火光，吸吮得益其灼旺的，說：「雷克警官說，我們工友群中，有人包庇外地潛來的娼妓。這椿事情，已經有工人被提控上法庭，更可怕的，是有人在工地上販毒。這些人已被警方列入了檔案。有些人距今，仍在警方的監視和調查中！阮坤，這些人，竟然就是我們的工友哦！——」偉良說完，沉重得近乎沉痛的，在寒冷的黑暗中，悠長的嘆了一口氣。他似乎不再期待阮坤的答話。整個人就摸黑躺在硬板床上。在黑暗裡，隱然傳來他的吟嘆聲。

在寂寥風寒的宿舍外，阮坤用雙手抱着頭顱。他的耳畔，除了聽到風聲和夜梟的嘶鳴外，就是工人群在大廈底層曠地的叫嚷聲。那聲音裡，夾着高亢的「打倒」聲。也有人唱着，歌頌勞動英雄的樂曲。在街外，政黨的宣傳車，又是不絕如縷的，在呼籲着小市民，投下他們神聖的一票。為新社會的到來，你的一票起着關鍵性的作用！

阮坤有點迷惑的，搖晃着身軀，往虛暗沉沉的宿舍內走去。臨走近門檻，他把半截未完的煙捲，彈向工地的泥窪地上。他把門扉掩閉，把所有的喧鬧聲隔在門外，宿舍內已隱透着偉良疲乏後的鼻鼾聲。工地的周遭，在夜的冰封下，茫茫地升起蔽人視線的霧靄。

## (二)

偉良擠下人頭鑽動的巴士車，才在晨光稀照的大街上，踽踽地步向橫街的家門所在。這裡鄰近菜市。在通衢大街上，菜販們，漫無秩序的，把攤檔陳擺在狹窄的過道上。一些魚販和肉販，則推着三輛車子，在沿街販賣，並嘴裡叫喊着價目，向每一個携着竹簍，自攤檔上走過的婦人們兜售着。有一個攤販，在街面上陳擺了，十幾只籠籠的鷄鴨。另一個攤販，則在路面上，堆疊了一箱籠一箱籠的水果。兩個小販在攤位上發生了爭執。二人一來一往的，用粗厲的話罵着對方。四周的攤販們，誰也不準備去搭理他們。人人都忙着生計，在手提吊秤，在包裹菜花和肉塊，在忙着自己的生意。菜市上四處，除了雜沓的人影，就是擾攘的市聲。

穿越過菜市的中樞，來到了市場邊緣的巷衢外

。這裡距離他的家門，約莫只有一條街道的距離。偉良終於走落巷隅的一排攤檔前。那裡的買客較少，行人疏落，所以生意也較為冷淡。早上的太陽，斜刺地自屋簷下透落，把每一個攤檔主人的臉龐，都晃照得紅通通發亮。所有攤檔，販賣的都是時花、罐頭、雜糧和水果。幾個理髮師，甚至搭起帳篷，豎着鏡子，替貧苦的勞動階級剃頭。在理髮的緊隣，一個中年的女子，帶着一個年約八九歲的男童，在攤檔前販賣着罐頭雜品。那女的披着頭巾，把她的烏髮掩在花巾下。她也許經受着天氣的燥熱，鼻隼上微微沁汗。她身畔的男童，半匐身的，靠在一簇罐頭上，聚精會神的，在翻閱連環圖。四周的空氣裡，瀰漫着騷臭的煙屑味。巷隅的一片廟宇，正在焚燒着冥紙。一天都是翻飛的紙冥。一輛輛的貨車，在緩緩地駛過菜市。因為路衢狹隘，引起了攤販和行人的騷動。司機的，揚着臂幹在切齒地咒罵，行人也嘈嚷起來。幾個攤販的，甚至比劃着手勢，對司機回罵。

早晨的陽光和空氣，在這裡不讓人感到溫煦和清新。反倒這裡，竟然使人有侷促和窒息的感覺。偉良用手，揩拭一下，他頸槽裡涔涔的汗水。他站在罐頭和雜品檔前，低聲的呼喚了一句：「麗芳！——」那女的抬起亮紅的臉龐，眼光裡溢滿着親切和愉悅。她說：「偉良，你回來了！」後者頷首，並苦澀一笑，說：「真辛苦你了，麗芳！」這時候，男童也擋下連環圖，抬起嫩圓的小臉，刨凸出一排參差的牙，說：「阿爸，你回家了！——」男童手裡擎着連環圖，對偉良有點陌生的微笑着。

「輝兒，真乖！——」偉良把手撫摸着男童的頭顱。陽光把他的頭髮，晒得發燙。他呆懶地，對偉良一瞬不轉的凝望着。偉良很有感慨地說：「最近很少回家，連孩子也感覺到陌生了！——」他輕微的喟嘆聲，竟使男童悸懼起來。他以為自己做錯了什麼，連忙把頭偎在女人的腿膛裡。他連呼着：「阿媽、阿媽！——」女人慈愛地，用手拍撫着他肩胛，對他說：「阿爸是在疼你，輝兒！阿爸是疼你哦！——」偉良這做父親的，站在一旁，竟有迷惘和無措的感覺。他內心如潮湧的，想起自己飄泊無定的工作生涯。在完成了一樁工程之後，也許隨着原有的工作隊伍，遠遠開到隣城的工地所在。在終年飄忽中，幾乎極其難得的回家一次。在家庭的溫馨上，他早已感到隔膜和麻木。一個長期隨工地流徙的人，基本的家庭溫暖都闕如了。家庭生活過得淡薄，連親生骨肉，也對自己陌生和疏遠起來！

## (1 ——待續)

## ● 風訊 ●

◆今期的「蕉風人物」章量先生，是馬華文壇德高望重的資深寫作人。難得的是，寫作歷史超過半個世紀，年齡也已過古稀的他，仍然常有作品發表。「蕉風出版社」也將在近期內為他出版一本短篇小說集，敬請讀者留意。

◆法國新浪潮代表導演之一的杜魯福，也許本地讀者對他相當陌生，可是他却是五十年代以來最有成就的電影大師之一，集導、寫、演於一身，作品屢獲大獎。現今的電影事業日趨式微，有人已經預言，杜魯福是電影史上的最後一名大師。本期的這個「杜魯福專輯」，是我們集合此地幾個電影有心人的文字，對這個一生熱愛電影藝術的創作者的一點心意和敬禮。

◆章量以他的文學創作，而杜魯福則以他的電影創作，分別建立起他們各自的地位。正所謂「一分努力，一分收穫」，對於文學藝術的創作來說，更是偷不得懶、作不得假。如果你只下了一分工夫，而想得到十分收穫，那無疑是異想天開。也許，算一時的吹捧，或能造成一陣令人目眩耳迷的假象，但那是經不起時間的淘洗的。我們姑且把五十年當作為測量作品價值耐力的試金石吧，如果一個創作者的名氣不能超越這個時限，那麼應歸於他本身的質素不夠，不足以支撐起他的名氣。五十年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但這個時間浪潮，却讓我們分辨得出真金與假石。

◆也許有人會認為，要等上五十年才能分別出真偽，那麼人類也真的太無能了。可是，在目前這個嚴正的批評嚴重匱乏的時代，也只好採取這種待塵埃落定才能分辨出真假的「消極」態度了。除非，我們的批評工作者能夠振奮起來，作有系統的研究和批評，否則的話只有漫長的等待。

◆緊接「紅塵」在上期刊登完畢後，從今期起，本刊繼續連載鍾瑜的另一部長篇小說創作『茫茫夜』。全書長30萬字，估計在九期內刊完。

◆本刊計劃在明年五月號推出30周年紀念特刊，歡迎各位作者賜稿。

◆本刊稿費已發至376期，如有作者仍未收到稿酬，請速來信與編者聯絡。又請378期的作者在附來中英文姓名與地址，以便寄上稿酬。

蕉風月刊是一份園地，我們不標榜任何主義派別，不架起任何壁壘與界線。我們要的是：

- 紮實的創作
- 公平的評介
- 最新的翻譯
- 獨到的理論
- 我們的選稿原則是：

- 只要好的作品
- 不拘內容形式
- 不分派別主義
- 不限字數多少
- 不看作者名氣



### 稿約



我們也希望作者注意幾點：

- / 作品、文責由作者自負
- / 版權我們與作者共同
- 譯稿必須附原文並註明出處／來稿請附中英文姓名地址以便我們寄發稿費／除非附來回郵信封，來稿刊用與否皆不退回／我們對來稿有修剪權力。
- 稿酬每千字馬幣十元。
- 詩作稿費視長短而定。

###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 蕉風月刊每本售價一元五角。
-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八元，全年十二期十五元，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 訂閱者請將訂費換成支票或銀行匯票或郵政匯票，連同下列表格掛號寄交  
Penerbit Bersatu Raya Sdn. Bhd.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 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		期止
訂 費	\$		
註 備			

### 蕉風 訂閱單

# 爲國爭光的——畫家覃業興

●周清嘯

覃業興 (Anthong Sum)，是馬來西亞畫壇上少數具有國際知名度的年輕畫家之一。

通常，有名氣的畫家可分爲兩類：第一類是熱衷於搞藝術活動多於創作，作品的表現並不傑出，是靠搞藝術活動而打響名氣的；第二類是專注於藝術創作，全靠作品的表現而打響名氣的。覃業興是屬於第二類的畫家，他的知名度完全是建立在其作品的表現及藝術價值上。

由於腳踏實地、專心鑽研、埋頭苦畫、從中建立自己的風格，開拓屬於自己的藝術道路而自成一家。二十幾年來的奮鬥，終於在繪畫藝術上取得很高的成就。

覃業興是大馬第一位華裔年輕畫家，由於作品的傑出表現，數度受外國著名藝術館與大學之邀，前往舉行個人展及講學。

去年，覃業興受邀請到華盛頓文化交流促進瞭解中心舉行個展並獲享譽國際的美國史密蘇連藝術館之受邀講學。他的水彩畫及獨創的「四合一」彩墨畫，受到彼邦藝術界人士的極大重視及讚揚。展覽期間，覃業興也受邀到華盛頓美國大學主講國畫創作課程，聽衆中有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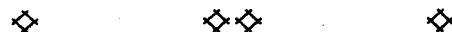
少是美國知名的藝術教授呢。

今年三月，覃業興再度受邀請，前往夏威夷檀香山藝術館 (Honolulu Academy of Arts) 舉行個人展，同時他的作品受邀在紐約市著名的 SALMABUNDI CLUB 展出。

今年十月，澳洲墨爾本藝術機構亦邀請了覃業興去舉行個人展。

今年二月在馬尼拉「東協藝術展覽」，覃業興也是大馬的代表畫家之一。

一個毫無背景及人情關係的華裔畫家，覃業興完全是靠其作品的傑出表現，才會獲得外國藝術館的青睞，展出他的作品；才會被大馬國家藝術館選爲代表畫家，而他的藝術奮鬥歷程，亦已爲馬來西亞教育部收入在小學國語教科書中，以鼓勵小學生多學習美術，爲大馬華裔畫家爭光不少。



覃業興的藝術成就，完全是靠他自己摸索、苦學、奮鬥而達致的。他並沒有接受過藝術學院的專門訓練，只是在小學五年級時向黎培成老師學中國畫及西洋畫，後來黎老師赴日本留學，轉向鍾正山老師學兩年。



秋色 (四合一彩墨1978) 加拿大 C. R. Poffenrol 收藏



覃業興近照

由於家境並不富裕，六個弟妹正在求學，覃業興不願增加父親負擔，自願放棄去南洋美專深造的機會，在高中畢業後即出來教畫及賣畫，一方面維持生計，一方面則自己學習鑽研，靠苦學精神努力奮鬥！

為了深入了解覃業興的藝術歷程，筆者曾要求覃業興展示他早年的作品，希望從他的作品中尋出一個脈絡，以全盤窺探覃業興的畫風。

從他展示的早期作品，筆者覺得他在六十年代初期，為了要深入瞭解中國畫傳統的基本畫法，藉以充實本身的藝術知識，多側重於摹仿古人工筆作品，如山水、牡丹、茶花等，間中也旁及西洋油畫。他的油畫，如一九六二年的「漁村」，六五年的「小憩」、「碼頭」，六七年的水彩「水牛」、「勞動」、「農村」和「水上人家」等，大多數是受到法國印象派及南洋畫派的影響。到了六十年代中期，覃業興的水墨畫比較喜愛寫意，以潑墨的方式表達，如「猿猴」、「松鼠」等，均各有雅趣及活力的表現。

在六十年代末期，覃業興致力於研究臘染（峇廸）和銅鋁浮雕，他的銅鋁浮雕曾飲譽一時，吉隆坡的美侖大酒店及聯邦大酒店皆收藏有他的巨型浮雕壁畫，而國花大廈亦有一幅巨型的壁畫。

七十年代開始，覃業興憑着不斷鑽研的精神，創造出一種獨特而新穎的媒介體「四合一彩墨畫」。這種「四合一彩墨畫」是採集溶合中、西各家所長而創造出來的，其特色是把木刻、臘染、水墨及水彩溶合而成，表現出四種不同的風味於一幅畫上。

「四合一彩墨畫」可說是覃業興在藝術成就上一項重大的突破及表現，為了讓大家能更瞭解「四合一彩墨畫」的創作過程及作品的風貌，筆者特摘錄覃業興的「我如何繪成『四合一』」一文的重要文字，以供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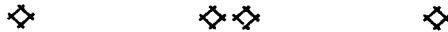
「我的彩墨畫是混合中國畫的潑墨，水彩畫的發散，版畫的拓印和臘染的皺痕等四種方法溶化而繪成的，所以也叫做『四合一』。由於是混合體，如要繪這種畫，必須了解上面所舉四種畫的基本作法。

通常我繪彩墨畫，都是在未開始前，先另紙起草畫稿，以之為繪寫目標。至如一切應用物品，更要準備齊全，以免需要用時手忙腳亂

，因為有時要用到很敏捷的手法完成第一階段某個部份，稍遲便會影響墨、彩的散佈。

繪法是先把一張宣紙（大小隨自己意之所需）像製作臘染裂線般加以摺疊弄皺，然後擺平在桌面上，跟着揮筆蘸墨（濃淡以自己的主見為依據）畫下去，在墨汁淋漓中，即馬上把事前準備好較厚的一種棉紙，迅速對正桌面的宣紙印上，再用圓形的光滑木桿或玻璃紙在兩張紙上做來回輕壓。

完成來回輕壓的過程後，把宣紙和棉紙分開，那時的棉紙水墨潤濕，表面出現了許多微細或粗大像臘染畫的裂痕。等到宣紙全乾後，繼續用筆添上你認為所需的事物，像木石、瀑布、雲天、河川、房屋、舟楫和人物等。如果自己喜歡在構圖上表達寫意或抽象，也可視畫中所需略微加工。加工完畢，再用排筆蘸清水，在整幅作品表面輕掃，待半乾時才塗上色彩，一次又一次，一層又一層，像水彩畫一樣，務使作品在雅淡中呈現穩重，表露出質感與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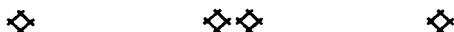
水彩也是覃業興重要的藝術媒介體。近幾年來，他大多專注於創作彩墨畫和水彩，頗少涉及別的媒介，因此在彩墨畫及水彩畫上取得更大的成就，是很自然的事。

覃業興的水彩畫，是清淡純樸的路子，在用色、構圖及技巧上，已臻化境。其特色是以輕柔的筆法表現大自然的動態，柔中帶剛，靜動並蘊。觀賞他的水彩畫，自然而然會感染一股寧靜的氣氛，使人心暢氣和，而在寧靜的境界中，又感覺有股氣勢在其中，動盪着觀畫者的心靈……

馬來西亞皇城藝術協會主席莊金秀，對覃業興的水彩畫的評語是：「業興的水彩創作，構圖大多趨於簡化；以大面的明暗與層次來反映他的彩色世界，有時以大混點或小點筆劃組成的迷濛樹、石、雲、天、峰巒與海洋，看起來多麼優美、輕快、意境十分感人。在應用色彩方面，則以青、綠、棕、黃等色為主調，更顯示其創作充滿青春活力的氣息。」

的確，覃業興的水彩作品表面看來很簡單，然而在內涵上蘊含着大自然靜與動的旋律，

剛與柔的神韻，就非常不簡單了。再者，在水份發散的控制上，自然瀟洒，收發自如，單是這份功力，就沒有幾個人可與他比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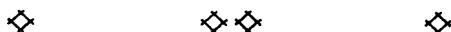


覃業興的藝術世界，和大自然息息相關，他的藝術泉源來自廣闊的大自然。透過他的觀察力和想像力，大自然的各景各物皆在覃業興筆下，成為具有豐富姿態及生命力的藝術世界。

誠如馬來西亞國民大學講師史蒂山奴所說的：「業興在處理作畫的主題時，已真能領略到人類的關係。是以愛與大自然，對他來說是重要的。」

美國華盛頓權威藝評家奧薩恩也說：「業興深得東西兩方傳統藝術的奧妙，以不同的手法，描繪他的個人觀感。他根據自己的想像去繪畫，而非描寫世人所司空見慣者。更不是描繪自己的經驗，而是抓取旋律及動力結構的精華。」

個人認為，覃業興的藝術世界最大的特色，是他成功地詮釋了大自然的本質及狀態，從而豐富了自己的藝術生命。大自然生命的充沛豐盛，是取之不竭的藝術創作源泉，覃業興細心觀察大自然生命的旋律和脈搏，從流水、風、雲、海潮等去感受大自然的流動，又在沉穩的山巒、崢嶸的岩石中去感受大自然的雄渾力量，再配合想像力，把自己對大自然的感受和觀點表現在畫上，既有寫實的精神，又帶有寫意的性質，這種創作的方向及態度，對大自然從各種角度專做探索及譯釋，在大馬畫壇上，並不多見。



覃業興今年三月攜帶近作五十餘幅去檀香山藝術館展覽，贏得讚美，因為他的作品，檀香山藝術館評鑑主任祖菲賀（Joseph Feher）曾給於相當高的評價：「他的作品，成功地配合東西合璧的技巧及觀感，在題材方面，他不斷創新，並於其形象提供富有詩意

的視覺經驗。他以無窮無盡的精力，刻劃出神的大自然本能。」

最近澳洲墨爾本東西畫廊（EAST AND WEST ART），邀請覃業興，前往舉行個展，茲悉覃君此次畫展，乃承馬來西亞航空系統（MALAYSIAN AIRLINE SYSTEM）贊助成行者。展出日期為十一月廿三日至十二月十五日，由維多利亞國家藝術館具有資深學歷的亞洲藝術主任 DR : MAE ANNA PANG 博士主持開幕。

覃君展出的作品，是他自創的四合一彩墨畫及水彩畫，均以大自然動態為題材，共約四十餘幅，其中有多幅屬巨型作品。

當地的維多利亞國家藝術館（NATIONAL GALLERY OF VICTORIA），亦適於十一月廿日舉行歷年所收藏的珍品，並配合剛從中國收購的明末藝術大師八大山人的原作數幅，併列展覽。為了增加熱鬧氣氛及滿足欣賞者興趣，特敦請當地的詩壇名宿，現場敘述八大山人的生平事實及解釋他在畫中所題的詩詞含意；也邀請覃君於十一月廿日至十二月八日這段期間內，分別在該館作多次講學（包括他個人的繪畫歷程）及示範他所創的四合一彩墨畫與水彩畫，以紀其盛。

此外，覃君也應邀在下列：瑪廉畫廊——區域——（MCLELLAND GALLERY —— REGIONAL GALLERY ——）、賓德高成人教育協會（BENDIGO C•A•E• —— COUNCIL FOR ADULT EDUCATION）、ECHUCA C•A•E• 成人教育協會、墨爾本 MELCOS 畫會、墨爾本成人教育協會（MELBOURNE C•A•E•）及 BEAUMARIS ART GROUP 畫會等機構分別講學及示範。

覃業興能得到國際知名的藝術人士承認，完全是他在藝術上的造詣和表現所致。

讓我們為他鼓掌，讓我們祝福他吧。



山間瀑布（四合—1978彩墨）

馬來西亞國家畫廊收藏



源（水彩1983）



源（水彩1984）



漁村（油畫1962）



農作 (炭筆 1965)



馬六甲古城（炭筆1963）



大自然（水彩1983）  
夏威夷藝術館收藏



馬來風光 (中國畫1967)

台灣 K. C. Leong 收藏



兩相依 (中國畫1967) 加拿大 W. H. Loke 收藏



松鼠（中國畫1967）



中國山水（1963）



山居（四合·1982） 澳洲 Lawan Ng 收藏



停泊（四合·1979）  
美國國際水墨畫會收藏



衝勁（彩墨1980） 華盛頓美國大學收藏



倒影 (水彩1977) 日本麼岡先生收藏



流 (四合一1979)



揚（水彩1984）



動（四合一19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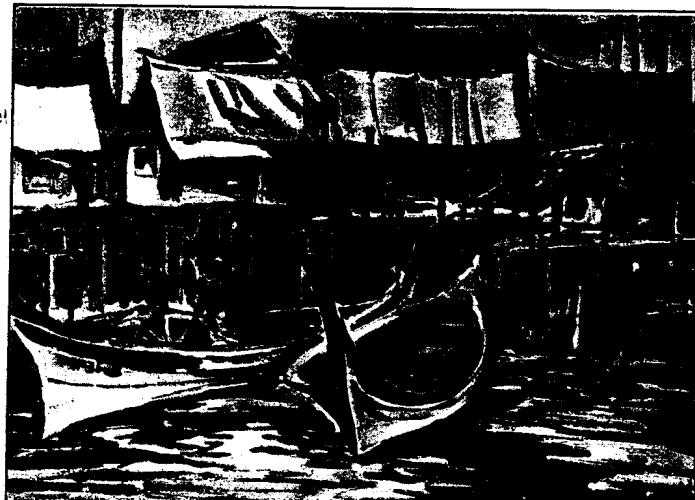


飛泉 (四合一 1980)

Dr. 連福源收藏



一九六三年第一次個人畫展時當衆揮毫情形



△ 漁村 (水彩1967)  
英國 J. R. Steveson 收藏

馬來西亞柔佛州  
華文學院  
馬華文學館

黃昏 (1973) 覃業興 △  
美國 Dr. Dobbins 收藏



△層次 (四合一1983) 覃業興  
夏威夷藝術館收藏



勁 (四合一1983) 覃業興 △  
澳洲東西畫廊收藏



▽瀑布（四合一1984） 董業興

封面說明：面對（四合一1984） 董業興  
馬來西亞航空學院收藏

▽雲山（四合一1979） 董業興  
英國 Pena Jone B. P. 收藏

